

## 目錄

# 主工人的性格



第 1 章 会听别人的话

第 2 章 觉得人可爱

第 3 章 有受苦的心志

第 4 章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第 5 章 殷勤不懒惰

第 6 章 话语受约束

第 7 章 性情坚固

第 8 章 不主观

第 9 章 对于钱财的态度

第 10 章 其他几件事

## 第 1 章 会听别人的话

[回目錄](#) [下一篇](#)



一个作主工作的人，他个人的生活，与他的工作有极大的关系。他在性格上、习惯上、行为上应该怎样，才能作一个被神用的人，这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这是讲我们性情的构造，这是讲我们习惯的养成。这不是光在神面前得着一个经历就了事、就够的事，这是需要在性情上有构造，需要主在这里替我们构造出一个性情来。有好些事情，需要在主面前操练、培养，并养成一种习惯。这些事和我们外面的人所发生的关系比较多，这乃是把外面的人造就得合乎神的使用。自然，这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怜悯，这些事不是一天就造得出来的。不过，光如果够的话，主如果有话的话，那些出乎我们自己的，不合用的，在光底下就变作萎了，长不起来了，不能继续了，同时，神怜悯我们，再在复活里面赐给我们新的性格。我们在这里所要题起的几件事情，都是多年事奉神的弟兄姊妹所经历、所看见的，如果缺少一个，就不行，就不能作工。

我们第一要题起的，就是要能听话。一个作主工作的人，在他个人的生活里，必须有一个习惯，就是能听话；不是顺服的听话，乃是坐下来能听别人的话，并且听了能懂。这在一个作主工作之人的个人生活中是一个很大的需要。没有一个作工的人能够作好的工，如果他这个人是一直自己说话，不能听别人说话的。一个作工的人，如果只是自己说话，像放鞭炮一样，这一个放响了，连下去又是一个，一连串的放下去，这样的工人在神的手里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一个作工的人是可以一直在那里讲话的。如果你老是讲你的话，而不好好的来听别人的话，来听出同你谈话的人到底有什么难处，那你就没有什么用处。当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讲话的时候，你必须在神面前学习会听。一个人一来到你面前讲话，就有三种话需要你听出来：第一种，他讲出来的话；第二种，他没有讲出来的话；第三种，他灵里面的话。

第一，要听懂人讲出来的话。人一到你面前来，你自己在神面前应该是一个安静的人，你的心是不乱的，你的灵是安静的。你里面是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一点成见，没有一点主观，没有一点偏向。你里面没有定规，也没有审判。你在神面前把你自己摆在一个完全安静的情形里。然后，那个人在你面前一开口，一说他的事，你就学习在那里听他的话。你安静的听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话。

听人讲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一个弟兄在那里讲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到底能听懂多少？有的时候，一个弟兄在那里讲一个问题，几十个人坐在那里听，可能有几十种不同的听法。你听的是一个样子，他听的又是一个样子，结果就有几十种不同的想法。对于一个真理，如果也有几十种不同的想法，那可糟了。所以，学习听人说话，是一个基本的训练。学习听懂人所讲的话，是作工的人基本的学习。别人带了一个重担到你面前来，把他的难处告诉你，盼望你能给他一些帮助，如果你把他听左了，那怎么办？如果你根本没有听见他的难处是什么，就是凭着你这两天所思想的给他一个答覆，那怎么办？有的人刚好这两天有这个思想，刚好在头脑里转这个念头，生病的人来，告诉他这一个，健康的人来，也告诉他这一个，忧愁的人来，告诉他这一个，快乐的人来，也告诉他这一个，不能安静的坐着听他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作主工作的人连话也不会听，他怎么能帮助人呢？所以，当有人在你面前说话的时候，你要留心的听，你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作主工作的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比医生诊治病人还要难。医生还有化验师帮助他们，一个作工的人是要自己去化验。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到你面前来，说了半个钟点的话，就是这半个钟点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在你面前，你不知道到底他平时生活的情形怎样，你也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怎样，你也不知道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怎样；他坐在那里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这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如果你不会听话，你能用什么去帮助他呢？所以，每一个作工的人，需要有一个习惯，有一个本领，有一个能力，就是能坐下来听，并且能够听得出来到底他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相当紧要，我们要常常注意这件事。我们要学习听人一讲就懂得，听人一讲就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听人一讲就能在自己里面画出那个图来，对于那个情形相当清楚，相当有把握，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能不能应付这一个需要。有时候，你知道这一个弟兄的情形是超越过你的能力所能帮助的，你就明明的告诉他你不能帮助他。你一听他讲的话，就知道他站在什么地位上，你自己站在什么地位上。这是第一种我们应当听懂的话。

第二，要听懂人所没有讲出来的话。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听出人所没有讲的话。我们要懂得有多少话他没有题起，有多少话是他应该告诉我们而没有告诉我们的。要听懂这一种话比要听懂第一种话更难，因为第一种话是他说了出来的，现在是要听他没有说出来的话。人告诉你话的时候，往往是说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说，这就要看作工的人自己行不行。如果你不行，人所没有说的话，你就听不出。人没有这个意思，你硬把它加进去，那是你自己的头脑有病。他口中没有说，他心里也没有说，那是你误会人，是你硬塞进去的。所以，你要断定到底这个人说什么，到底这个人没有说什么，你必须在神面前相当清楚。有时候，人往往把不相干的话说了，却把要紧的话没有说。

你怎么知道他要紧的话没有说，那就在乎你自己在神面前必须有相当的对付。一个弟兄来到你面前讲话，你不只要清楚他所已经说的，你也要清楚他所没有说的，你要知道他所没有说的那个话大概是指着什么说的。这样，你在神面前才有把握，你对于这位弟兄才有方法帮助他，才有方法劝勉他或者责备他。如果你里面是糊涂的，别人说话你不能听，你就是凭着自己所有的告诉人，那你就是把你的话对他说完为止，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意思，你也就根本不能给他帮助。事实告诉我们，不能听话的人，在工作上的用处少得很。有许多人这个病大得很，根本不会听人说话，根本不会听人所没有说的话，他那个感觉少得很，要盼望这样的人来按时分粮，那是不可能的事。

第三，要听懂人灵里的话。不只人所说的要听，人所没有说的要听，并且在人所说的和没有说的之外，还有一种话需要听，我们称它为灵里面的话。每一个人一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灵也说话。一个人肯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总有机会能摸着他的灵。一个人不开口，他的灵关在里面，你不容易知道他里面的话；但是一个人一开口，他的灵总是会出来，不管他怎样管住自己，总是在某某个地方，他的灵出来。

你能不能听懂人灵里的话，那是看你在神面前的操练如何。如果你有学习，人所讲的你能知道，人所没有讲的你也知道，连他那个人的灵究竟如何你也知道。当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听出那几句话是他的灵所说的。这样，他头脑里的难处你知道，他灵里面的难处你也知道，你就有把握对付这一个弟兄。不然的话，人把他的难处说了半点钟之后，你还听不出来他里面的病是什么，你就不能医好他的病。

这件事的的确确是我们作工之人的需要。何等可惜，没有多少弟兄姊妹是会听话的。有的弟兄姊妹，你同他谈一个钟点的话，他仍然不懂你的意思。我们听话的能力真是差得很。如果人对你说话，你尚且一直听不懂，那么，神对你说话，你怎么能懂呢？人坐在你旁边，他所说的话相当清楚，如果你连这一个都听不懂，那么，神在你里面说话，你听得出听不出，就大有问题了。人物质的话你都听不懂，神在你灵里讲话，你能听得懂么？

一个弟兄有难处，你根本看不出他的病在那里，他的情形怎样，他的错在那里，那你对他说什么话好呢？哦，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小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对付，不学习，就是我们能读圣经，会讲圣经，会作许多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作一个对付人的的人。我们不是光作一个传道的人，只站在那里讲话的人，我们是要对付人。如果我们连话都不会听，我们怎么能对付人呢？我们要看见这一件事的严重。弟兄姊妹，你曾花了多少工夫在神面前学习听人讲话呢？你有没有花过工夫来学呢？我们应当花工夫来学习听话，来知道人所说的是什么，来知道人所没有说的是什么，来知道人在灵里面说的是什么。人的口和灵是不一定一致的，许多人的口说这个话，灵里面却是另一种情形。

可是他的口不能隐藏他的灵，他的灵总是会出来，当他的灵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如果你没有这一个知道，你要帮助人就相当困难。有一个可笑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老医生，只有两种药，一种是蓖麻油，一种是奎宁丸，无论什么病人来，若不是给蓖麻油，就是给奎宁丸，他拿这两种药统治各病。有许多弟兄去对付人，也只是用一两种药，不管你是何种的情形，他总是对你说这些话。这样的弟兄不能帮助人。一个神所托付的人，神所能用的人，都有一个本领，就是你对他一讲话，他就知道你说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本领，我们就不能医治别人的病。

### 我们怎么能听懂人的话呢？

**第一，要不主观。**我们要记得，不能听懂话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主观。所有主观的人都不能听懂话。如果你对于某一件事、某一个人先有了一个看法，你有了主观的意见，那么，一个人在那里无论说什么，你都听不进，你里面就是充满了你的那个意见。你里面的意见很牢固，他的意见要传到你里面来传不进来。有许多人就是这样主观。他总是自己有意见，他总是自己有主意，他总是自己有看法，他那个意见，他那个主意，他那个看法是十分牢固的。他不管别人生的是什么病，他定规好了给人蓖麻油，他就给人蓖麻油。

这样的人怎么能听别人的话呢？有许多软弱的弟兄姊妹来到他面前，他根本摸不着他们的难处在那里，他老早定规好了要对弟兄姊妹说某些话，除了这些话，他就没有别的话好说。他自己的把握大得很，可是他没有看见别人的难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人，怎么能作主的工作呢？所以，我们要求主教我们不主观，我们要对主说，「主阿，让我与人接触的时候，一点成见都没有，一点没有定规说他要生什么病。不是我定规他该生什么病，主，求你叫我能找出他生的是什么病。」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不主观，仔细的听，一样一样的在那里摸，一样一样的在那里听，听出这个人的难处到底在那里。

**第二，思想不要乱转。**有许多弟兄姊妹。在思想方面没有好好的学习过，他们的头脑是昼夜川流不息的在那里转，一直想不了。他们就是这样想，那样想，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思想。因此，别人的话要把别人的那个思想转到他里面去，就转不进去。许多人的头脑一直在那里想，想得够多了，他只能想他所想的，他不能想别人所想的，他不能知道别人的思想如何。他里面不够安定，因此他不能接受别人所想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听人的话，我们这个人的思想必须是受过对付的。如果我们的头脑一直在那里转，像车轮那样不息的一直转，就什么都打不进去。主的工人学习听别的弟兄姊妹说话的时候，他自己的思想必须安静。不只在主意上不要主观，并且在思想上也要安静。我们要学习想别人所想的，我们要学习知道别人所说的，我们要学习懂得别人话语里面的意思。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多大用处。

**第三，要感觉别人所感觉的。**要听懂话，还有一个基本的需要，就是听的时候，要有那一个人的感觉。光是听还不能懂得，要感觉人所感觉的才能懂得。有一个人顶伤心，顶困难，如果你嘻嘻哈哈的无所谓，那么，你话可以听了一大堆，但是没有用。你所感觉的与别人所感觉的不一样，你就不能领会他所碰着的是什么事。所有在感觉上没有受过对付的人，都不能觉得别人所觉得的。一个强硬的感觉不能进入别人的感觉，也就不能听别人讲话，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受对付，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不能唱阿利路亚，别人感觉忧愁的时候，你不能感觉别人的忧愁，你的感觉不能进入别人的感觉，别人的感觉不容易进入你的感觉，你就听不出人的话。

怎样才能感觉别人所感觉的呢？要感觉别人所感觉的，自己在感觉上必须相当的客观。人在那里有一种感觉，你在那里必须自己的感觉是客观的，才有工夫来感觉到他所感觉的。如果你忙着感觉你自己所感觉的，你就根本不会知道别人的感觉。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是众弟兄的仆人，我们不只把时间给他们，我们不只把力量给他们，我们并且把我们的感觉给他们。这是相当重的。不只他的事情我帮他的忙，并且是我的感觉进到他的感觉里去。我的感觉是自由的，我能进到他个人的感觉里去。这就是主耶稣受了各样的试探，能够和我们表同情的意思。

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感觉应当受对付的原因。我们的感觉受了对付，我们的感觉才不忙。如果我们的感觉是忙的，一直忙着感觉自己的感觉，那我们根本进不到别人的感觉里面去。所以我们不只要把我们的时间留出来为着人，并且要把我们的感觉空出来为着人。这就是说，当人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爱，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忧愁，都得腾空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有一个感觉把我们这个人占有了，我们里面就没有空的地方，我们就不能接受别人的感觉，去应付别人的需要。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你自己的喜乐，也没有你自己的忧愁，你里面是空的，你就能进到别人的感觉里去。不然的话，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你自己那样忙，忙着替你自己感觉，那里还有工夫去替别人感觉呢？

一个学习事奉神的人，神对于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没有工夫为自己快乐，也没有工夫为自己流泪。如果你还有工夫为自己快乐，为自己流泪，为自己爱，为自己恨，你里面已经够忙了，已经满了，再没有空去应付弟兄姊妹的需要了。我们要记得，作主工作的人要里面是空的。如果你这个人是一直为自己快乐，为自己流泪，舍不得这一个，舍不得那一个，你就没有工夫去为着其他的人。你好像一间房子挤满了东西，没有一点空可以存放别的东西了。有许多弟兄姊妹所以不能作神的工，就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爱光了，他们再不能作别的什么事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魂的能力就像我们身体的能力一样，是有限的。我们感觉的能力有多少，就只能感觉多少。我们魂的能力在某一个地方用得多了，在另外的地方就没有可用的了。因此，太爱人的人，绝不能作主的工。主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十四 26。）为什么？因为你爱了这些，你把爱都用光了。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可十二 30，）就是要把所有的爱都拿出来为着神。如果有一天我们把自己试一试；试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度量有限。我这只船只有这么大，如果都装满了，就再没有东西好装了。我们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所以，为了要进到别人的感觉里去的缘故，我们需要让自己的感觉相当空才可以。我们要事奉神，我们就要把自己腾空出来，我们的感觉要相当的空，我们的情爱要相当的空，我们的思想要相当的空，这样，我们才能进入许多弟兄姊妹的感觉里去。当我们两只手都在那里有事情作的时候，如果别人要托我们作事，我们就不能代他们作。当我们心里已经有够多的东西压得够重了的时候，别人的东西就不能再压进去。所以，谁能把自已腾得最空的，谁就能包括得最大。有的人爱自己爱得够多，有的人对于他自己的家爱得够多，这样的人总是缺少爱弟兄的心。因为人的爱心只有那么大，人要把这些都放下，才能有爱弟兄的心，才能知道什么叫作弟兄相爱，才能作主的工作。

所以，作工的基本条件是必须认识十字架。人不认识十字架，人在主的工作上没有用。你不认识十字架，你总是一个主观的人。你不认识十字架，你自己的思想总是川流不息的不能停。你不认识十字架，你就只能活在你自己的感觉里。说来说去，必须认识十字架。我们没有便宜的路走，没有捷径，我们总得在神面前有基本的对付。这个基本的对付如果没有，你就没有属灵的用处。要学习求神怜悯我们，对付我们，叫我这个人不甘心作一个主观的人，不喜欢作一个思想停不了的人，不愿意作一个摸不着别人感觉的人。

作工的人要把自己开起来，接受别人的难处。如果你能这样，那么，别人来到你面前一说话，你就能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话，你也能知道他所没有说的是什么话，你还能知道他的灵怎样。

每一个学习作主工作的人，第一件事必须学习怎样听人的话。当有弟兄姊妹说话的时候，或者有不信的人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那里听，学习想他所想的是什么，学习摸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有什么话他没有说出来，他的灵怎样。当你这样学习的时候，你听话的能力就会大大的进步，你越过越快的能听懂别人的话，到后来，只要别人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我们要记得，除非我们里面像一张白纸一样，一个字都没有，字才写得上去。必须你自己是相当安定的，里面没有你自己的思想，没有你主观的意见，没有你自己的感觉，你能够安安静静的听别人说，这样才能听懂别人的话。作工的人最要紧的不是知识有多少，最要紧的是他那个人要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工具就是我们这个人。神要用我们这个人来测量人；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行，就不能被神使用。今天我们不是拿一个物质的东西去测量人，如果有一个物质的东西在那里，那倒简单了，一个体温表就能量出人的热度。可是在主的工作上，那个体温表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要量出别人的情形如何。因此，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非常要紧的。我们这个人如果错了，就不行。我们是神的器皿，这一个器皿的本身如果不行，就不能被神用着去对付人。听话，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你如果在神面前能听人讲话，你就能知道别人的情形，你就能进入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感觉，你也就能帮助人。

比方：有人来对你说话，把他的难处告诉你，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受对付，你就喜欢把教训告诉人。我们普通的习惯总是这样，遇到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往往对他的病连摸都没有摸一下，根本还不清楚他的病是怎么一回事，就马上开口把教训告诉人。许多人都不能耐心把别人的话听完了，许多人都不摸人在那里所讲的是什么事，就马上题出了他们的办法。别人还没有说了两三句话，他们的教训，他们的指正就都来了。这么一来，别人就不能从他们那里得着真实的帮助。

这是不是我们应当老坐在那里让人三个钟点、五个钟点的一直讲下去呢？那也不是。有的人是盼望坐在那里讲三个钟点、五个钟点的，他盼望你一直听他。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让他一直讲下去。可是，一般说来，我们总应当给人相当的时间，总应当听他讲相当的时间。除非你里面相当的清楚，你已经学习过十年、二十年，你已经学会了一听就知道，才可以阻止人往下说。你总得用相当的时间来听人说话。并不是说要听三五个钟点，乃是说总要有足够的时间，你才能摸着那个人的情形。要知道，我们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是应付活的人，并且是应付活的难处，是应付人在神面前属灵的难处。如果我们摸不出这个难处，我们就不能对人说什么话。绝没有人事情的内容还没有听明白就能下断案。我们要对付活的人，我们要对付活的难处，我们要对付人在神面前的难处，所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不够平，不够安静的接受，在帮助人的时候就有难处。许多人不能作帮助人的人，第一个原因就是连听话都听不来。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当人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坐下来听，能安静的听，能听到懂。我们要留心听，听到懂才行。当我们听懂了，感谢神，事情就能成功了。我们总得学习听话，要听懂了才行。说话不容易，听话也不容易。许多传道人说惯了话，要坐下来听话，就觉得不容易，但是这一件事我们总得要学。

我们里面要亮，要花相当的工夫来学习听人说话，来学习摸别人的感觉。如果不学会，那么在事奉主的工作上就有相当的困难。我们要学习试试看，听话听得来听不来。一个人在那里说话，我能听么？我能懂他的意思么？要听懂别人的话，光靠外面的安静还不行，里面总得在神面前受那个基本的对付，就是对付自己的主观，对付自己的思想，对付自己的感觉。许多事情省得了，可是基本的对付不能省。不受基本的对付就不能好好的事奉主。

没有受基本对付的，连读圣经也读不好，因为读圣经也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不是把头脑摆进去就行的，不是人聪明就可以读圣经。基本的对付是不能缺少的。基本的对付一没有，你外面坐在那里听，你里面不亮，你里面仍然不能懂。一个弟兄在那里讲了一个钟点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那你怎么能帮助他呢？我们是神的器皿。人热，我们知道；人不热，我们也知道；人行，我们知道；人不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那个量表。难处是在我们自己不灵，把人所有的病诊断错了。

一般基督徒常有一个错误，就是以为一个作工的人出去，只要会讲就行了。不，这不行。作主的工不光是讲的问题，乃是灵的问题，是要知道弟兄姊妹许多属灵上的难处，是要知道怎样带领他们。如果我们自己里面不灵、不亮，根本摸不着弟兄姊妹里面的情形，那怎么能帮助他们呢？一个罪人在这里，你传福音给他听，你怎么知道他得救不得救呢？是不是光凭着他的口说呢？是你光凭着他所说的那一个才知道么？不，是你里面知道了。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属乎主的？是不是他说，「我信了耶稣，得救了，」你就知道的呢？是不是凡会背那个公式的人，你就给他受浸呢？不，是你里面知道了。你就是那个量表，你对不信的人是凭着那个量表，照样，你对神的儿女也是凭着那个量表。你怎么知道这个神的儿女属灵的情形是对的？你在神面前是亮的，你就能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受对付到一个地步，变成了神的量表才行。如果你里面有病，那就容易错；一错，事情就糟了。所以，里面必须亮，的的确确里面需要亮。何等为难，许多弟兄姊妹不要说里面不亮，就是连坐下来听人讲话都不行。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安静，我们要学习听人的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里面要开起来，让别人的事情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里面有记录，才能知道别人的难处是怎么一回事，才能给人帮助。



## 第 2 章 觉得人可爱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每一个作主工作的人，不只要有爱弟兄的心，还必须有爱人的心。所罗门说，「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箴十七 5。）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因此都是可爱的。事奉主的人，作工的人，如果爱弟兄的心不够，或者光有爱弟兄的心而没有爱人的心，这个人就不够资格，不够条件来事奉神。必须有爱人的心，必须对人有爱，才有办法来事奉神。所以，一切看见人就觉讨厌的人，看见人就嫌麻烦的人，看见人就轻视人的人，绝不配作神的仆人。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人是神所创造的。人虽然堕落了，但是，人是我们的主耶稣所救赎的；人虽然是相当的刚硬，但是，人是圣灵所感动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祂也是来作人，并且祂也像普通人一样，是从出生起，慢慢的长大成人。神要在地上设立一个标准的人，设立一个代表的人，神所有的计划都是在这一个人身上。

等到主耶稣升天以后，有了教会，但教会还不过是要合成一个新的人。整个救赎的计划是人的高升，是使人得着荣耀。有一天，当我们真是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觉得「神的儿女」这个名辞，还赶不上「人」这一个字的味道那么重。我们在那里要看见，神的计划、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人。当你看见人在神计划中的地位的时候，当你看见人是神所有计划的集中点的时候，当你看见连神自己都降卑来作人的时候，你就要觉得人的宝贵。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祂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十 45。）主在这里的话是相当清楚：人子来，乃是要服事人。这里的「人」不是指着教会说的，也不是指着神的儿女说的，乃是指着地上所有的人说的。祂也不是说神的儿子来服事人，祂乃是说，人的儿子来，神子作了人子来到地上，服事人。这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于人的态度。

有好些为神作工的人，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根本缺少爱人的心，根本缺少尊重人的心，根本缺少看见人在神面前有什么价值。今天我们好像学会了一点爱弟兄，就觉得是了不得了的事了。我们本来是谁都不爱的，今天我们能够作一件爱弟兄的事，好像已经是一件了不得了的事了。可是，弟兄姊妹，这是不够的。我们总得被神把我们这个人放大，给我们看见：人都是可爱的，人都是有价值的。你将来的工作能不能作得好，最主要的就是看你对于人的价值怎么看。你的工作将作得如何，就看你对于人的兴趣有多少，就看你对于人感觉不感觉兴趣。我们不是说你是不是对于一两个聪明的人感觉不感觉兴趣，那差多了。我们也不是说你是不是对于一两个特殊的人感觉不感觉兴趣，那差多了。

我们乃是说你对于「人」感觉不感觉兴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子来，」这句话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主对于人感觉兴趣到一个地步，祂自己来作人。主对于人是这样的感觉兴趣，你怎样呢？有许多人，你对他们好像一点都看不上眼；有许多人，你对他们觉得没有意思。我们要问：主对这些人怎样看法呢？主说「人子来，」意思就是祂是人子，祂是以人的儿子的地位来到人的中间。主对于人是感兴趣的，主对于人是有感觉的，主对于人是重视的。主对于人发生兴趣到一个地步，是站在和人同样的地位上来服事人。希奇，有许多弟兄姊妹对于人不感觉兴趣。我们对于这件事要发怒。弟兄姊妹，你懂得「人子来」这三个字的意思么？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主说这个话，是表明祂对于人感觉兴趣。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到一班人中间去，我对他们不感兴趣，」那真是太不应该的事。



所以，在一个作工的人的生活里，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需要他这个人对于人有兴趣。这不是说他要在人中间去挑选他所认为有兴趣的人，某种人我对他有兴趣，某种人我觉得他可爱。这乃是说他对于人总得有兴趣。我们必须注意主耶稣的特点，就是祂对于人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爱心，有一个兴趣到一个地步，祂能说「人子来。」如果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去作工，能够说某一个地方的人来，不是要受某一个地方的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某一个地方的人，那我们的态度就对，我们的那条路就对，地位就对。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作神仆人的人，不是把爱留起来，等到弟兄来才拿出来用。所有作主工作的人，如果有一个误会，以为他的爱乃是为着等到弟兄来才用的，他就不能作主的工。要知道，爱弟兄的爱，是后来的事，是另外一件事。你总得有爱人的心，你总得感觉人是可爱的。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是谁？这个「世人」就是世界上的人，包括没有得救的人，包括不认识神的人。神所爱的就是世人。地上的每一个人，神都爱他，这才叫「神爱世人。」如果神爱了他，而你对他不感觉兴趣，要等他作了弟兄才爱他，那你的存心与主不一样，你不能事奉神。你的心应当宽广到一个地步，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兴趣，只要他是人，就觉得他是可爱的，这样，你才能事奉神。

主耶稣说，「人子来，」接下去就说，「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换句话说，主在这里的态度，总是对于人无所取。我们应当对于人感觉兴趣，我们应当感觉人的可爱，并且我们总不作占人便宜，要人服事的事。不只难为他们的的事我们一点不作，叫他们吃亏的事我们一点不作，并且我们不受他们的服事。弟兄姊妹，也许你已经受过多年的教育，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能够说一句话，就是「和我一同作人的人，」但是，这个不是话的问题，这个乃是感觉的问题。比方有许多人和你一同作弟兄，你有感觉，你感觉某人是你的弟兄，你有这一种和他同作弟兄的感觉。但是我们要问：有这么多的人活在这里，你有没有一个感觉说，我是和他们一同作人呢？你有没有一个感觉说，他们是我的同人呢？如果你对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就不能事奉神。

所有事奉神的人，都是大的人，大到一个地步，人是被他包进去，抱进去，人是被他抱在他胸怀里的。在这里有一个顶大的困难，就是有许多作工的人都缺少这一种爱人的心。爱弟兄的心都已经是残缺不全的，爱人的心更谈不到了，也许在一百人中我们只挑一个人爱，在一万人中我们只挑一个人爱！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就没有爱人的心。我们要记得，人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和所有的人一同是受造之物，一同是人。所以，我们的心必须放大，爱所有神所创造的人，所有与我们同为人的，不能让他们吃一点亏，不能让我们占人一点的便宜，不能有一点单要人服事的心。人子来，乃是要服事人，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弟兄姊妹，任何占人便宜的事我们都不可作。基督徒活在地上，应当常常看见，叫一个和我一同作人的人受一点亏，是可耻的事。不只亏欠弟兄是错的，就是亏欠人也是错的。我们的主对于人基本的态度，在消极方面，祂总是不受人的服事，祂没有一点意思为着祂自己要从人身上得着什么。我们要记得，需要别人有所牺牲，别人有所吃亏，让你自私的得着他们的服事，得着他们的供应，这样的事你不可作。

神的儿女在地上，不只因为主的命令的缘故，不应当占人的便宜，并且因为我们和世人一同为人的缘故，我们也不能从他们身上贪图丝毫的好处。我们总得在神面前看见人是可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于人不感觉兴趣，那你在神面前不管怎样作工，都是有限得很，非常有限。神盼望祂的仆人都是度量大的，都对于人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有恩慈，才能事奉神。

主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十45。）「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丧失的人。」（路十九10。）「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十10。）祂来，都是为着人。马可十章说祂来是为要服事人，以至于舍命作赎价。换句话说，祂来的目的是为着服事人，在服事中，人有那一个需要，需要祂舍命作赎价，所以祂就舍命，祂就作了多人的赎价。作赎价，乃是祂服事人中的一件最高、最终的事。主耶稣不是说，「人子来，乃是要替人作赎价；」主耶稣是说，「人子来…乃是要服事人。」祂的目的是服事人，祂对人是感兴趣的，祂看人是可宝贵的，是可爱的，是可服事的。祂服事人到一个地步，为了满足人基本的需要——需要一位救主，所以祂就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如果我们把主作赎价的这一个福音传给了人，而我们没有服事人的存心，那我们就没有资格作主的工。人是可爱的。因为人是可爱的，所以主不是说「神子」来服事人，乃是说「人子」来服事人。

主耶稣是先服事人，先爱人，然后替人舍命。爱在先，舍命在后。你到人中间去，不可能你没有爱而能传主的舍命。你不要以为你能对人传舍命，等人接受了主，你才爱他。如果你对于人不感觉兴趣，你对于人不感觉宝贵，你没有感觉到他们和你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人」这一件事在你身上轻得很，你对于「神创造人」不觉得有意思，那你不能对人传舍命。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先爱人，然后再引领他们接受主；不是等他们接受了主，等他们作了弟兄，才爱他们。可惜今天许多人都有这个缺欠，都有这个难处。许多人总是把爱摆在那里，等人作了我们的弟兄，作了我们的姊妹，才起首爱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是先爱人，然后替他们舍命。今天我们是传救赎的人，我们也得先爱人，然后把救赎传给他们。我们的主是先服事人，先向人施恩慈，然后替人舍命；我们也得先对人觉得有兴趣，先觉得人是可宝贵的，先向他们施恩慈，然后才能把主的救赎摆到他们面前去。

我们的心如果被神打开，能看见我们是和许多人一同作人的人，那我们对于人的态度就要完全改变了。我们就要觉得人是可宝贵的，所有的人都是可爱的。弟兄姊妹，你必须看见人在神面前是可宝贵的，因为人是神所造的，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的。今天的人还是当初照着祂的形像造的。你必须先是一个爱人的人，然后你在人中间才能作一个服事人的人。我们总得在神面前看见人是可爱的，人是有价值的。有许多弟兄姊妹在工作上，对于人的那个态度，那个性情、脾气，根本就不对。如果你觉得人在你身上是一个麻烦，是一个讨厌，是一个重担，是一个缠累你的东西，就根本不对。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学习看见：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有神的形像。虽然人堕落了，但是人的前途还是何等荣耀，你要觉得人是可爱的。就是为着这一个，我们就觉得人在我们身上不是缠累，不是重担，不是可讨厌的，不是一个麻烦。这些人，主为了他们到十字架上去，我们的爱可以比这个少么？一个人一被主摸着，真的被主摸着，真的认识主来到地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就立刻看见，人都是可爱的，他就立刻看见，一个真认识主的人，不爱人是不可能的。

人是可爱的，所有人的罪恶都是可赦免的，所有人的软弱都是可领会的，所有人的血气都是可明白的。因为我也是罪人，所以我知道人是怎么一回事。另一面，我知道人是有人价值的。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误会，主耶稣不是因为地上有这么多的人，所以祂来死。主耶稣说，牧人是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主耶稣不是因为有九十九只羊迷失了路才来寻找，好牧人是只要有一只羊迷失了，祂就来寻找。换句话说，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不沉沦，只有一个人沉沦，祂也愿意从天上降到地上来。

当然，刚好在事实上，在历史上，祂救了这么多的人。但是以祂心中的爱来说，好像祂出去是为着一个人，祂就是为着那一只迷失的羊出来的。圣灵出来寻找失落的钱，不是因为十块钱都失落了才去找，乃是只有一块钱失落了就去找。父亲欢迎浪子回来，不是因为所有的儿子都成了浪子才欢迎他们回来，乃是只有一个浪子回来，父亲就欢迎。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救赎的工作，只要有一个人有需要，祂就作，不是要许多人需要，祂才作。这给我们看见，主对于人是多么有兴趣。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好好的事奉主，就必须学习对于人感觉兴趣。如果对于人不感觉兴趣，那就不能作什么。就是作，也有限得很，因为你那个人太小，容不下这么多的人。乃是等到你一天过一天对于人更感觉兴趣，你的心越过越扩充，越过越大，明白人在神面前的价值，明白人在神计划中的价值的时候，你才明白救赎的意义到底是怎样的。不然的话，像我们这样窄小的人，要想作那样大的工作，是完全错的事。人岂能不爱灵魂而救灵魂！人岂能不爱人而救人！这个基本的问题一解决，就有好些关于人的问题要接着解决。人的知识少，不应该拦阻你的爱；人的心刚硬，也不能拦阻你的爱。你如果有爱，你就没有轻看人的心，你就会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你和人是站在同样的地位上。

有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弟兄姊妹到农村去，对于农民有一种不该有的感觉，好像他们比农民高一点，这种态度是可恨的。我们的主不是说「神子」来不受人的服事，乃是说「人子」来不受人的服事。要传福音给人听，就得成了人子去。但是许多时候，作工的人到了一个地方，竟觉得自己是降卑了！降卑自己是应当的，可是以为到了什么人中间就是降卑自己，这种感觉是不应当有的。如果你在知识不如你的人中间觉得你是降卑了自己，那你必定没有降卑得好，因为你那个降卑是故意作出来的，不是自然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从人看来，只看得出祂是马利亚的儿子，只看得出祂的兄弟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只知道祂的妹妹们也在他们中间，只知道祂是人子。

所以，弟兄姊妹，你作人要作得像。你到人中间去，不要给人一个味道，好像你比他们高似的。这不是基督徒该作的事。你走到人面前去的时候，应当就像那一个人一样，不要给人觉得你是降卑了你自己的。不然的话，你不能服事人，你那个路不对，完全不对。我们只能以「人」来服事「人。」我们不应该给人一个感觉说，我们一直在那里想降卑自己。不要叫人觉得你是另外一种的人。如果我们叫人那样觉得，那我们不是神的仆人。要事奉主，就非真的降到至卑不可。当你与知识不如你的人谈话的时候，如果你是站在另外一个地位上，叫人有另外一种的感觉，你就不是他们的人。

如果我们不能降到至卑的地步，我们就不能事奉神。我们要降到至卑，我们不能自以为比别人高。没有一个弟兄，没有一个姊妹，可以轻视一个知识少的人。知识少的人，在神的创造上，在神的救赎上，在神的计划上，都有人的前途，没有两样。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件事与他们不一样，就是我们认识了主。弟兄姊妹，有许多的态度是错的，我们整个人必须从这些态度里转过来，我们必须看见：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我们的主能为着这些人来到地上，我也能为着这些人降卑。绝不能因着知识的多少而有分别。

有人也许要问：对于知识少的人我能不轻看他，但是遇到了诡诈的人，犯罪的人，放纵的人，那对他该怎样呢？弟兄姊妹，在这些事上，你要回头去看你自己，在你没有蒙恩的时候，你是比他强么？你把主的恩典从你身上减去的时候，你比他强多少呢？是谁叫你比他更圣洁呢？你在恩典之外看你自己的时候，你找不出你与他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恩典叫你与他有所不同，你与他有什么不同呢？你只能低下头来说，「我是和他一样的罪人。」恩典只会叫你伏在尘埃里对主说，「主，是你救我！」恩典并不叫你高抬你自己，恩典叫你看见你本来与那些诡诈有罪的人是一样的。

所有叫你与他不一样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你自己。如果你所有的是接受来的，你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如果你的不同是恩典给你的，你就不能因着恩典而高抬自己。让我们多赞美恩典，多感谢恩典，而不要把自己高抬起来。你在神面前应当知道你与他是同样的人，他应当是你所爱的。他的罪是可恨的，但是他的人应当爱的。这样，你就有够大的心把他带到主面前来。

我们要记得，所有被神用的人，都有他的特点，都有他可被神用的地方。神所能用的人，都是对人有兴趣的人，对人有极深兴趣的人。如果有弟兄能够心大一点，对于人有大的兴趣，神对于他的使用就要大大的增加。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对人有兴趣。你如果对于人是冷冰冰的没有兴趣，那怎么能出去传福音呢？你出去是对付人去的，是救人去的，是得人去的，如果你对于人不感觉兴趣，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感觉人是麻烦的，人是讨厌的，那你出去作什么事情呢？没有一个医生是怕看见病人的，没有一个先生是怕看见学生的，如果我们传福音的人怕看见人，这岂不是怪事！要作主的工，就必须对人有兴趣。不是勉强的出去，是你自己有兴趣去接触人，与人交通。

不是劝你去接触人，与人交通，是你自己心里感觉人是可爱的，人是可宝贵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知道：这么多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所要的，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盼望他们能够相信而给他们生命。我们与祂们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已经相信了。我们要带领他们相信，我们要对他们感觉极大的兴趣。这样，我们在人身上就有作不尽的工作，我们就被神怜悯能作一个有用的工人。

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好好的事奉神，这条路必须走得正直。要记得，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有一个灵，这一个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人在神面前是一律的，因为人人都有灵魂。所以我们碰着有灵魂的人就得爱他，就得盼望服事他。这样，你走到街上去碰着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另外一种味道。一个人被神光照，看见弟兄和他是同一位父所生的，他就对弟兄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们作工的人，也需要一个光照，就是看见人和我们是同一位神所创造的。有了这一个光照，那么，下一次碰着人的时候，也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们在弟兄姊妹中，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他是我的弟兄，她是我的姊妹。

我们还需要有一次神的光照，叫我们真的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与我们一同作人的人，个个都是可宝贵的，个个都是可爱的，个个都是值得我们服事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活在地上，就能够摸着神的事情，因为神是在那里注意人。这些人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能从这些人中救出人来加到神的教会里去。教会是神的目的，但是神今天所注意的还是人，神愿意得着人。作主工作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轻视另一个有灵魂的人。如果你在态度上、行为上轻视一个有灵魂的人，那你在神面前就不配作祂的仆人。如果你要好好的事奉神，那你不只不要轻看有灵魂的人，并且要学习作人的仆人，要学习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帮助人，甘心乐意的服事人。

有的人常常一面轻看那些好像不如自己的人，另一面又逢迎那些好像比自己高的人。在神的仆人中，如果也有这样的事，那是十分可耻的事。我们对于所谓在我们之「下」的人，不应该有任何轻看的态度。我们要到神面前去看人的地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能事奉神。我们要看见人的价值，这是一件大事，并且是一件可喜乐的事。你如果看见主如何来为他们死，你就能够有主来死的那个性情，你就能够进入到主的那个感觉里去，你就能够觉得人的可爱，你就能够对人发生兴趣。不然的话，你对于主的那个感觉莫名其妙，你不能作主的工作。

### 第 3 章 有受苦的心志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所有事奉神的人，还需要有一种性格，就是要有受苦的心志。（彼前四 1。）这是相当要紧的事。当我们还没有从正面来看这个问题之先，我们要先说一点基督徒对于受苦到底是怎么看的。

圣经的教训是相当清楚的：神没有意思要祂的子民受苦。有一种哲学思想，认为人的身体需要受苦，不应该享福，因此，有这种思想的人，对于任何的享受，都认为是错的。我们作主仆人的，代表主出去的人，必须清楚这是一种哲学思想，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思想。圣经里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没有意思要祂的儿女受苦。圣经里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诗篇二十三篇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这里所说的「不至缺乏，」不是说我没有需要，乃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需要什么了。比方你刚才吃饱了饭，如果有人再给你一碗粥吃，那你必定说，「我饱了，我不需要了。」诗篇二十三篇一节的意思就是说，主是我的牧人，我就不缺什么了。换句话说，神没有意思要我们缺乏，祂是要我们饱足，祂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从旧约起，圣经一直给我们看见，神要看顾祂的子民，减少他们的难处，减少他们的痛苦，叫他们能够和外邦人有分别。歌珊地无论如何与埃及两样，神的祝福总是在歌珊。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把那一种提倡受苦的哲学思想带到基督教里来。我们一把不是基督教的东西带到基督教里来，就要把基督教弄混乱了。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另一方面，神不是不试炼祂的儿女，神不是不责打祂的儿女。神也试炼，神也责打。但是我们必须分别这一个与那一种提倡受苦的哲学思想不同。神在平常的时候总是愿意赐恩、照顾、扶持、供应祂自己的儿女，可是在有需要的时候，祂也责打，试炼祂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说，祂天天试炼他们。神乃是在需要责打祂儿女的时候才责打，并不是天天在那里责打，每一分钟在那里责打。神不是一直继续的在那里责打祂的儿女，一直继续的在那里试炼祂的儿女。乃是有的时候那样作，而不是平常的时候一直那样作。反而平常的时候祂总是顾念我们，替我们安排。当然，如果我们顽梗强项，祂也让试炼继续下去，祂也让那一个责打不离开我们。不过，在神的安排中，神总是继续作祂平时所要作的事，神不是愿意我们受苦。这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弄清楚。神是要把祂所有的好处都给祂的儿女，我们能够从主那里享受主所给我们的一切。

那么，圣经里所说的受苦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受苦乃是我们主面前专一拣选的路。就是说，本来主安排我们能够满有恩典的过日子，不过今天我们为着事奉神的缘故，为着要作神仆人的缘故，宁肯拣选这一条受苦的路。所以，受苦的路乃是拣选的路。就像大卫的三个勇士，本来可以跟着大卫过日子，可是因为大卫要喝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他们就冒着险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去打水。（撒下二三 14~17。）所以受苦是拣选的，而不是规定的。受苦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挑选的。我们为着事奉神的缘故，甘愿受苦。按着神的定规，有许多的苦是不必受的，但是因着事奉神的缘故，甘心拣选一条与普通人不同的路，这就是有一个受苦的心志。受苦的心志，乃是每一个事奉神的人基本需要的一个性格。我们如果没有受苦的心志，那就无论什么工作都作不好。一个事奉主的人，这一点一缺少，他的工作就非常浮浅。一个事奉主的人，如果没有受苦的心志，他在神面前就不能作工。我们在这里要稍微题起几点。

我们要知道，受苦的心志并不是受苦。受苦的心志的意思就是：我里面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愿意为主受苦，我存心要为主受苦，我里面甘心乐意的要为主受苦。这个叫作受苦的心志。所以，有受苦心志的人，在事实上不一定都受苦，但是在心志上是把自己摆上的，是甘愿受苦的。比方说，今天主给你有得吃，有得穿，主给你有比较好的地方住，有比较好的家具用，那也未尝不可以享用。主如果这样安排，你可以在主面前接受，但你仍然有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志。虽然现在你的身体并没有受苦，但是你的心志却愿意为主受苦。所以问题不光是在外面的遭遇，问题乃是在你里面的心志，就是在这一种什么都很好的情形里，你有没有受苦的心志。主不一定安排我们天天都受苦，但是所有作主工作的人，不能有一天缺少受苦的心志。受苦不一定是天天的，但是受苦的心志非天天有不可。

难处就在这里：有许多弟兄，有许多姊妹，有许多同工的家属，只要稍微有一点难处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退缩，他们没有受苦的心志。如果主安排我们有很顺利的环境，使我们在物质上没有缺乏，使我们的身体相当好，那我们可以天天在那里事奉主，很顺利。可是，如果我们在一件事上稍微受一点试炼，稍微碰着一点难处，整个人就垮了的话，那就是没有受苦的心志。我们若没有受苦的心志，就一点试炼都当不起。

受苦的心志，意思就是我在神面前是预备好受苦的，是存心愿意受苦的，是拣选走这条受苦的路的。主安排我不受苦的时候，那是主的事；但我这一边总是预备好受苦的。所以，当主的安排有所改变的时候，当试炼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本来就应该这样，这一点也不希奇。如果你一点试炼都经不起，主给你安排好的环境的时候你接受，一有改变的时候你马上就退，或者把工作停下来，那就是你没有受苦的心志。我们要知道，工作不能等待你。你有得吃是这样作，你没得吃也是这样作；你有得穿是这样作，你没得穿也是这样作；你舒服是这样作，你不舒服也是这样作；你身体好的时候是这样作，你身体弱的时候也是这样作。在这里你就看见受苦的心志是兵器。这是厉害的，这叫撒但没有办法得胜。不然的话，一有试炼，一有难处，你的工作就不能作，就会立刻停止。

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们受苦是受了，但是他们在神面前一点没有觉得这个受苦的宝贵，因此一点没有感谢主的心。有时候，他们甚至在那里埋怨，在那里发怨言。他们就是怕那个日子不快快的过去。他们有祷告，但是从来没有赞美。在圣灵的管治之下所临到他们身上的，不是他们所愿意接受的。他们就是在那里盼望那个日子快快的过去。这样一种情形，就是明显的给人看见，他们一点受苦的心志都没有。弟兄姊妹，在主给你平安的日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受苦的心志，那么，当主使你的路顺利的时候，你就能走，路一泥泞，你就停止服事。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再说，受苦的心志并不是受苦。

你有了受苦的心志，主不一定叫你受苦；可是你如果碰着受苦，你里面已经有了受苦的心志，你就不会退缩。受苦的人不一定都有受苦的心志，有许多人虽然是在那里受苦，可是他们一点受苦的心志都没有。所以，在受苦中间的人，可能有受苦的心志，也可能没有受苦的心志。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受苦，碰着难处的时候，差不多天天在那里喊救命，天天在那里叫难受，一天到晚就是盼望那个日子赶快过去，这样的人一点受苦的心志都没有。他们只是受苦，他们并没有受苦的心志。所以，凡是在身体上、经济上、以及其他一切事情上受试炼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在主面前所能够算得数的，乃是你有没有受苦的心志，还不是你有没有受苦。

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你遭遇很苦，所以你就是为主受苦的。不错，你的遭遇是苦，但是你乐意为主受苦的心志到底有多少呢？你在主面前这个拣选的心志有多少呢？或者你是在那里埋怨、不平、自怜、自诉呢？要知道，人可能有许多心中的难受，可能有许多实际上的苦，同时也可能一点没有受苦的心志。



受苦的心志是比受苦深得多的；有受苦的心志，不一定就在外面受苦；在外面受苦的，也不一定有受苦的心志。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同么？这就像在物质上贫穷的人不一定灵里贫穷，有许多人物质贫穷，灵里可不贫穷。照样，有许多弟兄姊妹的的确确在那里受苦，但是他们一点受苦的心志都没有。如果主给他们挑选的话，他们不只一个月的受苦不要，一天的受苦不要，他们连一分钟的受苦也不要。他们没有受苦的心志。人一没有受苦的心志，他在工作上就不能作到什么地步。外面的要求越过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就立刻退缩。稍微需要他拚上的时候，他拚不上。他自己所宝贵的那一个，他舍不得。他只能在最顺利的日子里去作最顺利的工作。他需要主把所有的阻碍都替他拿去，好让他在这里作平安无事的工作。一个事奉主的人，他所要求的竟然如此，这是希奇的事。

我们必须清楚什么叫作受苦的心志。一个在平安中的弟兄，他受苦的心志可能比一个在试炼中的弟兄更强。他在主面前有受苦的心志，他预备好为主受苦；另一个弟兄正在受苦中，可是他并不愿意为主受苦。一个弟兄在平安中，另一个弟兄在试炼中，按人来看，那一个正在试炼中的弟兄是的确受苦了。可是从主那方面来看，主是更宝贵那一个在平安中而有受苦心志的弟兄。因为主更宝贵的是受苦的心志，不是受苦。主并没有意思要我们受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苦受得多就行了。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要求，如果我们要对这一个要求答应得好，那就必须有受苦的心志，必须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你没有这一个，你就没有法子为主争战。

你一碰着难处，就要后退；主稍微叫你出一点代价，你就受不了；主稍微叫你痛一点，你就立刻退缩。所以，我们不是问你苦受了多少，我们乃是问你受苦的心志有多少。本来我们以为一个弟兄受苦多，必定在神面前蒙恩多，可是当我们碰着一个多受苦的弟兄的时候，我们竟然从他身上得不着一点帮助，后来就发现原来在他里面并没有受苦的心志，他在那里受苦是完全不甘心的。如果给他拣选的话，只要一分钟他就逃出来。他苦是受了，但是他人不在里面，人不甘心。他苦是受了，但在神面前却没有学一点功课，在他里面充满了背叛。这给我们看见，受苦的心志与受苦并不是一件事。主所着重的是受苦的心志—自己存心受苦，但不一定在受苦。我们不能用受苦来代替受苦的心志。

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一看在作主工作上的难处。比方说，在工作上，有时候好像神在物质方面的预备不够，神把我们摆在这种物质缺乏的试炼中的时候，我们将怎么办？如果我们在物质上有一点缺乏，我们就停止我们的工作，那么，主对于我们要何等希奇，主也许要问我们说，你事奉到底是为着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工作上，你作得好作不好，受苦的心志也是一个大问题。你不能说，我稍微碰着一点难处，我稍微受一点试炼，我就立刻停顿不作。没有一个作主工作的人可以天晴才出去，下雨就等在家里。如果你有受苦的心志，那就是：难，你也这样作；苦，你也这样作；病，你也这样作；死，你也这样作。受苦的心志，就是你站起来对鬼说，「任何的东西来，我还是干！」你里面如果怕什么，那么，撒但给你什么，你就落下去。如果你说，「饿，我不怕！」撒但给你饿，你不怕，撒但就只得退去。如果你说，「寒，我不怕！」撒但给你寒，你不怕，撒但就只得退去。如果你说，「病，我怕，」那撒但必定给你病，因为你一病就落下去。如果你说，「病，我不怕！」撒但对你就没有办法。你若没有受苦的心志，那么，撒但借着你所怕的那一点来对付你，你就不行了。所以，每一个事奉神的人必须在神面前预备好，什么都不怕；这个来还是这样作，那个来还是这样作；家庭的试炼来还是这样作，身体的疾病来还是这样作；饿也罢，冻也罢，还是这样作！这样，撒但对你就无可奈何。你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你有受苦的心志。受苦的心志—没有，撒但只要把你所怕的一样东西摆进来，你就落下去，你在神的工作上就退下去，你就没有用。

弟兄姊妹，我们要对神说，「因着你爱的缘故，也因着你今天所给我恩典的缘故，无论天堂来也罢，地狱来也罢，我都是这样作。我行也是这样作，我不行也是这样作。」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志，那只要我们的弱点被撒但一抓住，我们就立刻完了，我们就立刻没有用了。因此，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叫作受苦的心志。受苦的心志，就是你里面计算好了，不管前途如何，我要为着主，不管遭遇如何，我要为着主。所以受苦的心志不一定就是受苦，也许不吃苦也难说，但是里面的那个把握是拉牢了。如果你里面没有那个把握，没有那个主意，那你一碰着难处就垮台。如果你里面那个把握拉牢了，那就不碰着难处不成问题，碰到难处也不成问题。你看见了么？基督徒事奉神的路，不是在受苦，乃是在受苦的心志。这就是说，如果主给你吃得好，你感谢主；如果主给你穿得好，你感谢主；如果主给你吃穿都不好，你也能感谢主。在你身上，这些事都不成问题一好不成问题，坏也不成问题。请记住，基督徒不是特意去找苦吃，但是基督徒却有受苦的心志。

基督徒是预备好有难处也是这样作，有难处也不退缩。这个心志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什么都不能解决。不要说别的，就是出门吧，不错，也许有人身体软弱一点，需要睡比较好一点的床，但是如果你说，「我的身体不大强，睡的床要好一点，」撒但就会在这一点上攻击你，使你睡的床不好。你不管床好不好，工作总是作下去，这就是有受苦的心志。如果主替你安排了好一点的床，那你不必故意去睡地板。主给你好的床，你睡，主给你不好的床，你也睡；不论床怎样，你总是把工作作下去，总不因床的不好而退缩。这一种的心志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受苦的心志。有的弟兄，虽然他平时的物质生活是比较差一点，可是他不一定有受苦的心志。我们不要以为物质生活较差的弟兄一定比物质生活较好的弟兄受苦的心志会大些。只有真实将自己奉献给主的弟兄，才有受苦的心志。因为受苦的心志是有限量的，是没有底的。你到一个地方去，睡的是地板，再到一个地方去，连地板都没有，只好睡在铺着稻草的泥土上，你怎么样？有的人睡是睡了，可是很勉强的。他虽然受苦，但是他的受苦是有限的，只能到睡地板为止，再过去就不能了，好像说，他平常的生活已经够低，再低一些就不行了。

这是有受苦的事实而没有受苦的心志，有的弟兄姊妹，平常虽然比较享受，可是生活降低下去也能安之若素，他能睡在地板上，也能睡在用稻草铺的泥土上，他没有话，他甘心乐意，这就是有受苦的心志。神要拣选有受苦心志的人。我们必须记得，不是苦不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受苦心志的问题。你要事奉神，就非有受苦的心志不可。不然，你不能被神用。因为没有受苦心志的人，只要稍微受一点试炼，他就垮了。只要撒但把一件事摆在他身上，他就什么工作都不作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点么？有受苦的心志，意思是生活降低的那个度数是能够没有限量的。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受苦多少的问题，而是受苦能受到那里为止的问题。受苦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是需要的，但受苦的心志在我们的身上是必定需要的。主不是有意要把我们一直摆在受苦里面，主乃是要在我们里面造出一个受苦的心志来。所有学习事奉神的弟兄姊妹，如果出去作工而没有受苦的心志，那绝不会刚强。如果你没有受苦的心志，那你是一个最软弱的人。你稍微碰着一点难处，你就会自己可怜自己，在那里为自己流泪，叹息说，「我竟落到这个地步！」从前，有一个姊妹在那里流泪，另有一个事奉主多年的姊妹问她说，「你为谁流泪？」哎，许多人流泪是为自己流泪。他看自己是这样可爱，自己是这样可宝贵，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就为自己流泪。这样的人是最软弱的人，他一碰着事情，自己就先倒下去。

所以问题是：当试炼来的时候，痛苦来的时候，你的心摆在哪里？一面是你痛苦的问题，一面是主工作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受苦的心志，你就立刻把主的工作牺牲了。你为自己难受还来不及，你宝贵自己还来不及，你那里还有心顾到主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有受苦的心志。不错，如果我们把工作一放，受苦就会过去，但是工作就因此受到亏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受苦的心志一没有，受苦的心志一缺少，那就任何时候撒但都能叫我们放弃工作，任何时候撒但都能叫我们牺牲工作。我们在神面前要记得，我们是维持神荣耀的人，无论神叫我们活也罢，神叫我们死也罢，我们的责任不能不背，我们的工作不能不作，我们在神面前总得坚持到底。我们并非盼望弟兄姊妹受苦。如果弟兄姊妹在可能的情形中，衣食住在神面前都合乎所需要的，那是好的。我们绝不要弟兄姊妹故意去找苦吃，我们绝不要把苦加在人身上，我们盼望神所给我们的东西一点不缺少，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受苦的心志是需要的。一方面我们要觉得神一点好处都没有留下不给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有受苦的心志。不然的话，我们遇着一点难处就会倒下去，生活一不如意就会倒下去。

那么，受苦的心志应该有多少呢？圣经的要求乃是「至死忠心。」（启二 10。）换句话说，就是要什么苦都吃得下，一直到死都行。当然，我们不是要走极端，但是受苦的心志不能中庸，如果需要中庸，宁可让主来替你中庸，让教会来替你中庸，让年长的弟兄们来替你中庸，你自己总要把你自己摆上去。如果你自己把你自己中庸了，你怎么能作工呢？你在工作上没有路好走。这一种把自己的命看作宝贵可爱，一直拉在自己手里的人，他在神的工作上怎么作也不会作多少。我们要个个预备至死忠心。我们总是走这条路。当然，主不会因你忠心就叫你去死，但是保守生命是主的事，我们自己不必保守。主如何安排，那是主的事，但是我们这边总是预备好把自己舍了。无论什么苦，我们都要忍受得来。

弟兄姊妹，你如果爱惜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忠心到死。要忠心到死的人，就得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不爱惜性命以至于死，这是主对我们基本的要求。受苦的心志在我们身上应当是强的，应当强到一个地步说，「主阿，就是死也行！在任何困苦的情形里都无所谓，我愿意摆上我自己的性命为着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志，那我们一碰见难处就会停下来。所以，所有作主工作的人，都需要学习这一个功课：不爱惜自己。凡爱惜自己性命的，他怎么作都有限得很，到了一个时候总是停下了。神需要厉害的人出来事奉祂，神需要舍得把性命摆上的人出来事奉祂。你不要担心说，我要怎么作才不会走极端？那是另外的事。我们不要为自己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那个受苦的心志总是应当绝对的。我们再说，我们不一定受苦，但是那个受苦的心志总得有。我们总得预备好什么都不管，不只外面的难处我们不顾虑，并且连身体的难处我们也拚得上。如果我们爱自己，不能把自己拚上，我们就不能作什么。我们要对主说，「主阿，我愿意把所有的都摆上。从今以后，不管遭受任何的苦难，都不能拦阻我事奉你。死也罢，活也罢，苦也罢，乐也罢，我总是这样拣选！」

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有果效的，就是至死忠心的事奉主。你越站在这个地位上，你就越看见撒但对人毫无办法，撒但无路可走。哎呀，自爱的人实在爱自己，稍微遇到一点痛苦就流泪不止，叹息不已，实在是太爱自己了！如果我们不爱自己的话，眼泪也就没有了，叹息也就没有了。弟兄姊妹，每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是把命摆上的人。如果你要走这条路，你总得对主说，「主，也许你所命定的路要我去受苦，也许你所命定的路没有要我去受苦，但无论如何，我总是预备好去受苦的。」我们说了再说，受苦是有限的，但是受苦的心志应该是无限的。主使你实际所受的苦也许是有限的，但是你在主面前预备受苦的存心应当是无限的。如果你那个为主受苦的存心是有限的，那你就没有受苦的心志。

一有限，就不行。这个要求是厉害的，但是主就是要这一个。比这个少，在神面前就没有办法事奉。我们不要以为存心受苦不过是受多少受一点就算了。不，存心受苦是要到无限的地步，甚至于死也可以。如果比这个少，那只要撒但试探你一下，你就站不住。「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十二 11。）你如果良心无亏，对撒但作得胜的见证，也不爱惜性命的话，撒但对你就无可奈何。撒但就是没有办法对付不爱惜性命的人。我们知道约伯的故事，撒但所以那样攻击约伯，就是因为撒但不相信不爱惜性命的事。撒但对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伯二 4~5。）撒但知道，他如果摸着约伯的性命，约伯如果爱惜自己的性命，撒但就有路了。所以启示录的话给我们看见得很清楚：撒但对于那些「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人，毫无办法。

神工人们的失败就在这里—爱惜性命。我们要问：是工作更要紧呢，还是自己的性命更要紧？是我们的责任更要紧呢，还是自己的性命更要紧？是人的灵魂更要紧呢，还是自己的性命更要紧？是神的教会更要紧呢，还是自己的性命更要紧？是神在地上的见证更要紧呢，还是自己的性命更要紧？一切自爱的人都不能事奉神，一切受苦的人也不够事奉神，只有那有受苦心志的人，有一个无限的心志，有一个「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心志的人，才能够事奉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再一次把自己献上。我们不是献给受苦，我们乃是预备好什么都摆上。主也许没有意思要我们舍命，但是我们有一个心志就是至死忠心。弟兄姊妹，多少次工作的失败，都是因为自己懒惰，保护自己，舍不得自己。

我们不要弄错了，以为世人的眼睛是瞎的，以为弟兄姊妹的眼睛是瞎的；要知道，我们出去作工，如果我们什么都摆上，他们就会看得出来。如果我们有所保留，保守自己走中庸的路，他们也会看得出来。弟兄姊妹，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一切都摆上。但愿主施恩给我们，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宝贵自己，舍不得性命的。我们要从心里学习不爱惜自己，不可怜自己。这是我们的路。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的工作总是有限的。受苦的心志有多少，灵的工作也就有多少。受苦的心志如果是有限的，灵的工作也就有限。我们受苦的心志如果是有限的，我们所带给人的祝福也是有限的，我们工作的结果也是有限的。不必用别的东西来测量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有多少，只要用受苦的心志来测量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有多少。如果有无限受苦的心志，我们就一定会得着无限的祝福。

## 第 4 章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林前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在这一段圣经里，二十三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可见这是传福音，事奉神的人的路；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神的仆人对一个基本的要求；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在这里我们要预先说明，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并不是一种禁欲主义。不是像有的人受了禁欲主义的影响，认为身体乃是一种累赘，所以说脱离身体是一件好事。禁欲主义者认为身体是罪的根源，如果人严格的对付身体，罪的问题就能解决。我们必须指出，圣经绝不相信身体是一个累赘，更不相信身体是罪的根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林前六 19，）我们的身体是要蒙救赎的，有一天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这里题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那一种禁欲主义的思想带进来。如果你把那一种思想带进来，那是你把基督教改作另外一个宗教了。我们不是传这个东西。我们不承认身体是一个累赘，我们也不承认身体是罪的根源。我们承认，人能用身体来犯罪，但是身体绝不是罪的根源。人就是把身体对付了，还是会犯罪的。

在林前九章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人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身体的问题要解决。二十三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可见他的地位是传福音的地位。那么，他为了传福音怎么作呢？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说出他在那里怎么作，到二十七节，保罗把他所说的点明出来，他说他在那里是「攻克己身。」根据新约圣经原文，「攻克」的意思是把脸打得青一块黑一块的「猛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意思是克服我的身体，好像「痛打」自己的身体，使它成为我的奴仆，顺服我这个传福音的人（这并不是真的用手去打物质的身体，并不是「苦待己身。」—西二 23。）这样，才不至于「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给我们看见，对于一个作神仆人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乃是一个基本的生活。每一个事奉神的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就是叫身体服他自己。如果他的身体不服他自己，他就不能事奉神。保罗怎样解决身体的问题呢？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二十七节是题目，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解释。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保罗说到他如何攻克己身，到了二十七节他才把这个题目点出来。现在我们来一点一点的看下去。

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这是保罗引赛跑作比方，意思说，基督徒事奉主，神的仆人作工，是像在场上赛跑一样，大家都在那里跑，非跑不可，不跑不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们得奖赏只有一个人，可是我们如果这样跑，个个人都可以得奖赏，这是我们的赛跑与那一种赛跑不一样的地方。保罗特别引场上赛跑来作比方，这就把二十五节的话带进来。

二十五节：「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保罗着重的点就在这里：人要较力争胜，就得训练自己，在诸事上都得有节制，不能随便的吃，也不能随便的不吃，不能随便的睡，也不能随便的不睡。我们知道，那些要参加竞赛的运动家，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所受的约束是非常严格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都是有规定的；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不睡，也是有规定的。在上场以前，不许喝酒，不许吸烟，有各样的限制。到了比赛的时候，有许多严格的规则要遵守。

所以，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也许有的人要说，烟不可少；有的人要说，酒不可少；有的人要说，出去玩不可少；但是，当人在赛跑的时候，是必须绝对的约束自己的身体的。「诸事都有节制，」节制什么？节制身体的要求，不让身体有过分的要求，有过分的自由。在赛跑的时候，身体只为着一件事，就是为着赛跑。它不是为着吃，不是为着穿，不是为着烟，不是为着酒，不是为着睡，乃是为着赛跑，有许多赛跑的人，不能多吃甜的富有淀粉的东西。不是这些东西不好，不是这些东西没有用，乃是这些东西对于赛跑没有用。因为要作一个赛跑的人，所以诸事都有节制。二十七节的「叫身服我」的「身，」就是从这里起头的。身体要受约束，身体要听话。身体所有的功用不是摆在别的事情上，身体所有的功用只是为着一件事，就是要赛跑，并且要跑第一。

二十五节接下去又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他们尚且这样约束自己；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难道我们可以不约束自己么？这里所说的「能坏的冠冕，」是指当时希腊人用鲜花扎成的冠冕说的，这一种冠冕至多三五天就凋谢了，但是赛跑的人还得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有盼望得到这个能坏的冠冕。保罗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要注意保罗所说的比较：他们是在场上跑，我们是在世界上跑；他们是身体的跑，我们是事奉神的跑；他们在那里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得着赏赐，我们如果都跑，我们都可能得着赏赐；他们所得的奖赏是能坏的冠冕，我们所得的奖赏是不能坏的冠冕。这些对照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有一个是一样的，就是二十五节所说的「诸事都有节制，」身体的受约束是一样的。他们身体受约束，作一个在场上赛跑的人；我们身体受约束，作一个传福音的人。目的虽然不同，但是身体的受约束并没有分别。在赛跑的事上身体要受约束，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身体也要受约束。

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说出保罗的跑不是没有目标的，他知道他要跑到那里。他说「我是攻克己身，」所以他的斗拳不像打空气，他是打他的身体。我们要把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连起来看。二十六节是说出他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不是人指东他就向东跑，人指西他就向西跑，他奔跑是有一定的方向的；同时，他斗拳也不是打空气。二十七节马上指出，他是「攻克己身，」他是打击自己的身体。在前面已经说过，「攻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打，」而且是打得脸上青一块黑一块的「猛击。」是厉害的打，不是普通的打。普通的打，不会打得发青发黑。保罗这样厉害的对付他的身体，目的是要叫他的身体服从他自己。保罗所说的「叫身服我，」意思就是使我的身体作我的奴仆，也就是说，使身体不能放纵，使身体能受我的支配。

所以，目的是要「叫身服我，」手续乃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目的就是要「叫身服我。」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不能得胜的话，那你宁可再学三年、五年，等你学会了才来作主的工作。所有事奉神的人，都必须学会使身体听话。圣经给我们看见，为主作工像赛跑一样，虽然你很喜欢事奉，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不听话，那就没有用。作主的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不要以为人喜欢到讲台上去讲一点道，那一个人就是事奉神的人。没有这件事。保罗在这里的话给我们看见，必须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人，才能出来事奉神。如果你的身体还不能听你的话，那你在神面前还需要好好的学习。你不要以为只要有一点意思愿意为主作工就行了。主的工人必须攻克自己的身体，叫身体听他的话才行。如果身体不听他的话，那就没有多大用处。



那么，什么叫作「叫身服我」呢？要知道什么叫作叫身服我，必须先知道到底身体的要求是什么。身体有它的要求，我们在这里稍微题起几个具体的例子，像饮食、休息、睡眠、舒适、衣服、生病时的照顾等等，都是身体的要求。「叫身服我，」意思就是在工作有要求的时候，在场上赛跑的时候，我因为平日是攻克己身的，所以就能使我的身体听我的话。如果平日是放松惯了的，那么等到赛跑的时候，脚也不听话，手也不听话，肺也不听话，什么都不听话，就不能应付赛跑的要求。要使身体能听话，那是需要长期训练的，不然的话，临时就不要想身体能听话。

如果你平日缺少这个训练，你没有攻克己身，没有对付过你自己的身体，那么到了需要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不能服你。当你要作工的时候，你就看见不行，因为身体的要求你不能解决，你自己管不了你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灵命好了就能作工，还得问你的身体到底如何。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不是问你身体好不好，我们乃是问：你的身体听不听你的话？你能不能叫你的身体服你？你如果不能叫你自己的身体服你，你就不能在传福音的路上事奉神。这一个训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有些属灵的问题是可能一下子解决的，但是「攻克己身」也许需要三、五年、十来年才能解决。身体放松惯的人，更需要花工夫学习严格的约束自己。

例如：身体需要睡眠。睡觉没有错，睡觉也没有罪，并且睡觉是身体合理的要求。神特意造了晚上给我们去睡觉，这是应该的。人不睡觉，怎么能工作呢？但是，如果我们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话，那就需要不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暂时不睡觉，这个叫作「叫身服我。」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每天八小时的睡眠，这样照顾自己的身体是应该的；但是，因为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缘故，好像我打我这个人，一下一下的打，打到我的身体能听话，如果今天我要不睡觉，我就能不睡觉。主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一夜，祂明明对那三个门徒说，「你们…和我一同警醒，」可是结果他们都睡着了，主就对彼得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么？」（太二六 38，40。）主要他们一同警醒，但是他们睡着了，他们连警醒片时都不能。难道睡觉有错么？没有错。睡觉是合理的，睡觉是应该的。但是，当主有要求的时候，如果那个「应该」不能克服，那就拦阻神的工作，关闭神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人无论如何非睡觉不可，他就不能事奉神。这并不是说，事奉神的人就得天天晚上不睡觉，如果这样，那么他是天使了。你不是天使，你还是需要天天晚上好好的睡，不过，因为你学习跟从主，学习攻克己身，在有必要的时候，你也能够一夜、两夜不睡觉，这就叫作「叫身服我。」

什么叫作赛跑？人活在地上，有没有天天赛跑，时时赛跑的？我们知道走路是平常的，赛跑不是平常的。走路是平常的要求，是天天一步步的在那里走的；赛跑不是天天的，赛跑要求我们跑得比普通的走路特别快。身体普通的功用是叫我们能走路，可是赛跑的时候是需要特别用力的跑，需要把身体普通的功用变作特别的功用，需要叫身体能够听话。赛跑要求身体在普通的功用之外再加上特别的功用。赛跑对于身体有额外的要求。普通走的时候没有要求这么多，赛跑的时候才要求这么多。照样，在普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睡觉八小时，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工作非多作四小时不可，那我就只睡四小时，这个叫作赛跑。赛跑的意思是说有例外的要求。那三个门徒不能警醒片时，主说他们的原因何在，就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太二六 41。）肉体如果软弱，灵愿意有什么用。灵固然愿意，肉体却睡觉，这个与灵不愿意，肉体也睡觉是一样的没有用。光是灵里愿意还不够，还得身体也愿意才够。如果身体不愿意，如果身体在那里睡觉，那就不是「叫身服我，」而是身体不服我。如果身体不服，那你说「灵愿意」也没有用。这并不是说身体是罪的根源，也不是说身体是一个累赘；这乃是说因着事奉神的缘故，有时候我们对于身体有额外的要求，要使身体能顺服这个要求。这就是「叫身服我。」我们要学习叫身体不只光是应付普通的要求而已，有一天遇有例外的要求，它也能够例外的供应。



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尼哥底母夜里来找祂，祂能够不倦的接待他。祂曾好几次整夜的祷告。这些事都是使睡觉发生问题的。当然，我们并不赞成神的儿女常常整夜祷告，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学习事奉神的人连一次整夜祷告都没有，那也是可羞耻的。常常整夜祷告是不应该的，如果你常常整夜祷告，那是你走错了路。但是我们要说，学习事奉神的人，学习了十年、二十年，连一次整夜的祷告都没有，那是希奇的事。我们不是要走极端的路，我们并不提倡常常整夜祷告，如果人常常整夜祷告，结果不是把身体弄坏了，就是把神经弄坏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赞成白天不祷告，而常常夜里不睡觉去祷告，这是不正常的事。但是我们要说，如果我们作工的人，连一次整夜的祷告都没有，那是有问题的。

赛跑并不是天天的事，可是操练是在乎平日的。要操练到一个地步，身体不背叛，整个人的身体是听话的。如果这个操练从来没有过，如果你的身体从来没有约束过，那你到了作工的时候，睡觉是你第一要紧的事，睡觉成了你的主。别人不碰你的睡觉，也许你什么工都能作，别人一碰你的睡觉，你就什么都不行了。所以「叫身服我」是神的仆人所必需的操练。

「叫身服我，」意思就是在主有命令，主有安排，有环境要求的时候，我能够把身体的要求暂且摆在一边，我能够使我的身体有额外的供应，我能够不听我身体的话，我能够使我的身体服我，听我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我是一个自爱的人，在工作上就没有什么用处。

再如：吃的问题。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常常顾不得吃饭而作工的人。祂没有把自己吃的问题摆在前面。这不是说主耶稣是一辈子不吃的人，祂平常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吃的。但是，当有需要摆在祂面前的时候，祂能够不吃。这就叫作身体的听话。我们不是非吃不能作工的人。可惜有许多人出去作工，如果没有吃，就不能作工。当然，饮食的确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身体，但是在有特殊要求的时候，我们要身体能听话，我们也可以不吃。我们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坐在雅各井旁，是午正的时候，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祂看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祂就向她要水喝，对她讲到活水的事。

我们没有看见那妇人将水给主喝。我们的主在午正的时候，该吃饭、该喝水的时候，向着一个心灵干渴痛苦的撒玛利亚妇人谈道，仔仔细细的告诉她，什么叫作活水。（约四 56。）这给我们看见，在该吃的时候仍然能够好好的作工。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饿了就不能作工，那就证明我们的身体不中用。我们不是要作一个走极端的人，不是要作一个常常不吃的人；我们乃是说，如果有例外要求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吃。饼不是那么要紧的，如果有一顿不吃，我是我身体的主，我的身体应当听我的话，我的身体不能要求到一个地步我必须听它。这就是「叫身服我。」

还有，马可三章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在那里围着主耶稣，甚至祂连饭也顾不得吃，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祂，说祂癫狂了。（20~21。）但是主耶稣却继续工作下去，并不是祂癫狂了，乃是因为众人有需要。当工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主能够把饮食摆在一边。我们要知道，凡是在作工的时候摆不下自己的，就不能作多少工。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总得有三分的过分，有三分的「癫狂。」在工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勒住我们的身体，不受饮食的支配，不是非吃不可的。

在圣经里面，相当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在有需要的时候，神的儿女该禁食。禁食，就是把身体合理的要求暂时停止一下。我们有时候需要好好的为着一件事祷告，就在神面前禁食。我们并不赞成基督徒每一个礼拜禁食三、五次，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十年、八年连一次禁食都没有过，那不是太好的事。主在山上的教训中，也讲到禁食，如果我们没有禁食，我们就缺了一个东西。禁食的意思也就是「叫身服我。」

再如：舒适也是身体所要求的。事奉神的人有时有一点比较舒适的生活，不能说这是错的，但是另一面，当工作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因为环境不舒适而身体不听话。如果身体不听话，那你就不能工作。有的弟兄姊妹常常迁居，不是因为有主的命令，乃是因为嫌原住的房子不好，感到不舒服。这样，舒服就成为他的路了，是舒服带领他走前面的路了，这样的人在神的手里没有用处。我们应当学习过这样的生活：当我们的主有安排的时候，当圣灵的管治在安排中给你有比较舒适生活的时候，你感谢神；但是，当主另有安排的时候，当你不能过舒适生活的时候，你的身体要听话，你仍得把工作继续作下去。我们不是走极端的人，所以在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比较好一点的生活，那是可以的，但是，在主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能走比别人更不舒服的路。有的弟兄姊妹只能过舒服的日子，稍微把他们的生活降低一下，就完了，这样的弟兄姊妹没有用处。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必须「叫身服我，」必须在任何的地方住都可以。「叫身服我，」意思就是在工作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比平常的生活再低多少也能工作下去。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只要环境一不合他平日生活的度数，他就退下去。这并不是说，平日生活较低的弟兄在主的工作有要求的时候就一定能过得去。有许多生活较低的弟兄，只要遇到环境要求他们过比平日更低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会受不了，这就因为他们爱自己，没有学会「叫身服我。」

再如：衣服的问题。不错，我们应当吃得饱，穿得暖，可是我们不应当太讲究衣服。施浸约翰对于穿衣是不讲究的，所以主告诉门徒：你们如果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那要到王宫里去看，不是在约翰身上看。可惜有许多弟兄姊妹太讲究衣服了，好像非有一定的标准不能

过日子。当然，我们不是要劝神的仆人都穿破烂衣服，因为穿得破烂并不荣耀主，所以我们应该穿得整洁，合乎身体的需要；但是另一面，到有需要的时候，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林前四 11）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好好的事奉神。如果神的仆人平日有操练，能使他的身体听他的话，那就不至于因衣服的难处而影响主的工作。

再如：疾病的问题。在身体有病的时候，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好像身体的要求特别多。有许多作主工作的人，爱自己爱到一个地步，只要身体有一点的疾病，就什么工都不作了。如果保罗也像他们那样，要等到眼病好了才作工，那恐怕他许多的书信都不能写了，至少加拉太书不能写了，因为加拉太书是在他眼病很厉害的时候写的，所以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呢！」（加六 11。）如果保罗要等到他眼睛好了再作事，那恐怕他不会织帐棚了，因为织帐棚也需要眼睛看。可是他白天作工，晚上织帐棚，并没有因眼睛有病而停止。如果提摩太要等到胃病好了再作工，那从保罗之后接下去的工作就中止了，因为提摩太的胃病是一直继续下去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习一件事，一面我们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另一面在工作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爱惜自己。在有工作要求的时候，我们要把病的要求摆在一边，先来答应工作的要求。不错，病了是应该休养的，但是有工作要求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病的身体也得听话。我们总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工作的条件。我们自己的身体如果不能用，我们用什么来作工呢？一个事奉主的人，如果他病得相当重，如果主对他没有特别的要求，那他尽可以去很好的养病，教会知道该对他怎么作，同工的弟兄姊妹也知道该对他怎么作，但是，如果有工作的要求，如果主有命令，那就不能受疾病的限制。我们没有空生病，我们能够把病暂时摆一摆。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不只疾病是这样，还有疼痛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感觉疼痛，甚至痛到好像越过我们的身体所能忍受的，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照着身体所需要的有适当的休养或治疗，可是，当主为着祂的工作有要求、有命令的时候，虽然感到疼痛，我们还是不能停下来。我们的身体总应该听我们的话。有时候，我们需要仰起头来对主说，「主，再一次还得叫我的身体听话，再一次它所要的我不能给它！」还有性欲的问题也是这样。性的要求并不是必须给它满足的，我们应当学习把主的工作摆在前面。

我们稍微来看一点保罗的情形。林前四章十一至十三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作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请注意十一节的「直到如今，我们还是…」这几个字，这里有继续的意思在内。这给我们看见，保罗的身体一直听保罗的话，这些困难拦阻不了他。保罗在林前六章，从十二节到末了，题起两件事：一件是食物的问题，一件是性欲的问题。他在那里指出，人没有需要必须跟着身体走。无论在性欲的事上也罢，在食物的事上也罢，都不是必须跟着身体走。到第七章，他就相当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对于性的事情，人不是必须跟着身体走。到第八章，他又给我们看见，对于吃的事情，人不是必须跟着身体走。

所以，什么叫作「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意思就是：我攻克自己的身体，我「打」我自己的身体，使它不能不听我的支配。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出去作工，如果你要走在事奉神的路上，那就有许多的时候要约束你身体的要求。当工作有需要的时候，当工作需要你拒绝自己身体的要求的时候，你能不能拒绝？当然，一切人生的需要，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给我们的，身体可以有它合理的要求，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件东西使你不能好好的事奉神呢？

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可以放松身体的要求。要知道，放纵和照顾完全是两件事。我们可以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另一面还得管住自己的身体。「攻克己身」并不是肚子饿了定规不给它吃，「攻克己身」乃是肚子饿了不给它吃也可以。另一面，仍可以照顾自己的身体。可是，如果你素常是非吃不可的话，那你一摆在工作上，遇到你的食物不如你平常的食物那样好的时候，你就不能工作了。我们不赞成禁欲主义，我们不承认身体是罪的根源。我们承认身体的要求是神所放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承认身体是圣灵的殿。但是，我们不能非跟着身体的要求走不可。这并不是要我们常常不穿衣服，常常不吃饭，常常不睡觉。如果可能，我们还是要穿，我们还是要吃，我们还是要睡。

但是另一面，攻克己身的叫自己吃，和不攻克己身的叫自己吃，完全是两件事。攻克己身的人去睡觉和不攻克己身的人去睡觉，完全是两件事。今天的难处，就是有许多弟兄姊妹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完全放松的。如果你不能严格的管理自己的身体，那只要在工作上一有试炼，你就会不平，你就会埋怨，你就会跑掉。因此，我们要在神面前忍受，要对主说，主阿，我所遭遇的难处，远赶不上你在地上所遭遇的。主是从至高降为至卑，我们今天不是从至高，也没有降为至卑。我们要说，主阿，我们是远赶不上你。我们要学习接受一切对于身体的限制。

有的人在身体上是放松过久的人，这样的人需要多花工夫学，盼望在最短的期间能够把自己带到工作里面。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不能胜过，那就不能作神的工作。没有「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人，一上场就不能跑。我们必须记得，福音的工作像赛跑一样，如果你在平日没有操练，如果你的身体不服你，那么，当神对你有额外要求的时候，你就不能应付，不能跑。赛跑，就是对于身体额外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放松自己的身体。

被神大用的仆人，都是被神管住的，都是特别管理自己身体的人。如果身体管不住，那么额外的要求一来，就只能倒下来。但是，所有特别有价值的工作，都是在有特别要求的时候作的。如果我们在有特别要求的时候不能作工，那我们有什么用处呢？不要疏忽，不要放松身体，总得紧紧的管住，严格的管住。不睡就不睡，不吃就不吃，不舒服就不舒服，工作还是作，身体总得听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带着这个身体出去作工，即使身体有疾病，有疼痛，这个身体还得听我们的话。

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话，是何等的大呢！」他是作得越过他所能作的，在这里我们摸着我们的弟兄，他在那里勉强作他所不能作的事。历世历代，所有灵的出现，都是这样出来的。神的仆人如果平日身体强健，环境顺利，睡眠充足，营养丰富，遇到有需要的时候，却是身体不能听话，那就没有用。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换句话说，我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从赏赐里落下来，得不着主说「好，我的仆人。」我们必须记得，自爱的人绝不能事奉神，生活放松的人绝不能事奉神，管理自己不严的人绝不能事奉神。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事奉神的话，就必须天天操练自己，约束自己，管理自己。因着我们爱主的心这么强的缘故，身体非听话不可；因着我们的灵这么强的缘故，肉体不能软弱；因着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么强的缘故，这必死的身体非活过来不可。我们要被带到一个地步，身体只能听我们的话，身体不能拦阻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好好的作主的工作。

## 第 5 章 殷勤不懒惰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一个作主工作的人的个人生活如何，常常可以断定他能不能出来作工。在事奉的路上，我们看见有好些年年轻的弟兄爬起来，很有用；从他一起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好的种子会开花，会结果。另外我们也看见有的人相当的自负，认为自己还是不错的，结局我们看见他在这条路上没有过多少日子就倒下去。他不只没有用处，并且大大的羞辱主的名，因为他所走的路是宽广到不能再宽广。我们也看见有的人在起头的时候，没有特别的点显明，但是到了后来，越过越显明他在神面前的价值。你要问说，到底为什么？我们就要顶直的说，每一个被神用的人，都有他基本的构造，基本的性情。有了这些基本的性情，他就能成为有用的人；没有这些基本的性情，他在事奉的路上就没有用。一个人也许在好些方面都行，但是如果他缺少这些基本的性情，这个人就是要出去作工，就是他的心要作工，他那个人却不能作工，他的工作无论如何作不好。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作工的人，自己的身体管不了，而能够作工的。你作别的事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事奉神的路上，我们还没有看见一个不能约束自己身体，叫自己的身体听从他自己的人是有用的。我们也没有看见一个人没有受苦的心志而能够作工的。我们也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是不会听话的人，他在那里能够事奉神的。所有事奉神的人，总是有这些基本的性情。

换句话说，他是有这些资格的。在神面前，神怜悯他，给他有这些情形，叫他能好好的事奉神。所以事奉神的事实在不那么简单。外面的人需要有拆毁，也需要有建立。如果你这个人不行，在许多事情上随便，在许多事情上放松，你这个人要出来作工就不行。许多人不能好好的事奉神，不是他的技术，知识，道理有问题，乃是他这个人的性情，性格有问题。许多人的耽误就是耽误在这里，他们因此不能作工。所以我们要学习听弟兄的话，要学习自己在神面前谦卑，也要学习自己在神面前求，有许多点要在神面前彻底的对付。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些性格的操练。如果你的性格、性情不让圣灵作一番很重的工作，那可以预料你所作的工作不会有多少的结果。这些基本性格的操练，是一个也不能漏的。你有这些，你就能作主的工，你没有这些，你就不能作主的工。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把这些事一件一件的花时间来对付。

现在我们还要来看一个问题，就是要殷勤不懒惰。

马太二十五章十八至三十节：「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殷勤不可懒惰，也是作主工作的人一个基本的需要。主耶稣在这里相当清楚的指给我们看，这一个仆人基本的难处是这两点：一是「恶，」一是「懒。」「恶，」是因为他说我们的主「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去注意它。另一点，这个仆人是「懒」的。当他把银子摆到地里去的时候，他的心所想的是「恶」的，他的手所作的是「懒」的。他心里想主人是怎样的主人，那个思想是恶的思想；他所该作的不作，却把银子埋在地里，这样的行为没有别的，就是懒惰。我们在这里要注意，这个懒惰的性格是许多人最大的难处。

懒惰的人，是不会找出事情来的。他即使看见了事情，也盼望没有事情。有许多基督徒都是抱着这个态度——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大工作化小工作，小工作化没有工作。他们就是抱这样的态度。凭经历来说，在工作上，只有一种人有用处，就是殷勤的人。懒惰的人是最可恶的。有一个弟兄说，懒惰的人，连撒但都气他没有用。箴言十九章二十四节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人一懒惰，就什么事都不肯作。为什么不肯作？因为怕累。手放在盘子里，懒惰人就不肯撤回去。要吃，不能不吃，但是他盼望最好有别人把盘子里的食物送到他嘴里去。世界上有一种人是没有用的人，那就是懒惰的人。懒惰的人，神不用他。弟兄姊妹，你那里看见一个神的好仆人是懒惰的人？所有能被神用的仆人，都是辛苦的、劳碌的在那里事奉神的，他们不让自己的时间空花掉，也不让自己的力量空花掉。那些天天盼望休息、调养的人，不像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过不来懒惰的生活，他们都是抓紧着时间过日子的。

我们看新约里的使徒们，从彼得起一直到保罗为止，我们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一根骨头是懒惰的么？我们找不出他们有一点懒惰的意思，他们没有任何的意思要白花时间。他们都是辛勤劳碌，尽力找机会事奉神。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四 2。）不管得时也好，不得时也好，都要传道。在得时的时候要勤劳，在不得时的时候还是要勤劳。事奉神的人是得时作，不得时也作。这是非常的殷勤。使徒们都是非常殷勤的，你试试把保罗的工作作作看，也许你作到八十岁，还只作了他的十分之一。我们必须看见，神的仆人都殷勤的。我们只要看保罗所作的，就能看出他是何等勤劳，真是从来没有一点懒惰在他身上。他若不是到各处传福音，就是与人辩论，或者讲道，或者写信，甚至于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还写书信。那些摸着最高属灵的事的书信，乃是在监牢里写的。虽然他自己是受捆绑，被关在监牢里，但是神的话还是不受捆绑。保罗真是一个殷勤的人，像他的主一样，一点不懒惰。

在新约圣经原文里，有三个希腊字都可译作懒惰：一个字是「阿高斯」，另一个字是「诺思若斯」，还有一个字是「奥克内若斯」，这三个字都是懒惰的意思。在我们中文圣经里，这三个字的译法有好几种：有的地方译作「懒惰，」（提前五 13，罗十二 11 等，）有的地方译作「懈怠，」（来六 12，）有的地方译作「闲，」（太十二 36，二十 3，6，）有的地方译作「闲懒，」（彼后一 8，）有的地方译作「为难，」（腓三 1，）有的地方译作「不。」（来五 11。）在其他的译本里，除了译作「懒惰、」「为难」以外，还有译作「荒芜，」（彼后一 8，）「慢。」（多一 12。）「阿高斯」也好，「诺思若斯」也好，「奥克内若斯」也好，这几个字的意思是「慢，」是「延迟，」是「犹豫，」是「闲，」，是「为难，」或者根本就是在哪里「不，」「不跑，」「不工作。」懒惰的意思就是有许多事情根本不作，有事化无事。从前有一个好笑的故事，说到有一个看门的人，他的责任是听见有人在外面敲门铃他就得去开门。一天，有人在外面敲门铃，他却不去开门。别人问他：「你怎么不去开门？」他回答说，「盼望他不敲了就好了！」人在那里叩门，他却盼望人不叩。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人！可惜得很，许多弟兄，许多姊妹，在神的工作上也是这样，他们在那里盼望没有事情。就是事情摆在那里，他们还是盼望最好没有事情。他们所想的是：如果没有这件事，那感谢神，这件事用不著作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懒惰！」

什么是懒惰？懒惰就是在那里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把一件事情慢慢的作，一天可以作得了的，作它十天，一个月可以作得了的，作它三个月，慢慢的来，这一个就是懒惰。这一个字，在有的译本中，有的地方译作「徘徊。」（太二十 3，6。）徘徊的意思就是要走又不走，不走又想走，下不了决心。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字在有的地方也译作「为难，」那就是腓立比三章一节，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有的弟兄姊妹，只要事情一摆在他身上，他就懒惰，他就觉得为难，他就长吁短叹，在他看来这件事是不知道多难的事，他觉得是一个很重的重担摆在他身上。可是，保罗并不是这样。

虽然他是在监牢里面写这封信，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写信出来，的确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保罗在那里写腓立比书，勉励弟兄「要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按环境说，是的的确确为难，但是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他不懒惰，他不觉得难，他觉得是容易的，他不知道偷懒是怎么一回事。从他身上我们能看见，神所用的人都有那一股的劲，都不偷懒，都不觉得难。

有许多弟兄姊妹在事奉神的事情上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们看见事情就害怕，就作难。他们总是盼望事情越少越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作最好不作。他们没有殷勤的性格。实在说来，如果我们是一个懒惰的人，不要说我们不能作神的仆人，就是作人的仆人也是不能的。有许多弟兄姊妹所以不能作神的仆人，就因为他们都是懒惰的人。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神的仆人，」好像在他们上面没有人能管他们，弟兄姊妹也不能管他们，谁都不能管他们，他们自以为是在那里作神的仆人，这样的人，如果给他们换一个主人，那就马上显出他们的不行，因为他们什么事情多是马虎过去的，人不能容让他们这样。

所以，我们的性情，生活，必须操练到不怕麻烦，喜欢事奉，喜欢为着神的子民费财费力，喜欢勤劳，喜欢下手作事。否则，不配作神的仆人！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徒二十 34。）这两只手实在好，这两只手一点不懒惰，白天作，晚上作。这样的人是神的仆人！

什么叫作殷勤？殷勤就是不懒惰，就是不怕事情。殷勤，就是不让有事情变作没有事情，反而要使没有事情变作有事情。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工作里，如果不是我们去找事情的话，那就的确可以作一天休息两天了。在神的工作里，我们绝不能作一个碰着有事情才作的人。如果要碰着有事情才作的话，那已经不是一个殷勤的人了。殷勤的人是不会空闲的，他就是一直在那里找事情作，总是在神面前思想，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仰望，在神面前考虑，找出事情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有事情了。如果我们只是「奉行故事，」那「故事」是会越过越没有的。

我们盼望在工作上，因为我们是事奉神的缘故，能够在那里发现事情，找出事情来作。我们要在神面前多祷告，多仰望。我们是在那里看，看见有一件事情要作了，就去作。我们在那里再等候，再仰望，找出来又有一件事情要作了，就再去作。接下去，我们再求神的旨意，看见又有事情要作了，就再去作。这才叫作事奉神。主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约五 17。）我们绝不能把这两句话改作「我父休息直到如今，我也休息。」懒惰不是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问说，「主阿，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作？」在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以后，主对门徒说了一句话相当特别，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四 35。）如果照主门徒的计划，那还得等四个月才能收割；但是，照主的计划，今天就是收割的时候了。照人的估计，还得等四个月才收割，但是主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举目观看的人，所以事情都拖到四个月以后才作。今天许多人都躲在家里，许多人不往神的路上走，许多人的眼睛都不在那里看神今天作什么事。上一节主耶稣对他们说，祂所作的是祂的父差遣的；这一节就给他们看见说，要常常举目观看。你不举目，就没有事情。



所以工作的问题是殷勤的问题，是不懒惰的问题。并不是说，手里有多少就作多少，乃是要举目去找事情作。有许多事情，神在那里动，你的眼睛要举目找出来。你要举目观看，看在这里有没有庄稼，庄稼熟了没有。你要看，你就有事情作。可是希奇，有许多人竟会空闲着好像没有事情作！有意思要作事情的人，总在那里找事情作；没有意思作事情的人，就是怕事情发生。殷勤的人总是等候在神面前，他一没有事情作，就去等候在神面前，看还有什么事情要作。他总是找机会去作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某人真是不应该，外埠有这么多弟兄来这里，他都不花一点工夫与他们有一点交通。」另外一个弟兄说，「你为什么告诉他？」他说，「这还用告诉么？」这句话再对也没有了。事奉神的人应当等候在神面前找事情作。当然，这并不是要故意去忙，故意去乱；这乃是说，事奉神的人应当到神的面前去寻求，应当举目观看，常常有这个举目观看的习惯。你没有空的时候，神不把另外的担子交给你；你稍微一空，就应当问主说，「主，你要我作什么？」只要你一举目，你就会看见在这里有许多人需要你去服事。

谁一直没有事情，没有别的缘故，就因为他平常是懒惰的，作人是懒惰的。他这个人就是懒惰的人，一件事摆在他手里，别人一天可以作了的，他十天还作不了，他不想作事情。弟兄姊妹，你总得主动的去找事情作，如果你没有在神面前寻求，没有在神面前祷告，没有找出事情来，那你是一个懒惰的人，不能作多少工，即使再过五年、十年，你的工作还是不能作多少，这是一定的。

作主的工，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在神面前眼睛是非常明亮的，一有事情，就知道这个该作，这个该动。如果没有这一个，那有什么工作好作呢？我们的灵要从神那里有感觉，如果感觉不敏锐，那就作事迟慢。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举目观看。」不要凭着人所说的，以为「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要听主的话，「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希奇，天天从田里经过，眼睛还没有看见，还说要等四个月！天天从那里经过，还没有看见在那里该作什么事！你的手已经碰着了该作的事，还不知道那些该作的事，这是希奇的事。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被神用的人是懒惰的。能被神用的人，乃是肯花力气的人，找事情作的人，总不肯放松的人，总是一天作得了的事不摆在两天作，总是舍不得时间的人。凡把时间放松的人，在神的手里没有多大用处。有许多人需要别人去拨动他们，像钟一样要人去拨动，别人推他们，他们才动，不推就不动，这样的人在神的工作里是不行的。无论在那一个地方，如果有弟兄是肯花力气的、殷勤的，就都有结果。有的地方，神所以在那里大大的工作，就因为有许多人在那里殷勤作工；有的地方，神的工作越作越萎下去，就因为有许多人在那里偷懒。我们没有看见懒惰的人被神用过。工作作不好，许多时候就是因为人懒惰。

「殷勤」在希腊文里是「斯抛待」，「斯抛达梭」中文圣经除了译作「殷勤」（罗十二 8，11，林后七 11，八 16，来六 11，彼后一 5，10，三 14）以外，有的地方译作「热心，」（林后七 12，八 7，8，加二 10，）有的地方译作「赶紧，」（提后四 9，21，多三 12，）有的地方译作「尽心，」（犹 3，）「极力，」（帖前二 17，）「竭力，」（弗四 3，提后二 15，来四 11，）「尽心竭力，」（彼后一 15，）也有地方译作「急忙。」（可六 25，路一 39。）从这些不同的翻译中，我们也能领会到「殷勤」包含些什么意思。罗马十二章十一节正好把「殷勤」和「懒惰」摆在一起，就是「殷勤不可懒惰。」换句话说，不殷勤，就是懒惰。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一个人也许要当作十个人、一百个人用才好。如果事奉神的人再懒惰下去，那就工作不能作了。如果我们这些人是懒惰的人，如果十个人只能当作一个人用，那我们怎么能应付工作的需要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殷勤的性情。事情到底忙不忙，那还是第二个问题，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性情必须殷勤。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是一个尽心竭力找事情作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要我们故意在那里忙乱着，故意忙乱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殷勤，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是一个不怕事情的人，是热心的在那里事奉神的人，是灵里火热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总是找事情来事奉神。这不一定在动作上表现出来，但是，要在我们的品格、性情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的性情是懒惰的，那即使一天忙十二个钟点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过些日子就了了。必须性情是殷勤的，不懒惰的，才有用处。有的人能勉强自己作两个钟点的事情，但是他那个人还是一个懒惰的人，还是一个怕事情的人。他一天到晚祷告，盼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最好一点事情都没有。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祂到世界上来是寻找人，找出事情来作。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丧失的人。」祂不是来遇见人，而是来寻找人。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有这样的性格才有路走。

彼后一章五至七节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这个叫作殷勤。彼得在这里说了七次「有了…又要加上…，」这给我们看见，殷勤的人总是加上又加上的，总是不了的。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养成这种性情。有了这一个，又要加上那一个，总是一直不了，一直再加上去。我们在神面前要这样去顶，才顶得出东西来。如果我们的性情是游手好闲的，那就无论到那里去都没有路。有的人在工作上根本一点责任都没有，一点不觉得重担在自己身上，没有想要把工作作好，没有想要把工作作大，没有想要神多得着人，没有想要把主的福音扩展到地极，他什么都能挨得过去。这样的人，神怎么能用他？今天看见一个人没有得救，他看作平常，明天看见一个人没有得救，他又看作平常，这样的人怎么能作工？神所要得着的工人，就是那种不肯了的人。有了还要加，有了还要加的人才能作主的工。我们再读彼后一章五至八节的话：「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对我们说要分外殷勤。怎样殷勤呢？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这样，就不至于懒惰了。

换句话说，懒惰这个东西是必须用殷勤去对付的。殷勤是怎样的呢？殷勤就是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总是觉得不够，总是不就算了，总是不就停了，一直作到一个地步，充充足足的作到一个地步，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弟兄姊妹，我们要用这么多次的「有了…又要加上…」去对付懒惰。我们要注意彼得的话。如果是我们讲殷勤的道说，你们应当殷勤，有了这个还要加上那个，也许说一次就了了。但他是一直说，一直说，从五节一直说到七节。彼得是给我们看见，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充充足足的有了那些，才能够不懒惰，才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使我们在性情上有改变，叫我们作一个乐意作事情的人，作一个找机会事奉主的人，而不作一个懒惰的人。

彼得还不停在这里，他在下面还说一句话；请看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事。」我们在前面已题过，这里的「尽心竭力」在原文与「殷勤」是同一个字。彼得要殷勤的叫他们记念这些事。也许彼得看懒惰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要殷勤的叫他们记念这些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殷勤的事奉神，勤快的事奉神，有机会就作。我们的性情，脾气应该是殷勤的。要作事情的人，不只他的手脚要作事情，他的心也要作事情。如果你没有殷勤，你在工作上就没有用处。在神面前真理知道得最清楚的人，如果是懒惰的人，也一点没有用处。所有怕事情，不想背负事情，不想作事情的人，都不能事奉神，都不能作工。

提摩太书和提多书，都是讲到工作的书信。提后四章九节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这里的「赶紧，」在希腊文里与「殷勤」是同一个字。人殷勤就赶紧的来，不殷勤就慢吞吞的来。保罗说，「你要殷勤的到我这里来。」还有四章二十一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这里的「赶紧，」在原文也是与「殷勤」同一个字。还有提多书三章十二节的「赶紧，」也是同一个字。可见在讲论工作的书信里，很着重这一个「殷勤」的意思。在犹大书里也是这样。「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3，）「尽心」在原文也是与「殷勤」同一个字。

保罗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常说要殷勤。林后七章讲到他们悔改的时候，他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林后七 11。）

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真要学习事奉主的话，这个人总得感觉自己的责任是重大的，外面的需要是迫切的，我们的时间是短促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就能殷勤，就能不放松。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的时间多短促，也不觉得外面的需要多大，也不觉得我们的责任多重，那我们在神的工作上不能作什么。这个重担应当压在你的身上，压到有时候你非工作不得过去，宁可不吃也得作，宁可不睡也得作，宁可不歇也得作，这样，你在工作上才有路走。如果你把休息看作最要紧的问题，把休息看作你生活基本的要求，那你在工作上不能作什么。

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是短促到不能再短促了，我们的责任是重大到不能再重大了，外面的需要也迫切到不能再迫切了。好像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对着一个将死的人传福音，气快要断了，机会不多了，在这里不能不拚一下了。如果我们慢吞吞的来，没有看见外面的需要，没有看见我们的责任，没有看见我们的时间，那我们在工作上就不能作什么。今天每一个神的仆人都得带着一个将死的人的心情来服事人。在这一种的情形之下，谁能不殷勤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起来，学习鞭打自己作一个殷勤的人。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光是有心事奉神是不够的。如果你懒惰，那就什么事情在你身上你都不能对付。你不要以为懒惰是一件小事。中文圣经把彼后一章八节的「懒惰」译作「闲懒，」我们不能懒，也不能闲。我们总得把自己打了又打，打到一个地步，给自己看见，我如果在神面前不是真的拚上命，不是天天拚上命，不是什么都摆进去的话，我不能作工，我没有用。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有人对主说，「我乐意为着主舍命，」但是他平日乃是一个懒惰的人，他什么事情都可以省一下，他把这一种性情、习惯、脾气带到主的工作里来，连工作也被他省得没有了！如果保罗每一次都要等到看见马其顿人请他的异象才去作工，那就使徒行传所记保罗的工作只有在马其顿一次的工作了。因为马其顿的呼召在那么多的工作里只有一次，其余的工作都是保罗在神面前背负重担而作的。

如果你要等到弟兄们来找你才工作，那你要一辈子摆在那里没有用。工作乃是我自己有负担，我知道时候的紧促，外面的需要是多大，撒但的工作是多猖獗，所以我不能不殷勤，我不能歇。懒惰，能把一个最有用的人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把一个丰富的人变成一个只剩下三分之一、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的人！所有认识神的人，有用处的人，都是殷勤不懒惰的人。

我们再回头看马太二十五章十八至三十节那段圣经。这里怎么说？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可能有两个罪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恶，一个是懒。为什么恶？因为想主是坏的。那一个恶，也许许多人没有。但是我们怕十个人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将有九个人需要承认是懒惰的仆人。那时候，主要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主看懒惰的仆人就是无用的仆人。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着什么神用一个弟兄？我们要看见，因为他是那样拚上，他是花了那么多时间，昼夜拚在里面。路是在殷勤里面，这路不是懒惰的人所能走的。需要把所有的都拚进去。

弟兄姊妹，懒惰的性格不解决，我们的工作不能作。人一懒惰，一个人就变作一半，等一等，一个人变作十分之一。今天认识神的人并不多，事情再慢吞吞的拖，再不勤快的作，工作能有什么路？我们不要看这件事不要紧，不要以为一个人殷勤不殷勤是小事。多少个已往的人，我们看见他们没有用，倒在路边，就是这样了了，就因为他们是懒惰的人。这些乃是我们的警戒。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把整个习惯变过来，把整个性情变过来。求神从我们中间把这一个懒惰除掉，我们不能作一个懒惰闲散的人。不然的话，工作就没有路。

我们应当严格的叫我们的身体听话，殷勤不懒惰。在工作上，懒惰的难处最普遍，可能十个人有九个是懒惰的。事奉神的人应该有一股劲，一直顶上去。所以，在圣经中，不是用马来代表事奉，而是用牛来代表事奉。因为牛的工作是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后天也是如此的，它老是这么顶住不放松的。如果今天高兴就作，明天不高兴就不作，今天天气好就作，明天天气不好就不作，那是永远没有结果的。如果一步又一步，一天又一天，老是这样作，总是不放松，那就必定能有结果。但愿神拯救我们脱离那么多的轻浮，那么多的糊涂，使我们真能像牛一样，在事奉神的事情上，抓住、接住、顶住，丝毫不放松，一直是那样殷勤不懒惰。这样，我们就有路。

旧约箴言，是讲懒惰讲得最多、最清楚的一卷书。在箴言的中文译本里，「懒惰」这个辞一共用了十七次。（六 6, 9, 十 26, 十二 24, 27, 十三 4, 十五 19, 十九 15, 24, 二十 4, 二一 25, 二二 13, 二四 30, 二六 13, 14, 15, 16。）在这十七次之中，从希伯来文「阿特赛尔」译出来的有十四次，其余一次是从「阿特斯拉」译出来的，（十九 15,）两次是从「雷密牙」译出来的。（十二 24, 27。）所罗门讲懒惰讲得相当清楚。

弟兄姊妹，懒惰这一个习惯，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养成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得过来的，如果我们不厉害的对付它，那要拖在我们身上一辈子不会了。不要以为听了一篇道就能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是经过许多年养成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性情，非在神面前厉害的对付，它不能了。所以，盼望平素特别懒惰的人要重重的对付。如果不重重的对付，那就不能作主的工作，因为在神的工作上，不能用懒惰的人。没有一个懒惰的人能把工作作好的，因为懒惰的人有一个性情，一看见事情就不想管，一看见事情就想省了，一看见事情就想最好没有。有了这一个懒惰的习惯，就在工作里没有盼望。所有神的仆人，都是多事的人，都是替自己找麻烦的人。有担子，自己摆进去顶；有难处，自己去找解决，不是去躲避难处。所有神的仆人，都是这样多事，不躲避难处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对付我们怕事，怕麻烦，遇到事情就躲避的坏习惯。这一件事，我们要严格的对付。懒惰的人，不能事奉神。

## 第 6 章 话语受约束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有许多人本来很可以被神大用，很可以摆在神的手里作神很有能力的器皿，但是，结果他们没有被神用，或者虽被神用，却不是很有能力的器皿，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说话不受约束。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话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漏掉能力的洞。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话像一个洞一样，能够把神的能力流出去，也能够把神的能力漏掉。你的话能够作流出神能力的出口，你的话也能够作漏掉神能力的漏洞。可惜许多人把神的能力漏掉了。

雅各书三章告诉我们，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样的水来，不能又发出甜水来，又发出苦水来。（11。）一个作主工作之人的口，应当发出甜水来，发出活水来，应当为着神传说祂的话。比方挑水用的桶，不能挑烧饭的水用这个桶，挑脏水也用这个桶。如果挑脏水的桶也用来挑烧饭的水，那就要危害人的健康，甚至危害人的生命。照样，我们的口如果在神面前是为着传神的话的，我们的口就不能随使用在别的事情上。如果你用这个口去讲许多不是为着神的话，那你就不能传神的话。许多人之所以不能被神用，或者只能被神有限的用，就因为从他们的泉源里发出了两样的水，有甜的水，也有苦的水。他们的口讲神的话，也讲许许多多不是为着神的话。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我们的口如果是奉献给主来传神的话的，那我们的责任就非常大。神的话要摆到我们的口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民数记十六章告诉我们：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攻击摩西、亚伦，他们也拿着香炉来到神面前。他们犯了罪，他们灭亡了。但是那些香炉仍是圣的，神晓谕摩西要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叫人锤成片子，包在祭坛上。（16~17, 33, 38~39。）所以，奉献给神的東西，一次被神用了，那个东西就永远成圣，不能另作别用。有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他能够一会儿讲神的话，一会儿讲撒但的话（谎言是属乎撒但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样。一个弟兄的口如果有一次讲过神的话，这一个口就要永远归于主。许多人的能力就是从他的话语里漏掉的。有的弟兄本来在神面前能够成为很有用的，可是就因为他有很多话不是为着神的，他在那里说的时候就把他里面的能力漏掉了。我们要记得，一个泉源只能发出一种水。如果你的口有一次说过神的话，就每一次你都得看见说，我没有权柄说不是为着神的话。我的口是圣的，是分别为圣的。一件东西一献上给神，就永远是神的，绝不能给了神又拿回来。如果拿回来，那就是巴兰的驴子，那不是神的先知。所以你要看见主的那一个话和你那一个话的关系。你的口是分别出来的口，你的口是归于神的口，你的口只能讲神的话。

何等可惜，有许多人在神面前本来很可以被神用，就因为他的口是一个大漏洞，一直漏掉神的能力，因此不能被神使用。一个口说出两种话，能力就漏掉。有许多人的难处，就是他的话多。传道书五章三节说，「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有许多人所以能力漏掉，就是因为话多。这一个也喜欢说，那一个也喜欢说，总是每一件事都有话说。他不只自己话多，并且也喜欢传话，把别人的话传来传去。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注意，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像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一样。特别是作神出口的人，神要用我们的口来传说祂的话，我们的口是分别为圣来事奉神的，是圣洁的器皿，我们要保守它像保守我们的心一样，不能让它随便。

神的仆人在话语上有好几点是应当注意的。

第一，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听见什么种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要小心。因为如果我们常常能听见什么种的话，就证明我们是什么种的人。有许多人不会把他们的事情告诉你，因为他们知道你不是那一种的人，告诉你也没有用。如果别人肯把某一种的话很容易的一直来告诉你，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也是这一类的人，告诉了你就会起作用。所以，什么人肯把什么一类的话一直来告诉你，就证明你是什么种的人。

第二，能够很容易的相信某一种话的人，他的性质也往往像他所相信的话一样。因为只有那一种的人，才能相信那一种的话。错听轻信，是因为眼睛不亮，是因为没有在神的光中。差了光，缺了光，就错误。所以，许多时候，听什么种的话是显出我们的情形有病，信什么种的话，也是表明我们的情形有病。有许多人，话还没有听见，心里先就相信，话来了，可欢喜，虽然这话是离奇到不能再离奇，但是他能够说的的确确是这样。所以，一个人能相信什么种的话，就表明他是什么种的人。

第三，听了，信了，还有一件同样性质的事就是传了。听了某一种的话，信了某一种的话，再把这一种的话传出去，那就不只表明他是什么种的人，不只表明他里面没有光，并且还表明他愿意别人也这样作，这是把他那个人也摆进去了。听某一种的话，那是别人在那里说；信某一种的话，那已经进到他里面去了；传某一种的话，那是他自己也摆进去了。许多人就因为这样，喜欢讲许多话，喜欢传许多话，把能力都漏光了，所以不能好好的作神话语的执事。

第四，说不准确的话。有的人是另外一种，他说话往往说得不够准确，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这一种一口两舌的人，是不能作执事的。（提前三8。）这一种人，东来说东的话，西来说西的话，当面说一种话，背后又说一种话。这样的人，在神的工作上没有用。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连舌头都勒不住，我们怎么能约束自己，怎么能事奉主？人必须约束自己，攻克自己的身体，才能好好的事奉主。我们身上有一个顶坏的肢体，常常把我们带到难处去的，就是舌头。话语的不准确，一口两舌，一会儿说这一个，一会儿说那一个，这显明他的性格是何等的软弱。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无法站住，在神面前没有能力。因为是那样的马虎，那样的迷糊，所以才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这是在性格上的软弱，太软弱！这一件事在作主工作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必须对付的事。

第五，故意一口两舌。有一种人的一口两舌，比上面所说这一种无知的一口两舌还要厉害，那是故意的一口两舌。有的一口两舌是无知的，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他觉得说「是」和说「非」差不多。在他身上，没有是非，是糊涂的。你问他这是黑的么？他说这是黑的。你问他这是白的么？他说这是白的。在他身上，什么事都不清楚，黑白分不清，他的人是马虎的，是糊涂的。这一种的一口两舌是糊涂的一口两舌。但是有的人的一口两舌是故意的，故意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这就不只是性情的软弱，乃是道德的败坏。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当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主耶稣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的时候，主耶稣反问他们一句话：「约翰的浸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就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他们回答主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是故意欺骗人。主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五37。）如果是，就说是；如果不是，就说不是；这才是光明诚实的。我如果在那里想想看，我若是这样说，人要怎么说，我若是那样说，人要怎么说，我就想在这里取巧，这不是作主工作的人所该有的存心和态度。如果是这样用心计的来说话，那么话语就是欺骗的工具了！我们宁可像主一样，有许多人要抓话柄来害祂，祂就不说。如果说，就得「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比这个多的，越过这一个的，都是出于那恶者。聪明的人在这里没有路。保罗劝哥林多人说，「你们…倒不如变作愚拙。」（林前三18。）罗马十六章十九节也说，「我愿意你们…在恶上愚拙。」因为在这些事情上聪明，在神面前就不能用，你怎么作都没有用。我们的智慧是在主的手里。我们不能一口两舌。这件事是许多人的难处。说话靠不住的人，在神的手里没有用处，这样的人出去作工，迟早要出事情。一个人如果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非，一会儿说对，一会儿说不对，一会儿说这样是可以的，一会儿说这样是不可以的，这样的人在神的工作上没有用。话语一直是活动的，话语一直是靠不住的，这样的人在神的工作上没有用。



第六，要对付听话。一个人即使有一点其他的恩赐，其他的长处，只要他话语不准确，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是一个大漏洞，光是这一个，就已经把能力漏得差不多了。何等何惜，有些为神作工的人竟变作一个传话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作工的人与人的接触比较多，听见人说话的机会也比较多，自己说话的机会也比较多，如果我们这些人在话语上没有受管教，没有受约束，那就很可能一面在那里传神的话，一面在那里播弄是非。如果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这一个约束，那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是一面在那里作，一面在那里拆。所以，在听话的时候，绝对需要神约束我们。有许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要把他们个人的事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尽量听他们说，我们应当作一个能听话的人，在那里找出他们的难处，来帮他们的忙。有许多时候，有人对你传话，如果为着工作上的需要，为着难处，为着对付个人的需要，也许你可以听一下。但是你听的时候，只要你里面觉得一亮、一明白，你就得停止，你就听到这里为止，你就可以对他说，「够了，可以停在这里。」如果你是好奇的在那里听，好像听故事、看小说那样，那是不对的。我们只要知道他的难处就够。我们只要里面一知道，一有相当把握，可以说，「弟兄，够了。」我们绝不应当有听话的情欲。人要知道事情，要听话，是有一种情欲的。人有一种的欲要知道事情，人有一种的欲要听话。但是，我们的知道事情，我们的听话，是有度数的，到了一个度数就行了，不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听话是为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听话是为着我们的办事情，是为着要对付弟兄姊妹的难处，到了某一个度数就够了，行了。

第七，要能被人信任。有的人把他属灵的难处告诉你，这是他对你的信任，因此，你不能随便说出去。除了在工作上的需要之外，你不能随便传。如果你在话语上没有受约束，就不能把你摆在主的工作上。神的仆人是许多事情的受托者，他必须看见他的受托是圣洁的，是信实的。这信托给你的话不是你自己的东西，这是你的职务上的事，这是你事奉神的事，所以你不能把它随便传说。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习看守、保护，不能把弟兄姊妹属灵的难处随便传说。在责任上，在神的工作上，在对付上有需要，那是另外一件事。多话是大损失，是最大的损失。话多的人，传话多的人，在神的工作上是绝不可托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受警戒，求神约束我们的话，叫我们不随便说话，不随便开口。一个人有没有约束自己，最明显的是看他的话有没有受约束，人受约束，人的话必定受约束。这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

第八，要注意谎言。前面所说的一口两舌，直转下去，就和谎言很近。凡用话语引导人产生错误的相信的，都是谎言。凡故意引人有错误的想像的，那就是谎言。有时候，在撒谎里头也可能没有假话，可是说法巧妙，会使人产生错误的相信，这也是一种谎言。所以我们要记得，讲话的诚实与否是在存心上，不只是在话语上。如果有一个弟兄问你一句话，你不能告诉他，你宁可说「我不说，」但是你不能欺骗他。假话是撒谎，叫人有错误的领会也是撒谎。我们是愿意人相信真的事，我们不能说出真的话来叫人相信假的事。神的儿女说话总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越过这个的，就是出于那恶者。主耶稣有一次对犹太人说很重的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八 44。）谎言是从魔鬼出来的，魔鬼从起头就是说谎的，一直到今天，他完全是说谎的。他自己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谎言如果也在神儿女的口中，特别也在作工的人的口中，那真是太不得了的事。有人竟然在那里撒谎，那真是差得太多了，那是基本又基本的事，十分严重的事！那是太重的事，太厉害了！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注意谎言的事。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话都对。有时候我们是要说真实的话，可是稍微不留意，就走了样。你注意它，还不容易准；如果你不注意它，放松它，那更不得了。人在那里约束自己来说实在的话，尚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如果不约束自己来说话，那更不得了。所以我们必须约束自己，注意自己的话语，一点也不能放松，否则不能事奉神。神不能用一个人一面为祂说话，一面为撒但传话。神绝对不能用这样的人。



第九，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不争竞，不喧嚷。」圣经预言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祂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祂的声音。」（太十二 19。）保罗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提后二 24。）这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争竞、喧嚷。喧嚷，总是粗鲁的表现。主的仆人，总是应当管理自己到一个地步，「不争竞，不喧嚷，」不和人争闹。声音多，乃是能力少的表示，至少表明管理自己的能力少。一个人的声音大到一个地步，连隔壁房子里的人也听见他的声音，这就不是主的仆人该有的情形。人在街上，听不见主耶稣的声音，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这个约束，就不只是不说谎言。有许多话的确确是对的，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争竞，不喧嚷。「主的仆人不可争竞。」我们可以对于一件事静默无声。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竟然会嚷起来，那是说明他里面的放松是何等的大，也许要放松多少年才能嚷起来。我们要约束自己，管理自己的声音，像主那样，街上没有人听见祂的声音。让我们学习在神面前约束我们的口，不能随便发声音，不能随便叫喊，不能随便喧嚷，不能随便争闹。这不是说，从今以后看见人就板起面孔不说话。我们还得自然，遇见人还得好好的说话，自然的说话。但是在声音上如果没有受约束，在工作上会有许多难处。盼望所有作主工作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都要嫩一点，细一点，不要那样粗鲁。我们的主就是那样的细，那样的嫩的人，祂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祂的声音，神的仆人应当让人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细嫩的。

第十，要注意存心和事实。说话是一件事，用意又是一件事。神的儿女不应该只注意话语的准确，而不注意事实的准确。我们宁可注意事实的准确，过于话语的准确。许多人老是注意话说得对不对，但是不注意那个事实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的话很小心的说，都说得很准确，我们还不一定靠得住。我们在神面前要注意事实的准确。如果事实不准确，就是话语准确，你在神面前也没有多大用处。有的弟兄姊妹，非常注意讲话，但是，我们不能相信他们。虽然我们有一次找出他们的话语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争话语的准确，而不管事实的准确。比方：一个弟兄，你心里恨他，那是事实。以事实来说，你心里恨他，可是你在路上遇见他的时候，你向他照旧点头拉手。他到你家里去的时候，你请他吃点心。他生病的时候，你去看他。他缺乏的时候，你送钱给他用，你送衣服给他穿。等到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你说，「你对于某人如何？」你事实上是心里恨他，可是你说，「我岂不是向他点头拉手么？他生病的时候，我岂不是去看他么？他贫穷的时候，我岂不是照顾他么？」不错，道理都在你这一边，律法的准确都有，话语也说得都对，但这还是撒谎，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姊妹非常注重手续，在手续上你没有法子找出他们一点错来，但是他们的心完全两样，这是不对的。说起来没有错，而事实并不如是，这是不对的。所以，当你开口对人讲话的时候，你如果光是注意手续上的准确，而以为是说直话，那你需要在神面前看见你的存心到底如何。这是话语背后基本的问题。不能以为话准就够，不能以为我待他好就够，不能以这些为凭据说，我没有恨他。我们是要看事实，不是要你口中所说的凭据。我们要讲实话，我们就要有实在的事实。事实不实在，话语都讲通了，那个话还是谎言。可惜有许多人就是在这一种情形里作人。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不只要顾到话语，还要深一点顾到存心，顾到事实。

第十一，不要说闲话。主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主在底下接着说，「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十二 34~37。）所以，神的儿女聚集在一处的時候，闲话还是少说为是。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问安，我们不要讲天气，讲花草了。问安等等的话是与作人有关系的，这个话可以说。至于闲话，那是说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与你没有关系的，那就不必说。你如果说闲话，主耶稣告诉我们：「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人所说的闲话，不只说一次，总是要说两次，今天说了，到审判的日子，还得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次。所有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都要重复说一遍，句句都要供出来。有一天你要看见，许多闲话是你说的，神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说话。

许多的笑话，轻浮的话，戏笑的话，我们都不能说。有的弟兄姊妹说几句聪明的话，或者你有一个小儿子，小孙子，你对他说几句快乐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所题到的「淫辞，妄语、和戏笑的话，」（弗五4，）都是轻浮的话，这些话都是我们应当完全拒绝的，我们不能说。

还有，讥诮的话也不应该说。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在那里讥诮主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祂取下！」（可十五36。）这就是讥诮的话。那些不相信主再来的人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后三4。）人会讥诮，有各种讥诮的话，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不应该出口的。

还有许多背后说人的话，论断的话，也是不该说的。至于辱骂的话，那是被革除的罪，是神的儿女所绝对不能说的。诸如此类的话，都要在神面前小心，都不能说。

一个作主工作的人必须说准确的话，在话语上一点不能马虎。因为只有在这一种情形里面，才能作一个为神传话的人，才能免去许多的难处。我们心里相当的难受，就是许多时候，作工的人话语不受约束，结果弟兄姊妹听他讲论断的话，听他讲故事的时候，都觉得有趣味，等到他传神的话的时候，就不尊敬他了。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和弟兄姊妹讲得很热闹，没有什么问题。不错，的确很热闹，但是等你传说神的话的时候，他们要觉得这和你讲的那些故事是同样的价值，人不重看你所讲的话了。有的弟兄讲一句话，人听；有的弟兄讲一句话，人不听。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人听他，不听我呢？话岂不是一样的么？是，神的话是一样的，可是他在平时所说别的话和你并不一样。让我们注意这件事，在别的话上不一样，那么，在神的话上虽然一样，但在神的话上的能力就不一样。因为在别的事情上你常常随便说话，不受约束的把话说一个痛快，所以当你来传神的话的时候，在听的人身上的力量就等于刚才你对他随便说话时的力量，等于那个放松的力量。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得，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样的水来，不能一会儿给人甜水，一会儿给人苦水。苦水总是苦的，苦味虽然可以冲得淡一点，但仍然是苦的。干净的水和污秽的水调在一起，不是污秽的水变作干净，而是干净的水变作污秽。许多弟兄的能力漏掉，并不是因为他们传神的话的时候传得不对，乃是因为他们在平时讲另外的话的时候讲得不对，所以在他们传神的话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他们。我们要记得，台上的话，是跟着台下的话。你在台下糊涂的讲话，台上的话会全部给你冲淡，甜水被你弄苦了。我们不必天天在那里预备上台的时候要讲什么话，我们却要天天在那里注意在台下讲什么话。如果我们天天不受约束，随便说话，讲不准确的话，讲颠倒是非的话，讲戏笑轻浮的话，甚至于在那里撒谎，那我们就不能盼望在事奉神的事情上能彰显出能力来。我们必须从约束自己的口起头，我们才能传主的话。

不只这样，说准确的话与读圣经也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圣经是最准确的一本书。全世界只有一种话是最准确的，就是神的话。我们若没有讲准确的话的习惯，就不能读圣经，更不能传圣经。有好些弟兄，照着他们那种说话的情形，不要想能读神的话。传福音是有一定性格的人才能传，读圣经也是有一定性格的人才能读。马虎的人根本不能读圣经，因为神的话是准确的，马虎的人把神的话都漏光了，根本就领会错了。

我们举一个例，来说明什么叫作准确。马太二十二章说到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他们来找主耶稣，问主一个难题说，「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撒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七个人中，那一个的妻子呢？」（25~28。）他们的意思是：复活是不可信的，最好没有复活；如果有复活，那真是麻烦得很，倒不如没有复活。所以他们来讲理，说有这样一件事情没有法子解决。主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么？祂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29~32。）撒都该人是读圣经的，但是主说他们不认识圣经。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随便说话的人，他们绝不会想到神说话是说得这么准的。主耶稣不引别的圣经节来证明复活，只引出埃及三章「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一句话来证明复活。这节圣经怎么是说复活呢？主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已经死了，以撒已经死了，雅各已经死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死人了，这样，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岂不是死人的神了么？但是，神不是死人的神。那怎么办呢？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今天虽然是死人，他必定要变作不是死人，以撒今天虽然是死人，他必定要变作不是死人，雅各今天虽然是死人，他必定要变作不是死人。死人怎么能够变作不是死人呢？那就必定要复活。亚伯拉罕要复活，以撒要复活，雅各要复活，因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主耶稣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撒都该人的问题，我们的主说话就是这么准确，给撒都该人看见他们是何等的不准确，何等的不认识圣经。

如果我们说话马虎，我们就看不见神的话的准确。马虎的性情，叫你不准，也不能准确，把准确的神的话都漏光了。圣经是说话最准确的一本书，它连一点一画都是那样准确的。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太五 18。）神所用每一个字的每一点、每一画，都是着重的，不能随便的。神说话是这样准确，所以祂的仆人也都要很准确的说话。弟兄姊妹，神说话从来不糊涂，从来不马虎，总是结实的，每一个字都是结实的，一点摇动都没有。如果你多读神的话，当你认识神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话连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一直注意这一点：凡是随便说话的人，都不能作神的仆人。随便说话的人，在弟兄姊妹身上要失去能力，他自己在神的话语上也根本不能应付。有的弟兄上台讲道真是难为人，你只要听他讲的道，就知道他是一个随便的人。随便的人必定讲随便的话，神的话摆在他面前，他就随便讲一阵。

他在台下是随便的，他在台上那里会谨慎起来？从来没有一个随便的人能读圣经，也从来没有一个随便说话的人能替神说话。我们要求神怜悯，实在要求神怜悯，叫我们能够说准确的话。有一个祷告，是弟兄姊妹应该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就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叫我们不随便，叫我们不作一个散漫的人，在话语上有漏洞，这也漏掉，那也漏掉，把什么都漏掉，把见证都漏掉。如果你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你就不能读神的话，你就不能明白神的话。我们读圣经必须找出事实，随便的人什么事实都找不出来。我们要学习很细心的说话，很谨慎的说话，才能看见神的话每一句每一字都准确。

每一个作神工作的人，总有他的特点，在神面前总有他特别的一部分，神要用他这特别的一部分。但是，在其他所有的事上需要平均，才能没有漏洞。如果有一个弟兄，除了他那特别的一部分以外，在其他方面出事情，那他的职事就要漏掉。我们在前几章所讲的要会听别人的话，要对于人发生兴趣，要有受苦的心志，要攻克己身，要殷勤不懒惰，都是我们应当具有最普通的条件。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缺少这些性格。现在我们所说的要约束话语，也是最普通的条件之一。随便讲话的人，绝不能准确的讲神的话。许多弟兄在神面前本来很有盼望，很可以有前途，但是因为随便说话，就把他们在神面前的能力漏光了。

你在神面前有多少属灵的价值，有多少属灵的重量，有多少属灵的用处，你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加以保守。你不能把神拣选你那个特别的一部分消耗掉，不能这里消耗一点，那里消耗一点。要在各方面把你所有消耗的漏洞都塞住，才能使你的职事被保守。职事的被保守，是作主工作的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然的话，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多少东西，作了多少事情，给我们这里漏掉一点，那里漏掉一点，结果都漏光了。我们连一句话都不能放松，要在神面前受对付，要在这些事情上受责备，受审判。弟兄姊妹，你光是得着那些积极的东西还不够，你还得留意保守那些积极的东西，使它们不漏掉。如果你不对付话语，那你必定会把那些已有的积极东西都漏掉。

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要发现，话语所给我们的破坏，也许会多过于许多别的东西所给我们的破坏。因为话语的破坏是不停止在我们的身上的，话语的破坏是要继续到别人身上去的。话语绝不停在这里，你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就会一直出去。有的弟兄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后来他想把那一句话收回来，但是，收不回来了。你可以懊悔，你可以求赦免，你可以仆倒在灰尘里懊悔说，「主，我话语说错了。」主的血也能洗净你，但是，血不能从世界上除去你那一句话。那句话要继续存在在地上。你可以向主认错，你可以向弟兄认错，主可以赦免你，弟兄也可以赦免你，但是，你那句话在地上还是会出去，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也许有的人没有受苦的心志，所以有难处；也许有的人不会听话，所以有难处；也许有的人懒惰，所以有难处；但是，话多的难处，比懒惰的难处更厉害，比不会听话的难处更厉害，比没有受苦心志的难处更厉害。因为话一多，你所散布的死亡就跟在你后面，一直走，不肯停。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件事非常严肃。讲话不能随便。我们要在神面前懊悔，因为有许多话从我们的口里出去，都是不结好果子的，有许多话从我们的口里出去，是专一有害处的。许多的话从我们的口里出来的时候都是闲话，但是这些闲话会在地上一直传布开来，它今天一点不闲。当你讲的时候是闲话，但是过些日子这个话是忙的，相当的忙，相当忙的在那里作工。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已往的一切，求神洁净，今天的，求神对付我们，真是像炭火一样焚烧我们。（诗一二〇2~4。）主如果对付你，叫你的舌头被烧过，叫你从今以后，话语不随便说，也许能够减少许多无可挽回的难处。有许多难处一发生就无可挽回。罗得可以悔改，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摩押和亚扪一直继续到今天。亚伯拉罕可以在懊悔之后生以撒，但是以撒已经有了一个仇敌。亚伯拉罕可以打发夏甲走，但是，那一个难处还是留在那里一直冤沉#话语一出去就不停止，话语所产生的难处也就不停止。所以我们不能不祷告主说，我们需要火来焚烧我们的舌头，叫我们的舌头不说闲话，叫我们的舌头不随便说话，叫我们的舌头不撒谎，叫我们的舌头从今以后能够作一个受教的舌头。当主能够约束我们的舌头不随便说话的时候，主要设立我们作祂的口。不然的话，从一个泉源发出两样的水来，总是不行的。你不能又有甜水，又有苦水。你说你要事奉神，你说你在神的工作上要有分，但是你不能一面要说神的话，另一面又说鬼的话。不能。我们在这里真是仰望主恩待我们这些人，结束我们这一种「自由」的口的历史，叫我们从今以后能够对主说，「主阿，让我所有的话都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像我所有的心意在你的面前蒙悦纳一样。」求主怜悯我们！

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约十七19。）每一个事奉神的人，不管你是在什么地位上，你要学习事奉神，你总得学习分别为圣。因着我们要服事他们的缘故，我们在话语上要分别为圣。说话的试探是何等大，有三五个人或者十个八个人在那里讲话，我们很容易调在里面去讲，那一个试探是大的。我们要学习分别为圣，我们不能混在里面，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不随便说话。所以，说话要受教，舌头要受教，舌头要被炭火烧过，你总不要把你自已摆在试探里面。当你遇到有好些弟兄姊妹在那里有不正当话语的时候，你第一件事就是要从那些弟兄姊妹里面分别出来。你一和他们混在一起，你一摆进去，你就掉下去。你要把你自已从这些事情里面分别出来，从这些人里面分别出来。每一次有这些情形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受试探，你不能进去，你总得有分别。我们相信，神会怜悯我们，会逐渐的建立恩典在我们身上。

## 第 7 章 性情坚固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主的工人还需要有一种性格，就是要性情坚固，或者说情感上坚固。有许多人在神面前是结实的，是坚固的；也有许多人在神面前是马虎的，是不结实的，是主见不定的，是随着环境而动摇的。有许多人的性情是不可靠的；并不是他自己不愿意可靠，乃是他那个性情不可靠，什么东西一碰他，他就变了，他在性情上不够结实。神要求事奉祂的人有坚固的性情，是结实的，是可靠的，是不能动摇的。

在圣经里，我们能找出一个很容易动摇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人就是彼得。我们读马太十六章十三至十六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约壹五章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至少他是碰着了神的生命，他才知道这件事。再读马太十六章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人和主耶稣在一起，人跟从主耶稣，人坐在主耶稣旁边，他还不能认识主耶稣是谁，需要天上的父指示，他才能认识。我们现在所要特别注意的是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必须看见，教会不是一个动摇的东西。教会的根基是不摇动的，教会自己也是不摇动的。所以一切事奉主的人都应该是不摇动的。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面。我们要注意这个磐石。

在这里，好像主把祂在马太七章所说的话不知不觉的摸了一下，祂在七章告诉我们，有的人的房子是建造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接下去祂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将你们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那么，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房子就不倒塌。在这里主说，祂要把祂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祂就是给我们看见祂的教会不倒塌。雨尽管淋，总是淋不倒；水尽管冲，总是冲不倒；风尽管吹，总是吹不倒。不管淋也罢，不淋也罢，冲也罢，不冲也罢，吹也罢，不吹也罢，这些都不成问题。因为是建造在磐石上的，所以是坚固的，是不能倒的，是不能动的。这是教会基本的性质。等到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时候，就说，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提前三 15。）教会像柱石一样，是不能摇动的。如果是一把椅子，那摇一摇还不要紧；如果是一所房子，一会儿摆到东，一会儿摆到西，那就不得了。

教会基本的性质是建造在磐石上，磐石是坚固的，是不能摇动的。神的儿女在这一个磐石上面都是石头；彼得写彼前二章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是神的「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5。）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活石，被建造在磐石的上面。这一个建造，下面是什么，上面也是什么。下面的根基是什么，上面建造的材料也是什么。教会里面没有砖头，教会里面只有石头。巴别塔是砖头造的，那是人造的东西，是人模仿石头所造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却没有砖头，没有人造的坚固。教会是建造在这磐石上面。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像一块石头一样，一块一块建造上去，成为一个灵宫。我们要看见教会基本的性质，主的教会是不可摇动的。因此主接着在下面给我们一句话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太十六 18。）这是一个不能摇动的东西，这个叫作教会。教会的根基是石头，是不能摇动的，教会自己也是石头，也是不能摇动的，那么教会里面的执事可以摇动么？我们在这里所要谈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来谈教会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是要来谈有关作执事的人的问题。执事也不能摇动，因为他是石头。主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意思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彼得在这里是代表教会里面的执事。作执事的人，事奉神的人，需要是石头才能作。虽然这石头不像磐石那么大，但在性质上总是一样的，是不能摇动的。

主接下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十六 19。）主给教会的应许也给彼得个人。这个应许，是等到马太十八章给教会的。这里主把这个应许给彼得个人，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把彼得当作一个执事来看。主把天国的钥匙给他，让他开门。我们相信，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开了门，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也开了门。犹太人的门是他开的，外邦人的门也是他开的。这是一块石头，那一天西门还不是彼得（石头）的时候，那一天他就不能用他的钥匙。今天不一定名字叫作彼得的人都是彼得，就像不一定名字叫作以色列的人都是有力量的。名字可以叫以色列，人还是一个软弱的人。在这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作彼得，主把钥匙交在他手里，当他真是彼得的时候，当他真是石头的时候，那一个钥匙就能用，那一天，他所捆绑的就捆绑，他所释放的就释放。

所以，执事的性质乃是根据他性情的坚固，性质的坚固。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他这个人那里摇动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不能作执事，教会不能跟他走。有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基本的难处，就是在性格上容易摇动，是一直变化的，是一直东倒西歪的，他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够结实，不够坚固，这样的弟兄姊妹不能服事教会。因为他不能站住，不能不摇动，所以阴间的门就能胜过他。

感谢神，祂把彼得拿出来作个榜样。祂是盼望找出一个人来，他的性质和根基的性质是一样的，他的性质和上面建筑的性质也是一样的。一个作执事的人，必须是坚固的石头。感谢主，祂拣选彼得来作榜样，给我们看见祂能把我们改变到坚固的地步。在这里有一个人名字是彼得，人却不像彼得；名字的的确确是石头，人却像水一样，靠不住，一会儿一个样子，一会儿另一个样子，一会儿你看见彼得是刚强的，一会儿你看见彼得软弱得很，他就是这样的人。主就是把他摆在这里给我们看，当人没有受神的对付，在性质上还有这一种的摇动，还没有成为石头的时候，这个人还不能用钥匙，还不能在神面前有什么特别的用处。要等到这个人软弱的性情被打倒了，神才能用他。我们感谢主，人的性情是能够改变的，不是不能改变的。像彼得，摇动的人能够变作坚固的人。如果主的光在你身上烧，你的舌头被烧，虽然你的性情是多说话的，你也就没有话了。懒惰的人，被主一责备，他的懒惰就死掉。主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干。因为主的责备在那里，主的咒诅在那里，枯萎、死亡就在那里。如果你不碰着祂，你会嘻嘻哈哈的活着；如果你碰着祂，你轻浮的性情就萎了。只要你碰着神的光一下，不论是听道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当着你的面指责你的时候，你萎掉了。主一责备，你就萎了。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性格上的制造，或者说是性格上的改造。许多人就是有那一种不会听话的性格、冷淡的性格、懒惰的性格、软弱的性格，他只要给神碰一碰，有一个弟兄来指着他说，你这个人就是不能听话，你这个人就是软弱，一有光照，他就萎掉。所以，主拣选彼得是有恩典的，不然的话，所有软弱的人都没有盼望。所有容易摇动的人都没有盼望了。但是，我们的主拣选一个人，给他一个名字彼得，把他制造成为彼得之后，把钥匙交在他手里，使他把人带到教会里来。

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认识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完全是神作的事。在彼得这一边，可以说一点功劳都没有。是父指示你，你才看见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彼得在这里是得着父的启示，是得着神的启示，那个启示是血肉之体所不认识的，连彼得自己的血肉之体也不认识。我们接下去读底下几节圣经：「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祂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祂，劝祂说，主阿，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太十六 21~23。）我们要注意的点，就是在前一段圣经看见彼得得着启示，在后一段圣经看见彼得被撒但利用。或者这样说，在上一边彼得碰着天父，父神，在下一边他碰着撒但。这一边他能对主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一边他能对主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两边的距离就像南极与北极的距离那样远。



如果我们所领会的不错，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只有彼得所得的启示是这么高。是父启示彼得，彼得就认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下去主就说，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认识上面，这一个磐石上面。彼得所得着的这一个启示是大的，是普通跟从主耶稣，与主耶稣在一起的人所没有看见的。恐怕彼得所得着的，彼得所看见的，是极端高的启示。但是，就在这一章圣经里，彼得一落就落到极端的低，不只彼得凭着肉体来说话，甚至是凭着撒但来说话。刚才是凭着父来说话，一转就转到凭着撒但来说话，这一转真是转到极端的地步。教会如果建造在这样的执事身上，那就阴间的门必定要胜过她。教会不能由这样动摇不定的人来建造，教会需要由石头那样的人来建造。教会的执事，必须都是坚固像石头一样的人才可以，不能一会儿让神借着他说话，一会儿让撒但借着他说话。

这是一件严重的事。彼得得着了最高的启示之后，没有多少时候，就有一个最低的堕落。他拦阻主上十字架，他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他被撒但利用。撒但的话显出来的时候，阴间的门已经开起来了。如果撒但得胜，阴间的门得胜，教会就失败了。所以，如果主不把彼得制造成为坚固的石头，教会就没有希望。今天我们需要像石头那样坚固的执事，那样牢靠，那样不摇动。不是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那样的结实，那样的坚固，我们就看见这里面就是教会，这里面就有祝福，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如果你是软软的，你是摇摇摆摆的，那么撒但就马上说话，阴间的门就开起来了。彼得这一件事是一个极端的对照，上下相差是非常远的。这就叫我们认识彼得这个人本来是怎样的。

主耶稣在吃了晚餐以后，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太二六 31，33。）按着彼得的性情，他说的话是对的，他不撒谎，绝不撒谎。可是我们要记得，在奉献的时候，在复兴的时候，你在主面前会说许多话，是你自己所不知道的。特别像彼得这样有情感的人，他要说，「我却永不跌倒。」其实，他有这样的情感，他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有许多满有情感的人，需要学习把他的情感和他的自己切开来。迟早他要看见，他的情感不能代表他自己。有的人顺着他自己的思想生活得太厉害，一直是靠着脑子活。当他祷告的时候，你对他说，「你是用你的脑子祷告，你的心不在这里面，」他就要说，「这不是我的心是什么？」一个人顺从脑子到一个地步，心没有出来，以为他的头脑就是他的心。有一天他如果有光，他就要看见，那是他的头脑，不是他的心。也有许多人心里觉得热，觉得自己是爱主的，他能说「我是爱主的，」如果有一个弟兄指着他说，「你虽然自己觉得爱主，但事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要觉得说，「不是我爱主，谁爱主！」等到有一天他情感受对付的时候，他要看见，他的心与他的情感是两件事。情感不是他，他和情感大有分别，像他和他的思想大有分别一样。彼得在那里凭着他的情感说话，以为说，这就是我。彼得在那里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不知道他这个「我」不是他，而是他的情感。他不知道他外面的人包在他里面这么深，他不知道他活在外面的人里面这么深，甚至于连他自己的话语都弄不清楚，什么是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接下去，主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34。）可是彼得还是不认识自己，他对主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35。）事实上又是两个极端：这一边他对主说，我永不跌倒，那一边他就是三次不认主。这一边他说和主同死都行，那一边不要说为主死，连听见人说他是同耶稣一伙的他也害怕起来。

这样的两个极端，给我们看出，彼得是一个多么会动摇的人。彼得的名字虽叫石头，可是彼得的性情却像水一样，一会儿流到这一边，一会儿流到那一边，一会儿是方的，一会儿是圆的。他完全任凭环境来支配他，他碰着什么样的环境，就变作什么样的样子。当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和其他的门徒一样，也是打盹的。在他说话的声音大起来的时候，他能说众人虽然都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是他到了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别人睡倒，他也睡倒了。这一个人的性情是，说起话来是那样坚强有把握，并且凭着他自己的感觉他也真的是那样，可是等到行出来的时候就什么都改变了。他是活在感觉里，他没有活在真的他里面。



一个人可以活在感觉里，活得那么久，久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是怎样的都不知道。他能够以为他的感觉就是他自己。这就是彼得。他说他永不跌倒，凭着他说，他以为自己千真万确的不跌倒，但还没有遇见人，只是到了客西马尼园就睡倒了。他的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太二六 41。）等一等，他一抖擞精神，又拔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削掉。（51。）彼得敢这样作，彼得是这样爱主，为着主的缘故，就不顾个人的厉害，他爬得这么高。但是等一等又落下来了。这是彼得。

彼得否认主的事，马可十四章告诉我们，彼得起头的时候，是「远远的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54。）后来有大祭司的一个使女对彼得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67。）彼得这时候就不承认这件事，回答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68。）一个人跟从主已经跟从了三年半，难道主是谁他都不知道么？一下子他能拿起刀来砍，一下子他一点勇气都没有了。主在那里受审判，大家都在那里羞辱主，在这一种环境中，彼得的勇气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刚才才是真心愿意为着主死，现在也是真心爱自己不肯死，他已经从这一边转到那一边。第二次，使女不是对彼得说，马可特别记载，是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刚才才是那个使女对彼得说，你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的回答是不承认这件事；现在，彼得到了前院，那个使女看见彼得，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听见了这话，又不承认。（69，70。）马太二十六章七十二节是说「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他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可十四 70~71。）彼得发咒起誓了！刚才才是说话否认主，起誓否认主，现在是发咒起誓否认主了。起初使女对彼得说话的时候，他不承认，他想这个地方不能站，所以他就到前院去；在那里，彼得听见使女对旁边站着的人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他又不承认，并且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等到旁边站着的人都说他真是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人的时候，他就不只起誓，并且是发咒起誓了。在原文里，这里所用的「起誓」一共用了三个不同的字，在第二次否认主的时候，用了一个字，在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又用了两个字。他把各种起誓的方法都用了。他在第二次的时候指着神的名、指着天、指着地否认，他在第三次的时候索性发咒起誓了。他不只把神拖来作见证证明他不认得这个人，他并且发咒说，如果我认得这个人的话，我应当受咒诅！他在这里所用的一个字是一个很粗很重的字。彼得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堕落又堕落，堕落到极点了。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所代表的，不是彼得，不是像石头那样坚固的人。他这一个人，一会儿一个样子，一会儿又一个样子；一会儿高起来碰着天，一会儿低下去落到被撒但利用；一会儿高起来能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一会儿低下去能坐在那里就睡了；一会儿勇敢起来能拔出刀来削掉马勒古的右耳，一会儿胆怯起来连一个使女都害怕得不得了。彼得说不认识主，是起誓的说不认识主，并且是发咒起恶誓的说不认识主，这样的人在性情上有大毛病。

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摇动？按着普通的情形来说，人的摇动有三个基本的原因：第一，因为这个人属情感的；第二，因为这个人怕损失，怕十字架，怕痛苦的，喜欢叫自己快乐的；第三，怕人，怕人不喜欢，要讨人的喜欢，要讨环境的喜欢。这是人不坚固基本的原因。

彼得就是这样的人。他有情感的搀杂。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顺着情感活，就要变作一会儿摸着天，一会儿被撒但利用的人。因为情感在一个人身上根本就是靠不住的东西，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够长时间维持自己的情感。人如果顺着情感而活，那他就是凭着他情感的刺激来作人，他就是凭着时时刻刻在改变他心中的冷或热来作人。这样的人，自然一面可以得着神的怜悯，得着神的启示，但另一面也会凭着他自己的心里的感觉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拦阻主，好像他知道的比主更清楚。所以「彼得就拉着祂，劝祂。」所有属情感的人，都是容易作主参谋的人，都是容易给主出主意的人，他什么事情都知道该怎么作。属情感的人会凭着一时的冲动，忽然转过来拉着主，劝主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他很快的有感觉，所以就很快的说，也很快的作。但是，实际是什么呢？是撒但说话！

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应当有基本的对付。我们这一个容易受冲动的人，不要以为自己离彼得很远。要知道，我们和彼得并不离开多远。这一种性情上的软弱，是我们工作上最大的难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五旬节不会来。我们不能光顺着自己的感觉作人，我们不能光顺着自己情感的冲动作人。我们不应该靠刺激活着。我们必须拒绝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情感会一会儿叫你左，一会儿叫你右，一会儿叫你东，一会儿叫你西，一会儿叫你上，一会儿叫你下。这样的东西不是出乎主的，而是从我们这个败坏的人出来的。如果这一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地位，那我们在神的工作中的用处少得很。最软弱的人才跟从自己的感觉去作人。顺从自己的感觉，并不是坚强的表示；顺从自己的感觉，反而证明是软弱的人。刚强的人，是管得住自己的人；刚强的人，是眼睛被开起来不相信自己的感觉的人。只有不相信自己的感觉，拒绝自己感觉的人，才能学习不靠着感觉活。不然的话，人会以为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他自己。彼得是一个非常爽直的人，他以为他所说的是真的，他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感觉什么就说什么。按着人看，他是正直、老实、不用手段、不用手腕的人。

但是，这样靠感觉而活的人，在属灵的路上不能用，非被对付不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你觉得爱主，但是可能你自己还没有爱主；你喜欢为着主，但是可能你自己还没有为着主。因为你的自己比你的感觉深得很，你的自己还在你感觉的后面，你真的自己在你感觉后面又后面的地方。你觉得你甘愿为主死，但是你还不知道你的自己到底是什么，你还不知道你爱主的那个「我」是什么「我」，你不知道「我」肯为主死的那个「我」是什么，你不知道「我」要为主活的那个「我」是什么。在感觉之外比感觉深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我。彼得以为他外面的人就是他，岂知道在那里说肯为着主死的，乃是彼得外面的人的情感，要等一等，才显出他实在的情形。所以你看，一个人在情感上没有让主把他摔破，他那个人总是靠着他的情感活的，他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虽然从他自己看来完全是真的，其实是他的情感支配了他。我们知道，撒谎是可恨的事，不知道自己撒谎，那是可怜的事；照样，自己的感觉靠不住是可恨的事，不知道自己的感觉靠不住，那是可怜的事。凡以为我觉得这样所以我必定是这样的人，都是愚昧的人。

有一天，他也许也需要像彼得一样，失败到一塌糊涂的失败，在那个时候，才知道他的感觉和他自己是不一样的。他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他在客西马尼园里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感觉；他从客西马尼园里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等他到院子里去的时候又不是这样感觉。能分别自己和自己的感觉不同的人是有福的人。只有愚昧的人才以为感觉就是他自己。在神面前受过教的人都知道感觉不是他自己，感觉是另外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看见么？不是情感的冲动如何，你这个人也就如何。你如果凭着冲动来说，那么彼得是一个天上的人，永远不跌倒的人，为着主的缘故拿起刀来削掉马勒古的右耳都肯的。但是从属灵方面来看，彼得的感觉并不是彼得自己。彼得的感觉是勇敢的，彼得的自己是胆怯的；彼得的感觉是爱主的，彼得的自己是爱性命过于爱主的；彼得的感觉是把自己摆在一边的，彼得的自己是要保护自己的。如果教会的执事是这样的人，如果教会跟着这样的人走，那么教会要和他一同摇动，阴间的门必定胜过她。神不能用这样的人。

不只这样，彼得还怕损失。人不坚固，有一个大缘故，就是怕损失。许多人没有碰着十字架的时候是勇敢的，许多人在没有遇见试炼，没有遇见苦难的时候是勇敢的，到有一天，是他应该舍命的时候，是他应该把一切都撇下的时候，却退下来了。在平日，好像个个都是爱主的，个个都是背十字架的，可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却不能坚持下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怕损失，爱自己。彼得的难处就在这里。在院子里的事，不过是表明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在主耶稣面前所作的事。彼得的怕损失，爱自己，不是到了院子里才开始的，彼得站在主十字架的预言面前的时候，他很快的就出来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他自己就是这样相

信，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劝主也是这样的劝法。他怕损失，他怕死，他盼望「万不可如此，」甚至他能背叛到一个地步，用手去拉住主，劝主。

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种人是坚固的，就是在神面前肯忠心至死的人。撒但所没有办法对付的人，就是不爱惜自己性命的人；最软弱的人，就是爱惜自己性命的人。人一爱惜自己的性命，只要一碰着有关性命的事，马上就跌倒。彼得就是这样。他劝主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换句话说，就是「主，你万不可到十字架上去。」后来，他用好几个方法使他自己不到十字架上去，连发咒起誓的方法都用了！所以，受苦的心志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以后彼得把受苦的心志讲得顶好，他知道自己不行，他学会了功课。他把受苦的心志拿出来当作兵器，这是他从前所没有的。绝没有一个有所怕的人是刚强的。要学习被带到一个地步，能对主说，「主阿，我真是甘心乐意背你的十字架，甘心乐意忍受任何的损失，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不讨自己的喜悦。」一个人站在这样的地位上，撒但对他就不能作什么了。

如果你不怕损失，不怕痛苦，能像约伯那样，能像盖恩夫人那样，能对主说，神虽杀我，我还要相信神，如果神打我，我还要跪下来用嘴亲那打我的鞭，你到了这样绝对的地步，你就成了刚强的人。连十字架都摇不动他的人，就什么都摇不动他，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要求比十字架更大。如果最大的要求你能应付，那就所有小的要求你全能应付。十字架的要求你不能应付，你不能跟着走，那只要任何的东西来碰一碰，你就会倒下去，你不够结实，你常常容易动摇。所以十字架的事实我们总得相信，十字架的经历我们总得进入，凡是神所给的试炼，神所给的难处，神所给的痛苦，我们在神面前总得接受，总得服下。这样，世界上任何的试炼，任何的难处，你都觉得小得很。你所以有难处，就是因为你认识十字架，大的没有碰过，小的来的时候你就跌倒了。如果大的你碰过了，那些小的事情来的时候就不能摇动你。彼得因为怕损失，爱自己，所以会摇动。

还有一个使彼得动摇的原因，就是彼得要顺着环境，要讨环境的喜悦，他怕人。哎呀，人情问题的厉害，是过于我们所想的；怕人不喜欢的厉害，也是过于我们所想的。我们一要讨人的喜欢，一怕人会对我们不满意，立刻就叫我们的路不正直。人一这样，我的说话就得这样；人一那样，我的说话就得那样。我们有太多的耳朵来听人的话。像彼得，他实在是怕那个使女，也怕众人。他的的确确被软弱捆住了。弟兄姊妹，你是讨人喜悦的人呢，还是讨神喜悦的人呢？当你第一天奉献来事奉神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应当解决。你如果仍旧是要讨人的喜悦，你还会受难为么？还会有难处么？你如果仍旧要讨人的喜悦，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都没有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怕人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就不能在神面前走正直的路。一个人如果怕人，那只要这一点对他有影响他就走这条路，那一点对他有影响他就走那条路，他在神面前不能坚固，不能刚强。

弟兄姊妹，神教会的性质乃是石头的性质，执事的性质也是石头的性质。教会的根基是石头，教会的建筑是石头，教会的事奉也是石头，都是石头，不能有摇动，不能有转动的影儿。那一种轻浮、多变、摇动的性质，不能在教会里面为神作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坚固的用处，就是实在可靠。当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如果有一块靠不住，上面的建筑就会出毛病。就像一堵石头的墙，其中有一块是不结实的，整堵墙都会出毛病。在神的教会中，你不是末了的一块石头，在你这块石头上，还不知道要叠上去多少块。教会不是零零碎碎的散放在那里一千块一万块的石头，教会乃是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由许多石头建成的一个灵宫。什么时候一块石头不叠在一块石头上，在那里就没有教会。圣殿的倒塌，意思就是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圣殿的被建造，意思就是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今天神还是在那里建造许多人，建造许多属灵的事，一块一块的建造上去。如果有一块一动摇，这个难处不知道有多大，不知道要害了多少人，叫神的教会不能往前去。所以，我们的性格必须是石头的性格，必须是靠得住的性格。你的性格如果动摇不可靠，那所有建造在你身上的都会动摇，迟早都会倒下来。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是要不摇动的一直作下去，那才有路走。如果是软弱的性格，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那就把神的工作作坏了。

有许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能作主的工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可靠。一不可靠，建造上去的是一丈，拆下来的也是一丈。还有一个不上算，就是时间损失了。建造的和拆毁的也许是相等，但是时间是不可挽回的。如果人是可靠的，那么建造上去的就可靠，并且时间也不致损失掉。如果发生倾倒的事，拆毁的事，虽然也许还能从头再作起，但是已经损失了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这个损失，是不能补救的。所以，我们要求神使我们作一个可靠的人。不一定像彼得爬得那么高，那需要慢慢的来，但是，至少我们要作一个稳当可靠的人，不至于建造多少，拆毁多少；不然的话，就不能作主的工作。当责任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坚固可靠的人，我们就会负责去作。不然的话，当主叫你警醒的时候，你会去睡觉。一个人如果不可靠，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么，主叫他警醒守更，他不能，因为他要睡觉。困乏要睡的时候他就睡觉了，他不管警醒多要紧。他一天要睡八个钟点的觉，他就非睡八个钟点不可，他不管警醒多要紧。你固然是睡了，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损失有多大。主叫你警醒，你睡觉，等一等主叫你作工，你怎样？你这个人没有责任的感觉。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不坚固，这个人就不可靠。一个人一不可靠，他就一点负责的心都没有。今天他感觉高兴的时候，他能够干一丈两丈；今天他觉得不高兴的时候，他会躺在那里睡觉。他没有责任感。所以，性情坚固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只有坚固的人才能作工。觉得舒服作，觉得不舒服也作；天晴作，下雨也作；非常高兴作，非常苦闷也作；这样的人是坚固的人。如果性情不坚固，那就什么都能影响你，甚至于连天气也会影响你。我们的工作，如果一直受环境的影响，那不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灵是强的才行。

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坚固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不动摇的人呢？等到有一天，你学会了神所要你学的功课的时候，你就看见有钥匙。这钥匙，把犹太人的门开了，把外邦人的门也开了，教会的建立就起头了。神建立教会总是先寻找执事，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则。神在各地先寻找执事，然后建立教会。多少个地方的门要开起来，总得先有神所能用的执事。如果执事们，神的仆人们是不牢靠、不结实的，这个门就开不起来。

感谢神，彼得因着失败看见了自己的软弱，他这一倒，倒得够厉害，他这一失败，失败得够厉害，他哭了，他知道自己不行。有许多弟兄姊妹也是软弱得够厉害了，够不结实了，够动摇了，让我们对神说，「主，我不行！」许多人的要求是盼望得着光照，但是许多时候，厉害的失败就是光照，像厉害的责备，厉害的讲道就是光照一样。人在神的话面前应当仆倒，人在厉害的责备面前应当仆倒，照样，人在厉害的失败面前也应当仆倒。这一个失败就是光照。神给你看见，你就是这么一回事。彼得在那里痛哭，当神怜悯他的时候，彼得就真成了彼得，他从一个软弱动摇的人变成了一个坚固结实的人，他就能开五旬节的门。盼望神施恩给我们，使我们在性格上也有一个改变。我们在性格上必须改变。主能够把我们的性格改变过来。懒惰的人能变作殷勤的人，多话的人能变作没有话的人，不会听话的人能变作会听话的人，怕受苦的人能变作不怕受苦的人，身体不听话的人能变作「叫身服我」的人，照样，软弱、动荡、摇晃的人也能变作刚强、坚固、不摇动的人。但愿神怜悯我们。

## 第 8 章 不主观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主观也是神儿女中的一个难处，特别是作主工作的人，一主观，就不能好好的作工。

什么叫作主观？主观就是固执自己的意见，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在没有听人的意见之先，已经先有意见在；听了人的意见之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叫作主观。主观就是不容易接受，不容易改正，从起头就有自己的意见，也一直坚持这个意见，这个叫作主观。在主没有说话之前，在事实没有显明之前，在别人的理由没有发表之前，他已经有了成见；当主的话来了之后，当事实显明之后，当别人的理由发表了之后，他那一个成见还是丝毫不动，这个叫作主观。主观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己没有被破碎。人的己没有被破碎，所以人就有一个人相当刚硬的主见，那一个主见是很不容易放弃，很不容易受改正的。

主观所产生的难处是什么呢？主观所给人的损失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是主观的，那就连听话都听不来。我们要从听话来学习不主观。只有你里面是空的，主的话才能听得进去，人的话才能听得进去。如果你是一个主观的人，那就相当难。作主的工作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会听话，知道别人的事情，知道别人的难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不能听话是主工人的大难处。不能听话最大的原因，就是主观。因着你主观，你里面堆着的东西那么多，你有牢不可破的意见，你有一成不变的思想，你有你自己的话一直在那里转，你里面有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当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来到你那里，将他的重担卸在你面前，将他的事情卸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听了半天都听不进去，听了多少时间都听不见，你不能听人说话。这是主观的人的难处。

主观的人还有一个难处，就是他很不容易学东西。他里面是这样的有把握，他里面是这样的清楚，什么都清楚；他里面是这样定规好了，什么都定规好了；他里面是样样都有意见，样样都有把握；那你要他学一点东西，就非常困难。有的青年人要出来作工，你要他学一点事情的时候，那简直像要小孩子吃药那样难，要把东西灌到他里面去才行。他是满了意见，满了主张，满了方法，什么事情他全知道，他虽然不能说自己无所不能，至少也好像是无所不知，那个时候，你要教他一点事，比灌药给他吃还难。如果一个人连吃饭也需要灌的话，那他一生一世能吃多少饭？有的弟兄，你碰着他，你心里要说，「弟兄阿，像你这样的人，在神面前要学的话，一生能学多少？」主观的人最大的难处，最大的损失，就是不能学。你要他学，每一次都像打架似的，也许你把他打倒了，也许他是学了一点，但是下一次又得这样来。这是最大的损失。一个作主工作的人，基本的要求是在这里：我这个人要不主观到一个地步，叫我能顶快的得着帮助。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所得着的帮助是从各方面来的，并且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如果我们一个月学一件，半年学一件，甚至于一年学一件，那你能够活多少岁，你能够学多少件？并且，主观的人是越过越不能学的，主观的人是越过越主观的，主观实在是一个大难处。

主的工人在神面前的路应该坚固，应该正直不动。但是另一面，如果他自己的意见也是坚固不动的，自己的看法也是坚固不动的，自己定规好了就是那样坚固不动，那这个人学习的机会相当少，一生一世没有多大用处。我们一面需要在主面前是坚固的，是不摇动的，另一面还需要不主观。神的儿女应当学习不主观，在神面前容易让神来动。不然的话，你就不容易有学习。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主观不主观，那只要看你学东西是快是慢，能学它或者不能学它，在属灵的事情上能不能常常的学，多多的学。学习的拦阻就是主观。主观要影响你的学习，使你学不来。

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有进步，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向着神是开起来的。我们的灵要向神开起来，我们的心要向神开起来，我们的思想也要向神开起来。向神开起来，意思就是不主观；基本的说，就是不主观。当然，灵向神开起来的意思，比不主观还要深一点。但是第一步总是要不主观。一主观，门就锁住了。不主观，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软的，是能学的，是能接受印象的。许多人在神面前很不容易有印象。要他有印象，不仅需要神用鞭打他，用杖打他，好像还得神用铁锤打他才行。我们应当学一个功课，只要神的眼睛一动就领会。但是许多人像马一样，像驴一样，非有嚼环、鞭子不领会，这个就称作主观。主观的人没有办法学。神和他争，神把他带到绝路，神给他碰着大的钉子，也许他还老在那里争执，他不能在神面前一下子服下来学他所该学的功课。多少人在神面前不够柔和，不够柔软，就是那样硬，就是那样强。他在工作上非常难，因为他一生一世不能学几个功课，他一生一世不能有多少供应。这是一个大难处、大损失。

主观的人还有一个大难处，就是这个人不能得着神的引导。神的引导他摸不着，神的带领他得不着。所有主观的人，都会离开神的旨意，好像北极和南极那么离开。他要认识神的旨意，没有这件事，因为他不像跟着神走的人。受引导，需要这个人是相当柔软的，是能听话的，是很殷勤的，等到神有了话，就马上作，一点也不主观。巴兰的心因倾向财利而出了问题，就有了主观的看法，他一定要去，所以他一次在神面前祷告，两次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到神对他说去。一个人自己已经定规好了，就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学习走在神旨意的路上。我们应当知道，在神旨意的路上，许多时候需要我们立即停止，许多时候需要我们立即起步。许多时候，整条的路你预备要走，但是主要你立刻停止，你怎么办？如果主的灵不许你走，你能不能停？主观的人就不能停。

一个学习听神话的人，就是一个不主观的人。一个人学习听神的话，就要作到一个地步，神叫你走的时候你能走，神叫你停的时候你能停。你不要以为这两句话简单。要知道，一个主观的人，神叫他走，他不容易走；他既走了，神叫他停，就不容易停。这就是难处。哦，有许多主观的人，不知道要花多少力气才能把他推动。等到他动了，那就不能使他停。有学习的人不是这样，他在神手里是那样的软，神一会儿叫他动，他就动，神一会儿叫他不动，他就不动，这样的人才能得着神的引导。有的人需要神很重的鞭打，他才能动。等他动了之后，这一辈子不能叫他停，他总是这样，一直这样下去。那，神又要用很重的手才能把他停下来。他的主观，使他不容易知道神的旨意，也不容易遵行神的旨意。

亚伯拉罕的献以撒，是一幅很好的图画，就是他不主观。神叫他献上以撒，这如果碰着一个主观的人，那就不容易作到，他在那里要有许多话。他要想，我本来没有儿子，我也没有想要儿子，我本来觉得以利以谢已经够了，都是你要我生儿子。我一点没有意思，撒拉也一点没有意思，都是你作的事。你既然作了，你怎么又要我把以撒奉献给你作燔祭呢？弟兄姊妹，如果碰着一个主观的人，他很有理由拒绝这个要求。但是亚伯拉罕很简单，他没有难处。他信神能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当他站在祭坛上要拿起刀来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了他的儿子。（创二二 10，13。）如果亚伯拉罕主观的话，就作难了，好像说，神一会儿叫我这样，一会儿又叫我那样，这可叫我不懂了。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这么想。他不主观。有的人是祭坛难上，等到上了祭坛，又难下祭坛。上祭坛难，花了多少年才上去；上去了，就死活都赖在那里。主观的人，就是在顺服的事上还是照自己的意思，所以神要他停他不能停。主观的人，在顺服的事情上是给神挤到一个地步去顺服，但就是顺服，还是自己的力量。你要把他带回来，他不能回来；神的旨意要他收回去，他自己收不回去；神的命令要他收回去，他自己收不回去。



有一件事非常特别，如果你把自己的意思摆在神的旨意里，那么，神的旨意可以更改，但是你的意思不能更改，你就没有办法光听神的话而行。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处。怎么才能叫野马变作驯马呢？野马不能骑，要训练野马相当难。训练野马的时候，需要一个很会骑马的人，就是跳在它身上，就是骑在它的背上，让它跑，让它挣扎，跑得它累了，缠有方法抓住它。那个骑在它背上的人，总有方法不下来，让它跑，跑几十里、几百里，老骑在它背上，等到它知道对这一个主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它就只好听话。这样的骑师，能够训练野马到一个地步，叫这些马跑圈子跑得十分准确。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当中，插一根杆子，用绳子把马和杆子连起来，只要马稍微跑偏一点，拉开一点，绳子就断掉，如果它跑进去一点，那根绳子就不直了。可是它们能够跑得刚刚好，能够按着圆圈跑几百次，都是那么大，那个半径就是那么长。要跑到这样的地步才能算数。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时候，你要这匹马从小洞过去，就从小洞过去，你要它从大洞过去，就从大洞过去，总是一点不敢违背你。弟兄姊妹，主要训练我们这些野马，的的确确是一件大事情，好像需要祂花了大力气，才能叫我们这些人驯服下来。一匹野马受过训练之后，它所失去的就是它的主观。一匹野马能够被训练到一个地步，骑在上面的人稍微动一动，它就知道，要它跑就跑，不跑就不跑，不跑一圈、十圈，就是一百圈、几百圈也都是这样。

诗篇三十二篇八至九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轡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应该和骡马不一样。无知的骡马能够被人训练到一个地步，要它怎么样就怎么样，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受引导的时候，应当比驯马还要快。一匹马训练到那么驯了，神还是说无知的骡马，因为最少还得在它身上把它打一下，动一下，勒住一下，它才知道主人的意思。但我们乃是仰望主的眼睛，这是无知骡马所不能作的事。大卫的诗是说，「我要用我的眼睛在你身上引导你。」（诗三二 8，另译。）主的眼睛一动，他就知道。主的手还没有动，只是主的眼睛一动，他就知道。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所说的眼睛。主观的人，在这里一点没有用。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作人的问题不要紧，以为人的性情如何不要紧。请你记得，如果你作人主观，那你不要想对神能客观，你一辈子都是主观的，你不能一下子知道神要你作什么。如果我们能作到像一匹驯马一样，我们以为满足了，但是，神说那是无知的骡马，还是不够。总得作到一个地步，主的眼睛看到那里，我们就走到那里。我们知道主在那里有什么意思，我们就动；我们知道主在那里有什么意思，我们就停。人如果自己有意见，自己有看法，主观，你要他坐在主面前等候主的灵，什么时候主一动，要他就跟从，什么时候主要停止，要他就停止，那是不可能的事。许多时候，主要你停，你不能停，你没有办法停下来，你把你的己又摆到里面去。寻求神旨意的人，必须把己摆在外面；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也必须把己摆在外面，主要行就行，主要停就停，我们的己都是摆在外面。一主观，我们就把己摆了进去，主要停，我们在那里不能停。许多人就有两个难处：起头的时候不能动，继续的时候不能停。这的的确确是个大难处。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是主观的人，因此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容易彰显。

所以，明白神旨意的问题，不是方法如何的问题，乃是人如何的问题。不是我们将明白神旨意的方法告诉一个人了，他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没有这件事。只有对的人，用对的方法，才能知道。人不对，就是方法对，还是不能知道。明白神的旨意，乃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明白神的旨意，不是用什么方法来明白的问题。这不是说，明白神的旨意没有方法。这乃是说，要明白神的旨意，问题是人到底如何。如果人不行，那就什么方法都学不来，还是不行。必须在神面前是不主观的人，是经过神的对付，把主观打碎了的人，没有自己意见的人，这样，神一动，他才能知道。如果你不能柔软的被神动，或者不能柔软的被神停，那你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也就不能作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在什么情形之下都能被神的旨意转动的；外面什么厉害的要求，什么厉害的话，他都不管，不是他的事。这一种容易被神更改，容易被神停止，容易被神带领，是神对于作工的人基本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神才能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来行走祂的路。



关于主观的问题，我们还要讲一件事，就是，只有被神对付而不主观的人，他才能对付别人，才能被主带领去作对付人的人。神不能信托一个主观的人，神绝不能信托他。主观的人不只自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主观的人也不能叫别人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把主观的人摆在工作上，叫他去带领弟兄姊妹，那结果是：一分主的旨意，能够加上十分他自己的意思。主观的人要人听他。人如果不是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没有意思叫人听他，他那个人是不能用的人。我们应当被神打破，被神打碎，打到一个地步，绝不愿意要任何人来听我们的话。我们不干涉人。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见地，我们都不干涉。我们没有意思要干涉任何的人，我们没有意思要干涉任何的事。一个事奉神的人，必须被神带到这样的地步，才能被神用来代表神的权柄说话。不然的话，有很大的难处：神的权柄在他身上，他却要实行他自己的主张，他就变作神众儿女中间的大臣，他就变作神众儿女中间的师傅，他就变作神众儿女中间的父亲。主说，「外邦人…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太二十 25~26。）人若不是被神摔破，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要求，没有喜好作私下特别喜欢作的事，那就神不能用他，他靠不住。如果神把自己的羊托在他手里，他会把羊搬回家去。有许多人，神不能把人托给他们，神不能把人摆在他们手里。如果一个人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他就没有办法带领人走神所要他走的路。我们的弟兄保罗是这样柔软：他自己是独身的，他在神面前也知道守童身比结婚好，但是他从来没有说结婚坏。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弟兄是何等的受约束。如果是一个主观的人，他的主观从来没有被打破过，那他就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守童身，就要所有的人都不结婚，就要说每一个人结婚都不对。主观的人很容易这样作。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不这样，他能够自己守住他自己所作的，他也知道他守住的价值，但是他也容许别人走另外的路。他盼望别人能免去身体的苦难，但是他也赞成别人结婚。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在神面前是坚强的，但是另外一面他又是柔软的。等一等，当有人在那里说要禁止嫁娶的时候，虽然保罗自己是独身的人，但是他说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弟兄姊妹，你要学习站在这样的地位上。你绝不能因着你个人是这样感觉，就把一个真理推到过分大的地位上去；也不能因着你个人是那样感觉，所以就绝口不讲。你自己的感觉不在那里左右神的真理，你就能作工带领人跟从主。那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这个人的主观要完全被打破。你的主观如果那么重，神如果把祂的工作托给你，那你不知道要作到什么地步。那是可怕的事。你随便在那里作，你随便在那里说，是可怕的事。我们应当学习不干涉人，我们绝不能用主观来干涉任何人，来作任何事。神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摆在伊甸园里，神说不可吃，但是神没有用火剑围起来不许人吃。如果神把创世记三章里的火剑摆到二章里来把守分别善恶树，那么人就永远不会犯罪了。神很容易这样作，但是神不作。神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二 17。）但是，如果你要吃，那是你的事。

我们要学习不把自己的意思驾驭别人。什么时候人不愿意听你的话，你就把话收回来，不勉强人听。你在神面前有负担，你告诉了弟兄姊妹，他们如果听就好，他们如果不喜欢听，就收回来。不要把你的意思强加在别人身上。神没有这样作，我们也不要这样作。如果人要背叛神，神也让人背叛祂。如果人不听你，你为什么勉强他？你要学会不勉强人，让人不听你。如果你在神面前学功课，你就很自然的让人。我们不勉强人来听我们的话，来接受我们的意思，我们不勉强人得着我们的帮助。我们虽然看见自己的功用，但是我们不勉强人来得着我们的功用。神绝不勉强任何的人，我们也不勉强任何的人。所以，在神的工作上，绝不能主观，绝不要任何的人都听你的话。要学习在神面前小心。因为人越要听你的话，你的责任越大。你一讲错了，你的责任多大。不是人听你的话，你欢喜就可以了事，你要记得，这个责任是了不得的大，那是太大的事。

如果人肯听你的话，而你的路不够准，你对神的旨意不够分明，那真是瞎子领瞎子，不只是跟着的瞎子跌在坑里，而且是两个瞎子一同跌在坑里。（路六 39。）千万不要以为他是跟从的人，所以他跌倒，你是带领的人，你就能勉强不跌倒。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你不要以为很便宜的能够对人说话，很便宜的能够教训人，很便宜的能够告诉人：这是怎么作的，那是怎么作的。你作了多人的师傅，叫人作这个，作那个，结果两个人都跌在坑里。所以要学习，要学习敬畏神，学习知道说，越有人肯听我的话，我越应当战兢恐惧听神的话。我如果在神面前有一百二十分的把握，我还只能说七十分、八十分，因为我怕我也许会错。越容易说重的话，就越在神面前不重。越以为靠得住，就越靠不住。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人能听你的话就好，不是说，人听你就是好事。人听你的话，你怎么办？你要把人带到什么地步？你要看见，你的责任是多大。所以要学习，学习作一个不主观的人。主观的难处，就是喜欢人听他的话；主观的人喜欢别人听他的话。你喜欢你的意思变作别人的方向，你喜欢你的意见变作别人的亮光。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意见不是别人的亮光，你的意思不是别人的方向。要学习不拉着人来走前面的路，要学习不压着人来跟从你，要学习不压着人来顺服神。弟兄姊妹肯和你一同走，感谢神；弟兄姊妹要拣选自己的路的时候，让他拣选。我们绝不应该有意思来抓住人跟我们走。应该让人去，也应该让人来。认识神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意思勉强人听从他。

一个主观的人，就不能这样作。主观的人，听人的话也听不来，也不能受神的引导，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学，同时，在工作上，神不能信托他。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什么都定规好了，我们就找不出神的定规。只有柔软的人才能找得出神的定规。要有多少的摆下，才能知道神在这里有什么旨意。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习作一个不主观的人，而是自己在那里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的道理，这样的人，神的工作一摆在他手里，教会马上分裂。教会的分门别类，都建造在人的主观上。许多人只能作个人的工作，不能作教会的工作。许多人只能知道个人的事奉，不能知道什么叫作身体的事奉。许多人从来没有遇见过权柄，所以他从来不能作权柄。许多人自从他作工起，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服在另一个人的权柄底下过，自然而然，他不能被神设立作权柄来带领人。

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你特别要注意，当一个年轻的弟兄，年轻的同工出来的时候，你总要试验他一下。一个主观的人，总是自己是头，同时也要作别人的头，总是要把他的意思压在别人身上。一个受神对付的人，他有一种情形，不是不忠心，也不是不说话，他也忠心，也说话，但是绝没有意思勉强人，绝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压在别人的身上。一面他从神那里得着自己的坚固，但是另一面他又不主观，他不要主观的勉强别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来顺服神或者不顺服神。我们不能勉强任何人作任何事。人在神面前有他自己的责任。所以要学习常常给人有拣选的机会。盼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柔软的人，常常给人有机会去拣选，常常问人说，你要挑选什么？我们作工，要作到一个地步，把那条路摆在人面前，人要挑选那条路，是他自己的事。在任何的事情上，给人自己挑选。我们要尽力量学习不替人挑选。

主观的人，在顶小的事情上都看得出来。可以说，主观是一个性情，主观是一个习惯。你在神面前，如果学了主观被破碎的功课，你马上在平日的的生活里，在许多零零碎碎的事情上，都能够看清楚。一个主观的人，在任何的事情上都主观；一个主观的人，就是喜欢支配人：一个主观的人，就是喜欢有意见；一个主观的人，就是喜欢发命令，要人作这个，要人作那个；一个主观的人，任何的事情他都知道怎么作。一个青年人出来事奉主，你只要把几个弟兄和他摆在一起，你马上看见他主观不主观。当他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看不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主观的人马上驾驭别人。吃这一个好，吃那一个不好；穿这一个好，穿那一个不好；睡这一个好，睡那一个不好…。他一直在那里坚持这样作好，那样作不好。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只要两个姊妹住在一个房间里，你就能看见，有没有一个姊妹在那里主观。两个主观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能过下去。

一个主观才能过日子，两个主观不能过日子。这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们什么话都不要说。工作上有难处，有的人出事情，我们不能作一个不忠心的人。我们乃是说，我们说了话，如果人不听，那就不勉强他。我们说了，人不听，我们不受伤。有许多人的意见是这么宝贵，人不听，他们就受伤。这是主观的人的感觉。许多话，为着忠心的缘故还是要说，但不是为着好管闲事，不是有一个脾气，有一个习惯专门喜欢说话，也不是一天到晚碰着事情就说话，而是因为这一次碰着事情需要说话，所以要说话。不是一天到晚喜欢说，也不是习惯要说。如果一碰着事情就说，没有受教而说，那是错的。神没有立你作众人的师傅。有的人是习惯了说话，习惯了教训众人，这明显是主观的人。一个人主观的性情不被打破，就不能作工。

主观的人不一定是忠心的人。一个忠心的人说话，是因为需要说话。一个忠心的人说话，不是因为喜欢说话，不是因为他有说话的欲。忠心的人说话是因为怕人错了，忠心的人说话不是因为有情欲要说话。忠心的人如果被人弃绝，他也不难过，他可以不说。主观的人却完全两样。主观的人有情欲要说话，他不说话觉得难受。他有一个习惯，碰着事情就说，非说不可。你看见么？主观的人说话，乃是因为他这一个人是好说话的，他喜欢把他的意见加在别人身上，他的意思就是众人的轭，他要人听他的话。主观的人的意见如果被人轻看、不接受，那他真难受。弟兄姊妹，主观的人与忠心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不要作忠心的人。有许多时候，不开口、不说话，那不对。你必须分别什么叫作忠心，什么叫作主观。一个主观的人，就是喜欢管别人的事；一个主观的人，就是喜欢人听他的话，在许多事情上老在那里支配人，要这个人作这件事，要那个人作那件事。他的方法是第一个方法，他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他的路是最准确的路，人都应该往这条路上走。

许多主观的人，受不了别人和他两样。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世界上最小的人，就是主观的人。只有当你在神面前受对付的时候，当你的主观受对付的时候，你才能够作一个大的人。只有大的人才能忍受与他不同的人。主观就得统一，主观就得一律，主观就没有办法忍受别人的不同。所以，如果把两个主观的人摆在一个房间里，你就看见，这个房间不平安。他有意见要这样作，另外有一个意见要那样作，那么，那一个房间就要满了争闹。这一个人背他的十字架，那一个人背他的十字架，两个人都在那里背十字架，两个人都在那里有难处。这是两个主观的人。有的时候，一个主观的人，总是把整个事情拉在手里，要自己建立作神子民的首领，这一件事该怎么作，那一件事该怎么作，他马上在那里定规。所有主观的人，连小的事情都喜欢干涉，都喜欢过问，都喜欢支配。这是基本上的难处。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神不信托这样的人。我们没有看见神信托过一个主观的人，神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人。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主观的人路走得深的，因为他那个性情不是受教的性情。一个性情是不受教的性情，那就不能学，那就没有用。

主观的人就是喜欢管事情，出主张。人一主观，作神的工就有大难处。不只他不能学，不只神不能信托他，并且他已经把他所有的力量都花在他的主观上，他没有力量能再花在神的工作上了。一个人在那里干涉别人的事的时候，他忘记了他自己该作的事，因为他的工夫都花光了。一个人把别人的葡萄园看守好的时候，他自己的葡萄园必定没有看守。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空余的时间来主观。神摆在我们手里的，有够多的职事，有够多的责任，有够多的事情要我们作，我们没有空去管那么多的闲事。我们要集中力量和时间作自己所该作的事。我们已经够忙了。只有荒废了神的工作，丢弃了自己在神面前责任的人，才有那么多的工夫去对付那么多别的弟兄姊妹的琐事。很清楚的，所有主观的人都是丢弃神所规定他作的工作的人，都是把自己的事荒废不作，而一直管别人的事的人。如果一个作工的人不作他自己的工作，而去管别人的工作，他的工作就一定是老作不好的。

一个主观的人，在主的工作上，无论如何不能作好。神不能信托他，就是信托他，他也不能作。一个人一主观，就很难叫他不主观，因为他那个主观的脾气已经养成了，在他身上，事事处处都是主观，不只在神的工作上是主观的，并且他个人的生活也是主观的，他对别人的事也是主观的。主观的人在世界上，实在是够忙的人，什么他都要管，因此他在神面前不能走正直的路。什么事情都有他的意见，什么事情都有他的看法，什么事情都有他的作法。这都是属灵上的难处，这都是属灵上的拦阻。我们要求主说，「主阿！求你施恩给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变作一个柔软的人，不只在你面前柔软不刚硬，就是在弟兄姊妹们面前也能够柔软不刚硬。」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保罗讲到在神面前的见证，他的话是又沉重，又厉害；但是等到哥林多人看见保罗的时候，却说他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林后十 10。）保罗对于所持守的见证不能放松，所以他的话又沉重，又厉害；但是保罗遇见人的时候，他是一个柔软的人，没有那么厉害。弟兄姊妹，你要学习分别这一个：你在职事上是厉害的，是沉重的，但是你自己绝不是主观的。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好意，感谢神；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也感谢神，因为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腓一 15~18。）你看见那个平衡么？人和我们走一条路，感谢神；人不和我们走一条路，有另外的路，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姊妹，我们心里面一点不作难。我们要维持那个平衡。在见证上要忠心，在作人上要一点不主观。忠心的人不主观，主观的人不一定忠心，两边要分清楚。

总而言之，主观不是别的，主观就是一个没有破碎的己。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在神面前求主把你打碎。在别人身上也好，在你自己的事情上也好，求主不让你这个人有任何的主观。主要把你整个人打瘪了，你才能作一个柔软的人。不然的话，多少总是主观的。有的人厉害，有的人不厉害，总是在那里有意见，总是在那里有办法，总是在那里要支配人。所以你总得在神面前让主对付你，总得有一次厉害的对付，把你打瘪了，叫你被打到一个地步爬不起来。这样，当你碰着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能够在见证上忠心，你也能够让人拣选听你的话或者不听你的话。你不是每一次都说话，不是那样作许多人的师傅，不是那样要说话，要出主张，要替人定规，要教人作，要支配人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在职事上应当刚强，但是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作一个温柔的人，我们不要主观。

## 第 9 章 对于钱财的态度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一个作主工作的人，事奉神的人，对于钱财的态度到底是如何的呢？这是一件相当重的事。这一个关不能过去，就不能作工。对于钱出事情，就不能作什么。作工的人摸着钱的地方很多，这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基督徒对于钱的基本看法就是，玛门是站在神的对面的，所以玛门在神的儿女身上是应该被弃绝的。我们必须不落在玛门的势力之下。绝对没有一个作工的人自己没有脱离玛门的势力而能够劝弟兄姊妹脱离玛门的势力的，绝对没有这件事。如果我们自己受玛门的支配，我们自己受玛门的捆绑，我们要叫弟兄姊妹脱离玛门的支配，脱离玛门的捆绑，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作工的人应当恨恶懒惰，作工的人也应当恨恶玛门的势力。不然的话，在神的工作上没有用。所以钱财的问题是大问题。关于钱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谈几件事。

第一，就是钱财和道路、道理的关系。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巴兰，新约里面也多次题起巴兰的道路和巴兰的教训。关于巴兰的事，在彼得书里题起，在犹太书里题起，在启示录里也题起。这给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的注意巴兰的事。巴兰乃是一个为利奔跑的先知。换句话说，他的先知职分是出卖的。巴兰并不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地位；巴兰知道。巴兰也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巴兰知道。巴勒要咒诅神子民的时候，巴兰知道他不能咒诅神的子民，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赐福的。可是，巴兰因为巴勒应许他要什么就给什么，所以一再到神面前去问我可不可以去。最后，神对他说可以去。许多人有一个基本的错误，以为这个叫作等候神。其实，如果巴勒没有给他这样的应许，他就根本不会去求问，因为他清楚知道这不是神所要作的事。神是要赐福和看顾，神不是要咒诅。可是巴兰因为巴勒给他这样应许的缘故，所以他一再去问神。神后来对他说「去，」并不是神的旨意要他去，乃是神许可他去，让他去而已。在神看来，既然巴勒的东西可以叫你有这么多的祷告，那你就去吧！巴兰的的确确是先知，没有错，可是钱影响了他的道路，叫他的道路走向错谬里去了。

一个人在主面前，如果钱的问题没有解决，钱的能力在他身上没有脱离，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必定和钱发生关系。自然而然他是看供给的问题，有供给的地方就去，没有供给的地方就不去，供给就变作带领。如果有钱的供给就去，那么，一个地方贫穷，就自然而然的，若不是不去，也就是很快的离开，有些地方是丰富的，就自然而然的，脚踪受当地供给的影响，却还以为是神给他的带领。有的人的祷告，有的人的引导，是因着供给的缘故，供给变作他所注意的。利、钱，叫巴兰不断的到神面前去麻烦神，一再的问神我可不可以上那一个地方去。十几年前，有一个年老的弟兄在那里感慨说，「那么多神的仆人为着钱！多少贫穷的地方没有人去照顾，许多大的地方，丰富的地方，却有许多人常常去，是不是在引导上有问题？」这话说得相当的重。如果有一个弟兄，钱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的脚踪就难免走在巴兰的路上，这是一点不希奇的事。这样，他的道路就变作看供给有没有；供给多少，就变作他道路的方向。如果这个地方是贫穷的，他就不去，或者少去，或者去了赶快就走；如果那个地方的供给多，他就多去，或者老住在那里。这样的人，钱变作他的带领，神只好对他说，去吧。一个作工的人对于钱不能独立，就没有用。一个作工的人对于钱不能像保罗那样的夸口，就没有用。一个作工的人，如果对于钱财不是独立的，不是不受钱的影响的，他就不能作神的执事，他必定走巴兰的路。有的人顶容易受钱的引导，他的路也就受了钱的影响。这个叫作巴兰的道路。巴兰的道路没有别的，就是受钱的影响。所以愿意神施恩给我们，叫我们个个从钱里面出来，不让我们有一个是就食的人。求神不让我们作工的地方成了我们就食的地方，因为作工的地方一变作就食的地方，我们就为钱所制伏。神的仆人受了钱的带领，神的仆人受了玛门的支配，这是多可怜、多羞耻的事！如果我们不是伏在神的脚前求神引导我们的路，而是受钱的支配，这是可羞耻的事！一个人如果没有彻底的从钱里面出来，那么，他说受神的引导的时候，许多时候却是受钱的捆绑。

这样的事情太可耻！当然，题起钱的事，那是太外面的事。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的，那就任何地方都能够去；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活的，那我们还是赶快告退，不作更好。如果我们又要传一位活的神，而我们的道路又要受钱的引导，那是羞耻的事，非常羞耻的事！

在新约里面，彼得也曾对我们说起巴兰的道路，他给我们看见巴兰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彼后二 14。）这里注意习惯。贪婪是心中的问题，但是能够变作习惯。一个人被贪婪抓住了，一次贪婪，两次贪婪，多次贪婪，贪婪就成为习惯了。「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15。）一个人习惯了贪婪就怎么作？就离弃正路，就走差了，就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弟兄姊妹，神有祂规定的路，到底我们该走在那里呢？有一班人，是离弃了正路，他们走差了路，他们随从巴兰的路。巴兰的路是什么呢？巴兰，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相当清楚的告诉我们，巴兰的路，就是人出卖自己先知的职分。福音是不卖的，先知的职分也是不卖的。神的福音我们不能卖，先知的职分我们也不能卖。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出卖他先知的职分，他路走错了。

他心中习惯了贪婪，所以一有引诱就走差了路。巴兰接受巴勒的话，不是他第一次心中起贪婪，乃是他心中习惯了贪婪。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个重点么？因为是习惯了，所以当巴勒一给他钱，他就离弃正路了。所以，钱的影响力量如果不连根拔掉，不拔得干净，那只要一有钱的引诱，你就跟它走，你就没有用。所以，要我们的路走得正直，钱的拒绝就得彻底。不然的话，外面可以受引导，外面可以祷告，外面可以求神的旨意，我们的路还是走错了。巴兰也祷告，巴兰也寻求神的旨意，巴兰也等候神，但是巴兰还是走错了路。请你记得，如果钱在你心里有了地位，如果贪婪在你心里成了习惯，你也会多次到神面前去祷告说，「主阿，你让不让我到那一个地方去，」可是钱支配了你，你没有正直的路可走。

犹大的书信，也同样的题起巴兰的事。十一节：「…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这些字都是相当重的字。有的人为利直奔。奔，是很快的跑，非常快的，很急的，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所以神的儿女应当彻底的脱离利的引诱。不然的话，除了错谬以外，没有别的路好走。

在彼后二章里，除了巴兰的事以外，还说了一种情形。三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彼后二章都是讲假先知的事，这些假先知到底怎么作呢？他们因为有贪心，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假先知，假师傅，因着他们有贪心，他们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因为有贪心，因为盼望得利，所以捏造言语。所以，如果有人，他的路是受钱的支配，过些日子，你看见，他的道理也受钱的支配。这是一定的。他对于贫穷的人，要讲一种道理；他对于有钱的人，又要讲另外一种道理。对于贫穷的人，他要说，主有一种要求；当有富足的人来的时候，他对他们讲的，好像主对他们又有另外一种要求。他的话，要受他里面为利的心的影响。

换句话说，他所讲的道是跟了钱走的。所以，神的话在这里是相当的直，也是相当的重。我们怕有人是效法假先知，我们怕有人是效法假师傅。如果有人被钱摇动他的道路，被钱改变他的道路，你能知道他是假先知，他是假师傅。没有一个事奉神的先知，事奉神的师傅、教师，是可以受钱的影响的。如果钱能够买他，如果钱能够影响他，如果钱能够叫他的道路不正直，那他就应当伏在灰尘里承认说，主阿，我是假先知，我是假师傅，我是假仆人，我不是真实的事奉你。这一件事是相当严重的事。人必须完全从钱财里面得救。在走道路上，在讲道上，都在那里打算钱的供应的人，应当被关在神工作的门外。



不只彼得这样说，不只犹大这样说，保罗对提摩太也有同样的话。保罗对提摩太讲话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件事。他在提前六章三至五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一种传异教，传各种各样古怪的道理，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分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在这里有一件顶希奇的事，你若回头去读教会的历史，你能看到，所有传异端的人，没有一个肯像保罗那样为着福音费财费力的。传异端的人都是从异端里面得利的。他们是看摆了多少进去能够拿多少出来。我们盼望没有一个传福音的人想从谁身上有所得。世界上没有第二种事情被神定罪，更过于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这一种的赚钱，乃是最卑鄙的事，没有第二种事比这一个更卑鄙。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是全世界最卑鄙的事。作工的人对于利，都必须洗得干干净净，才能作工。弟兄姊妹，你要作工，就要在钱财上非常独立，宁可饿死，不能盼望得利。

每一个作工的人，在这一件事上必须刚强。如果有任何人在这件事上叫你的道路不正直，你绝不能给他留余地。我们要严格的跟从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的衣服可以出卖，我们的东西可以出卖，但是我们的道理和敬虔绝不可以出卖。对于钱财，我们的心如果不是死的，我们的态度如果不是独立的，那我们还是不摸主的工作好。六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真实的利是在这里：敬虔我就知足了，敬虔就不要求什么了，敬虔就不盼望得什么了，敬虔就以我所有的为够了。这是利，这是一个大利。

如果敬虔是一个手续叫我们得钱，这是最羞耻的事。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底下七至十节的话，特别是作工的人应当听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我们对于钱的态度要完全独立。如果在这一点上有难处的话，我们还是有另外的职业更好。我们绝不能落到一个地步，受钱财的带领来说话，受钱财的带领来作事。我们宁可带着一个职屈，好好的事奉神，那还是对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钱财上马虎，在钱财上羞辱主的名。每一个作工的人，在钱的事情上必须干净。无论如何，总要从心中蒙拯救，总要绝对。因为在钱上不干净是在神的话语里定罪得最厉害的事。

犹大书十六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有许多人口里说夸大的话，说他有多少次祷告得着答应，说他行过多少次惊人的神迹奇事，他说这些话实在是为着得便宜。有的人为着要得便宜而谄媚人，就说许多人喜欢听的话。我们必须对付谋利的存心，这一点是作神工作的人的基本性格。谁在钱财的事情上一软弱，就什么都软弱。我们在钱的事情上总应当硬，总应当强，不受弯曲的影响。我们是作主工作的人，对于钱的事必须对付得干净。

第二，我们来看主耶稣怎样训练祂的门徒。路加九章记载主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十章记载主差遣七十个人出去。在四福音中，只有路加记载主差遣七十个人的事。当十二个门徒被差遣的时候，主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九3。）这里有许多东西主叫他们不要带。等到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主对他们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十4。）这里有一点是和九章所说的相同的，就是钱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要出去作工，钱的问题不存在。后来主问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二二35。）底下，主接着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36。）那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主耶稣已经被弃绝了。但是在以色列人接受主的时候，可以不带。



现在的问题乃是说，一个作主工作的人，一个被主差遣出去的人，对于钱囊是不注重的，他整个人是摆在信息里，不是摆在钱囊里。我这个人出去，是为着见证拿撒勒人耶稣是神所立的主，我的态度是摆在这个信息里，不是摆在钱囊里。换句话说，能够出去作工的人，是对于钱的问题能够出来的人。如果我要为着主，走遍各乡各城去传天国的福音的话，我这个人就必须不是像骆驼一样。我不能自己作一个骆驼，穿不过针眼，进不去神的国，而站在外面告诉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神的国。这是作不到的。

什么叫作「不带」呢？意思就是说，福音的原则，与钱囊和两件衣服的原则是不相符的。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顾不得这些。人出门的时候，钱袋要带，好放钱，拐杖要带，好走路，衣服要带两件，好更换：这些都是需要的。在路加二十二章，主说你们可以带。但是在九章主差遣十二门徒的时候，在十章主差遣七十门徒的时候，为什么主说不要带？祂说不要带是给我们看见说，传福音的人根本不以这些事为念。如果今天有差遣，我就出去；有两套衣服我出去，只有一套衣服也出去；有拐杖行，没有拐杖也行；有钱行，没有钱也行；有钱囊，带钱行，没有钱囊，不带钱也行。这样才是传福音。这是主差遣十二个使徒、七十个门徒出去作工的时候给他们受的训练。弟兄姊妹，你要清楚这一个。

如果一个人要传福音，这些事情根本不是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这些事情在你身上如果是问题的话，那还是不出去的好。我们要传福音，衣服不成问题；我们要传福音，钱囊不成问题；我们要传福音，拐杖不成问题。如果拐杖在你身上是问题的话，那你不能传福音；如果几件衣服在你身上是问题的话，那你不能传福音，福音的要求是要你绝对的注意福音。福音的要求要你注意到一个地步，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成问题，只有福音在你心上的问题。出去的时候，有人接待行，没有人接待也行，总是站在神面前作一个光荣的，能够作主见证的人。所以主说，「无论进那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十 5。）这个样子多好看。一个作工的人，是给平安的人。一个作工的人，要尊重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能够作贫穷的人，但是我们不能作失去体统的人。没有一个作工的人可以错误到失去体统。如果到那里，人不接受，那怎么办？主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九 5。）你看见神仆人们的体统么？他们不是给人赶出来，觉得难为情，怨叹说，「真是倒霉，走错了人家；」他们乃是把脚上的尘土都跺下去，连那城里的尘土都不要。神的仆人有他的体统。神的仆人可以贫穷，神的仆人不能失去体统。这件事情如果不弄好，神的工作不能作。一个作工的人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办交涉，必须把钱的问题在神的面前办交涉。不然的话，就不能作主的工，因为钱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可以从五千人、四千人吃饱的事上来看主耶稣如何训练门徒。那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在那里亲口讲道给那么多人听，照马太所记的，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太十四 15~16。）门徒们是巴不得主叫众人散开，让他们自己去买吃的。而主耶稣却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有一个门徒一听，他想不得了，就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约六 7。）他们就是在那里算二十两银子。主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可六 38。）等到他们把那五个饼两条鱼给主之后，主就行神迹给这么多的人都吃饱。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凡是计算二十两银子的人，不能作工。

钱如果你身上这么大，你不能作主的工。主在那里给他们看见，每一个作主工作的人，是舍得给人的人。如果钱摸着你，你就要看上算不上算。作工的人需要被拯救脱离钱的势力，钱在作工的人身上不应该有势力，不应该有能力。主在那三年多的时间中，就是把祂自己给了这十二个门徒，就是训练十二个门徒出来。主给他们看见，钱应当花的时候就花。在神的工作中绝对不题上算不上算。用商业的眼光来看神的工作，那完全是错误的。一直计算钱的人不是神的仆人，乃是玛门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学习从钱里出来。

但是，这个功课，门徒一下子还学不会。到了马太十五章的时候，又来了四千人，妇女孩子还不算在内。这一次比前一次更厉害，人已经在那里三天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些门徒该怎样作才可以？主在这里对门徒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32。）这一个「也」字告诉我们，主自己也没有吃的了。主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但是门徒们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们在那里想说，我们从那里得着这么多的饼呢？人的难处是从什么地方得着饼。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们把这七个饼和几条鱼一拿出来，主就行神迹给这四千人吃饱。

主两次这样作，就是说这十二个门徒需要这两次的训练。如果不是主给五千人吃了，如果不是主给四千人吃了，恐怕到五旬节的时候一个人照顾不来。人如果不知道福音书中的五千人、四千人，就不知道使徒行传中的三千人、五千人。凡看见狮子和熊就逃跑的人，看见歌利亚的时候也必定逃跑。如果不会照顾羊，也必定不会照顾以色列的百姓。在这里有一班人学了给五千人、四千人吃饱的功课，等一等到了五旬节，照顾贫穷人的问题就不成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也要受同样的训练，你的心在神面前要大。你自己节省可以，但是神不要你替他节省神迹。许多人对于钱计较得很，叫你觉得说，这不像神的仆人所作的事，这不像受神训练的人所作的事。受神训练的人，钱在他心里不是大问题，钱在他手里不是那么计较的。弟兄姊妹，你越在那里算，你就越不对；你越在那里算，你就越贫穷。这不是神对于钱的原则。我们也得受这十二个门徒所受的训练，也得受这七十个门徒所受的训练。但是这十二个里面有一个是偷钱的，是贼，他在那里偷。在这里有一个人功课没有学，钱在他身上是主要的问题，结果，当他看见马利亚拿着一瓶真哪哒香膏，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主身上的时候，他就以为是枉费了，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赈济穷人呢？」（约十二5。）在计算钱的人看来，一玉瓶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赈济穷人，但是主没有这样说。主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念。」（太二六13。）把玉瓶打破，把值三十两银子的香膏一下子倒在主耶稣身上，这是福音的结果。换句话说，人如果能够得着福音，为着主的缘故，不讲代价，根本不讲枉费不枉费，这在主看来是对的。就是多花一点，就是「枉费」在主身上，也是对的，也是该的。不明白福音的人，就在那里计较；明白福音的人，就知道这样的「枉费」是对的。主该得着人所有的「枉费。」谁说三十两银子是枉费？犹大。在这里有一个人没有学功课，他说的话相当的「有道理，」按着人看，就是这么一次费掉三十两银子，这是多么不上算！在他看来，三十块钱好买一个人——他出卖主耶稣的代价就是三十块钱。在他看，这么枉费，的确伤心。他要在这里面得着好处，他是一个会计算钱的人。但是，真得着福音的人，为着主，什么都摆上也可以，太多就太多，那个太多是跟着主的福音走的。没有一个地方有福音，是人和主讲价钱的。主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太二六11。）主的意思是，你们要照顾穷人行，但是作在我身上绝不是枉费。尽管作得太多，尽管作得过多，并不是枉费。有一个弟兄说，「有的人一信主就是中庸的，这样的人一点属灵的前途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过十年、二十年再中庸还来得及。初信的时候，你尽管「枉费」一点。你才信主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摆上，把整瓶的香膏，真哪哒香膏，都倒在主的身上，这样的拚上去，那才有路。门徒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我们要学习，在我自己身上苦一点也行，在主身上多花一点也行，在别人身上多花一点也行。神的仆人对于钱的事，就是这么小。有钱也去，没有钱也去。对钱斤斤较量的人，总是不对的。

在行传三章里面，彼得对那个瘸腿的人说，「金银我都没有。」（6。）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和约翰被主带到一个地步，「金银我都没有。」虽然在二章有那么多的钱，但是在三章「金银我都没有。」彼得对那个瘸腿的人怎么说呢？他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们被带到一个地步，那么多的钱经过他们的手，他们却是「金银我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作工则已，要作工，在钱的事上就得刚强。你在钱的事上一软弱，那你就在别的事上也都软弱。一个人在工作上能够那么强，一点不摇动，有一个基本的缘故，就是他在神面前对于钱是可靠的，神能够信托他。

我们现在看第三点，保罗对于钱财的态度怎样。保罗自己所说的话是相当清楚的。在行传二十章，保罗对以弗所人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33。）这是他的存心问题，他没有贪图。他在神面前作工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件事能够讲得出，就是我没有想要任何人的东西。任何人的金，任何人的银，任何人的衣服，我心中根本没有意思要，这是一方面。接下去他又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34。）这是所有事奉神的人所应该共有的态度。我们总得在神面前看见说，我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衣服，你们的東西是你们自己的，我绝不想。你们的東西留着给你们，但是我肯由我作工来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不是说作主工作的人不可以用福音的权柄，这乃是说，所有作主工作的人，必须在神面前看见对于福音应当这样：责任在我身上是这么重，重到一个地步，我肯把两只手摆进去，我肯把钱摆进去。我总得在神面前有那个心愿。这两只手，尽量让它们作事情。自然，保罗也接受别人的馈送，那是另一面，那是别人的责任，等一等再题起。

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也相当好。他在林后十一章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么？」（7。）又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么？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作的，后来还要作，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9~12。）保罗并不是不接受馈送，不过是说，在亚该亚一带的地方，因为与见证有关，因为有人毁谤，有人找机会，有人故意的在那里夸口好像他们是特别的，所以保罗就不给他们有机会说话。

他说，我白白的传神的福音给你们，我一点不累着你们，就是在缺乏的时候，也不累着你们，我是凡事谨守，将来还要谨守，我总不累着你们。这不是说我不爱你们，因为我现在所作的，我后来还要作。这是要叫那些寻找机会的人的机会断绝，叫他们没有话好说。这是一个作工的弟兄对于钱的态度。我们在任何地方，人有一点的不愿意，我们就得有一个态度，不给人有机会说话。神的儿女作神的工作，要有体统。越爱钱的人，我们越是白白的把福音传给他。越把钱抓牢的人，我们越少接受他们的馈送。你要看见你作神仆人的地位。你如果碰着像亚该亚一带地方的人，不乐意，要寻找机会来说话，你就应当像保罗一样说，「我绝不累着你们。如果你们送给耶路撒冷的穷人，我可以转交；如果提摩太来，你们要送他平安前行；但是我保罗个人，要守住我工人的体统。」如果你因着一个地方的馈送而叫人有话说，那你就完全失去了事奉神的体统。你应该守住事奉神的体统。你的事奉神，不能因着钱的事放松，你必须严严的守住。不然的话，你就不能为神作什么工。

保罗在这里，还不只说自己如何维持这个体统，他并且给我们看见，他也亲手作工来供给他同人的需用。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给」的原则。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所以，每一个作工的人，不会给就不行。如果你收入多少就留下多少，专为着你自已，那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作执事的工作。如果在同工中奉献不够多，就证明我们有毛病。如果一个作工的人只会接受馈送，他的信心光是会接受馈送，而不会把钱送出去的话，这一个弟兄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属灵的前途如何，就看你对于钱的态度如何。一个作工的人最不好的态度，就是给自己，给自己。今天好像要叫利未人再来给，是相当难的事，但是，利未人也要奉献十分之一。不错，利未人在各城里是没有产业的，他是寄居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他是靠着祭坛生活的，也许有的利未人要说，我是靠着祭坛生活的，我有什么可给的？但是神说，所有的利未人，受十分之一的，还是应当献上十分之一。这是叫所有神的仆人知道，你不要以为我是把什么都丢弃了，我有这一点点的收入，还要奉献么？你一直看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就要出事情，你不会供给同工。你要会供给，应当会供给所有的弟兄姊妹才可以。如果你在神面前把钱扣住，不管那个数目怎样，你只盼望神在其他的弟兄姊妹身上作工，那你就看见，神不会把钱托在你手里。

保罗说的话最好，他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林后六 10。）在这里，有一个弟兄认识神，他似乎是贫穷的，但是希奇得很，他却叫许多人富足。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路。弟兄姊妹，如果你作工，如果在各地的弟兄或各地的教会中有人对于你有话，如果有人对于你的态度不对，你应当维持工人的体统，你绝不应该接受他们的馈送，你要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不能用你们的钱。我是事奉神的人，你们中间有话，我不能用你们的钱。我是事奉神的人，要维持神的荣耀，我不能用你们的钱。」你就是在那么贫穷的里面，还得学习给。你要有更多的收入，就要有更多的付出。你越能够给，就越能够受。这是属灵的原则。许多时候，我们一缺乏，反而要尽量的给。

因为钱一给出去，主的供给就来了。有的弟兄姊妹有够多的经历说，钱多给，就多进来。你千万不要看手里剩多少。主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路六 38。）这是神的律法。我们不能破坏神的律法。我们基督徒管钱的方法，是和别人管钱的方法不同的，他们是越积蓄越多，我们是越给越多。这样，我们自己虽然贫穷，却是叫别人富足。

在林后十二章里面，保罗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14。）这是保罗的态度。这多严！因为从前有人说过话，有过事情，所以如今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还是不累着你们。他接着说，「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原文没有「财物」两个字。）他这样，是度量小，心地窄么？不。他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能够看见，保罗在这里的态度是非常好。哥林多人听了好些人的话，毁谤了保罗好些话，保罗需要不接受他们的馈送。保罗虽然作到这个地步，但是保罗不是在钱的事上不教导他们。

可以说，关于钱的事，在哥林多后书里题得最多。如果保罗对哥林多人不题钱的事，那变作保罗受伤了。但是因为钱在他身上那样没有能力，所以保罗没有受伤，在钱的事上，还是教导哥林多人。他们应该送钱到耶路撒冷去，保罗没有不要他们送去。保罗是超越过了钱，所以他们对于他个人的态度，在这里就不觉得。虽然因为他个人要守体统，所以不接受他们的馈送，但他还是对马其顿人夸奖哥林多人说，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另一面，他又想，万一有马其顿人来到哥林多人中间，见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就要羞愧，所以他还是劝他们预备妥当。（九 2，4，5。）他自己没有个人的感觉在里面。

哎呀，神的仆人实在应当从钱的里面被救出来。不然的话，哥林多人绝对不会听见这篇道；保罗也许对以弗所人讲这话，对腓立比人讲这话，但对于哥林多人不讲了。但是，保罗对于哥林多人还是讲这话，一点不放松，他对于哥林多人还是讲到钱。他的意思是神能用你们的钱，不是我要用你们的钱，我保罗不要得着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必不累着你们；但是，我盼望你们总是走前面的路。

弟兄姊妹，你每一次在教会里和许多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你能不能分别「你们」和「你们的」？你碰着那么多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是要得着「他们，」或者你是要得着「他们的」？如果他们对于你有问题，叫你不能得着他们的，那你能不能扶持他们，造就他们，盼望他们进步呢？保罗有够多的理由能弃绝哥林多人，可是保罗还是来，第三次还是来，但他不要他们的。我们想，这是给神的仆人一个顶大的试探。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弟兄保罗所作的事。

不只，下面他再题起一点：「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么？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么？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么？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么？不同是一个脚踪么？」（十二 15~18。）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这一个态度，他是怎样肯费财费力为着哥林多人。传福音，光是人出来还不够，总得费财，总得把自己所有的也摆上才行。如果传福音乃是在那里要收进钱来，那无论如何不对。总得预备好，我的钱也肯摆进去。如果你不把自己的钱摆进去，那总靠不住。如果把我自己的钱摆进去，那行，那值得作。

保罗在那里就是这样。他说，我肯费力，不只，也费财。他说，我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我到你们中间来的时候不累着你们一个人，提多也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那个弟兄也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我总是 不占你们任何人的便宜。福音是对的，所以我要把钱摆进去传。弟兄姊妹，我们要像我们的弟兄保罗一样，就是对于人一点不累着他们，要把自己都摆进去。因为福音是对的，所以我们费力行，费财也行。我们的福音是要把自己的钱也摆进去，这样，我们才会不错。

另一方面，保罗对马其顿人的馈送，就是腓立比人的馈送，是接受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形中，传福音的人应该接受馈送。保罗是在有的地方接受，在有的地方不接受。对于他没有问题的，像马其顿的馈送，他就接受。但是，在亚该亚、哥林多，有人批评，有人要找机会来毁谤，那里的馈送他就不接受。这是保罗的路。今天我们也该这样，或者在一个地方接受馈送也行，像在马其顿那样，或者在一个地方有人有话，在那一个地方就拒绝。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要维持一件事，你千万不要以为什么钱都可以接受。如果后面有人批评，如果有人找机会批评，那你绝不能接受那里的馈送。在甚余的地方你可以接受。

我们还得读腓立比书，看接受馈送的时候应当怎样接受。我们看腓立比四章十五至十七节：「腓立比人哪，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是保罗的态度。好像腓立比人是惟一送他钱的人，他在哥林多，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都是腓立比人在那里记念他。但是他对腓立比人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他知道他用腓立比人的钱，神入账，神要记念说，这是腓立比人的钱。所以他并不是说我要求你们的钱。在这里有一个人，对惟一供给他需用的人是这一种的态度：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马其顿人作了一次，又作了一次，但是，我们不应该注意人所送给我们的钱。人就是送的话，我们不是都接受；我们就是接受的话，还得像对腓立比人所说的一样，我们盼望他们在神面前的账上能增加他们的果子。总而言之，一个神的仆人，如果在钱的事上不得着拯救，那就都错了。你必须在钱的事上得着拯救。

再看保罗接下去所说的话：「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18。）这一点不像普通的报告，普通的报告往往是说我们缺了多少，好让人知道了把钱送来。但是，我们的弟兄保罗，对惟一送他钱的教会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保罗说的话，难得这样重复：「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们弟兄的态度。他对惟一送他钱的腓立比教会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我从你们那里受得够了，盼望你们的馈送是「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18。）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灵非常美丽，他是一个对钱一点没有感觉的人。钱在他身上不发生感觉。

再看十九节，这是最宝贵的一节：「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感激他们送他钱，但是他一点不失体统。他们是把钱献给神为祭，不是给保罗自己，和保罗自己没有关系。另一面，保罗就给他们一个祝福——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送钱的人，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实实在在叫我们能够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第四，我们来看保罗对于教会所要作的，有捐项经过他，要他处理别人的钱的时候，他有什么态度。林后八章一至四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这一点是神的儿女必须拉牢的。一个事奉神的人，为神作工的人，到一个地方摸着钱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态度。在马其顿的弟兄，因着顾到耶路撒冷的弟兄遭遇饥荒，所以他们捐钱。

先是保罗通知他们这个难处。他们听见了这个难处，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是越过他们的力量来顾到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他们怎么作呢？保罗说，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这是在马其顿拿出钱来的弟兄们所有的态度，就是为着顾到圣徒的难处，在这恩情上我也要有分。不管我穷不穷，不管我有没有难处，但是我我要在这件事上有分。因着这一点，他们再三的求保罗。换句话说，保罗第一次没有许可他们。这一个正当的态度。为着主作工的人，不是一看见钱就拿进来，虽然不是为着自己用。不错，是耶路撒冷的弟兄有难处，但不是只要能够把钱拿来送去就行。特别像马其顿这样的人，他们的环境相当困难，可以不要他们送。但是他们第二次再来，第三次再来，再三的求保罗，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这样，两边都是最美的。这才像基督徒。这一边，拿出钱来的人表示：我穷还要拿，我不够还要拿，越过我的力量还要拿；那一边，作工的弟兄说，你们不应该拿。这真是好看！后来，作工的弟兄说，如果你们真的要拿来，我没有法子禁止。这才像一个作工的人。保罗是料理教会事情的人，虽然他看见耶路撒冷的难处，他要顾到弟兄们的需要，但是，保罗的态度和今天许多作主工作的人的态度不一样。保罗是因着马其顿众教会再三的求他，才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底下保罗说，「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把所托与我们的这捐赏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的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16~22；）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所作的事。当他替人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在手续上非常清楚。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对于钱能马虎，从来没有。保罗怎样说？他说，「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保罗请一个弟兄在那里管钱，两个弟兄在那里管钱，三个弟兄在那里管钱，保罗自己不管钱。那三个弟兄怎么作？保罗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管钱的时候，要有两三个人，才能没有难处。

因着钱的事是这么严重的缘故，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特意告诉我们：作监督的人，应当是不贪财的人才能作。（提前3 3，多1 7。）作执事的人，也应当是不贪财的人才能作。（提前3 8。）如果有弟兄对于钱的事没有胜过，那就他绝对不能作执事，绝对不能作长老。不贪财是作长老、作执事的基本条件。钱的问题必须解决，不能马虎。不只保罗这样讲，彼得也这样讲。彼得告诉作长老的人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彼前五 2。）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牧养神的群羊，如果他是一个贪财的人。

求神赐恩给我们，叫我们把钱财的问题解决了。贪财的心如果没有对付，那迟早要出事。钱财的问题在我们身上是基本的，这一个问题不对付好，就在这条路上一点用处都没有。钱财的问题不能解决，就什么都不能解决，将来必定出毛病，将来必定闯祸。你对于钱财的态度应当是独立的。什么地方的人对你有话说，你就要学习拒绝他们的钱。另外，也要学习常常背负别人的重担，不只供给你自己的需要，不只供给同工，还要学习供给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对于钱财的问题能够解决，那就是作了一件大事。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工作作得好，如果他对于钱财这样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 第 10 章 其他几件事

[上一篇](#) [回目錄](#) 

在这里，我们还要题起其他几件事，就是：（一）维持真理的绝对；（二）照顾身体的健康；（三）关于生活习惯的问题；（四）关于童身和婚姻等问题。

每一个作主工作的人，总得维持真理的绝对。这个当然需要人得拯救，脱离自己，才能对真理绝对。有许多弟兄，有许多姊妹，对真理不够绝对，是受人事的影响，受情感的影响。对真理一不绝对，那他在工作上，就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为着人，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为着他自己，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为着他的情感。所以，事奉神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真理不能牺牲。我自己能牺牲，真理不能牺牲；我的情感可以牺牲，真理不能牺牲。有多少作工的弟兄的困难是发生在他的朋友中，有多少作工的弟兄的困难是发生在他所熟识的人中，有多少负责的弟兄的困难是发生在他的家庭中。他们因为家庭的缘故影响到真理，因为朋友的缘故影响到真理，因为亲属的缘故影响到真理。这样的人，都是神所不能用的人。因为真理如果是真理，那么不论是谁，不论这一个人是我自己的兄弟也好，这一个人是我自己的亲戚也好，这一个人是和我有亲密的关系也好，都不能影响真理。比方说，一个作工的弟兄，他的儿子要受浸，他如果看见这是关系到真理的事，他就把他儿子受浸的事完全交给负责弟兄手里，让负责弟兄去看这个人能不能受浸。许多时候，困难在这里：一个同工的弟兄的儿子要受浸，同工的弟兄就以为我自己的儿子总不错，总是可以受浸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他对真理不绝对。他把他父子的关系带进来了，不绝对。他对真理如果绝对，那就许多事情在教会里都只能按着真理的安排而行，不能按着他个人的关系来作。比方说，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争执，有一班人和某几个弟兄熟，有往来，所以跟他们走，另外有一班人和另外的弟兄有交情，所以跟另外的弟兄走。他们不是坐下来计算真理的绝对，跟着真理走，而是为着情感，跟着情感走。这不是说他们绝口不题起真理，乃是说他们对真理不绝对。他们并没有一点不顾到真理，他们多少还顾到一点真理，但是，他们对真理不绝对。对真理的绝对，乃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情感的影响，就是自己的亲兄弟、亲姊妹也不能影响真理。在属灵的事情上，人的关系一摆进来，真理就不绝对。人的关系一加在里面，那么，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就因着人的缘故被减少了，那就是对于真理不绝对。

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神所定规的和神所命令的，需要神的仆人把它们传开。我们厌烦那些只说不行的人，但是另一面，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不能传他所不能行的道，就不能作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真理是绝对的。人不能因为个人的造就没有那么高，而在那里降低神的话；人不能因为他自己行不来而更改神的话。这是真理的绝对。你要超越你自己而说话，你也要超越你个人的感情，超越你个人的关系来说话。这对于神的仆人是一个极大的要求。你不能在你的妻子身上，在你的丈夫身上，在你的儿女身上，是一种作法，可是你对于别的弟兄姊妹，又是一种作法。这不能。真理是绝对的。神是要我们维持祂真理的绝对。神的话是这样的，那就管他是谁都得这样。不是因为他和我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我特别这样作。如果你这样作，那你把神的真理降低了。这还不是说你讲的完全不是真理，这是说你对于真理不绝对。我们要学习维持真理的绝对。不能因为他是我的亲属，我就不维持真理的绝对。我跟从的是真理，不是人，我是要维持真理的绝对。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事发生难处，都是因为人把真理牺牲了。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是这样分裂的：有一个弟兄说，「我们本来不要和你们分开，可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件事情你们没有来通知我，所以今天就不和你们在一起。」哎，真理是绝对的，如果应该分开，那么昨天晚上来通知还是分开，如果不应该分开，那么昨天晚上不来通知还是不分开。如果对于真理是绝对的，那就不管昨天晚上来不来通知。如果分开不分开是根据来不来通知，那是把人挪到真理上来。有的地方有人要分开擘饼，另外设立一个桌子。为着什么缘故？



因为有一个弟兄说，「在聚会里，我曾问过某弟兄一个问题，他不答我。」哎，如果你该分，早就应该出去擘饼；如果不该分，那就不能因为一个弟兄不回答你的问题而出去。这个叫作对于真理的绝对。如果分开擘饼是真理，那么，即使你待我很好，我也该另外擘饼。如果分开擘饼不是真理，那么，即使你对我不起，我还是不该另外擘饼。弟兄姊妹，你看见么？己这一个根必须拔出来，才能事奉神。你里面如果有一点骄傲，有一点自私，以为我应该得着人那样客气的对待，我才能保守神的话，那你比神的真理更大，你比神的真理更要紧了。这样的话，你不能事奉神。在事奉神的路上，需要我们绝对的弃绝我们自己。管我自己喜欢不喜欢，管我个人受伤不受伤，这不是问题。管我觉得怎样，应该这样就是这样，我觉得顶苦还是这样。人待我顶坏，人轻看我，把我看得一文钱都不值，还是这样。你不能因着你个人的感觉，叫神的真理跟着你走。哎，人的胆量实在大，人总是把神的真理挪来跟自己跑。

我们要看神真理的荣耀，不要把自己的感觉带进来。我自己和神的真理拿来比，不是我比真理小，乃是我绝对没有。你稍微把一点自己带进来，就出事情，马上出事情。有一个弟兄，他在外面听了许多话，他来到教会中间，表示非常好，他觉得那些话没有道理。但是他在神面前并没有碰着真理，他不过摸着教会中间的几个弟兄就是了。这一个弟兄，在行为上相当散漫，有一个弟兄对他说，「弟兄，你这些日子行为太散漫了。」并且，举了好些实例，可以说，真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知他出去就大大的骂说，怪不得有许多人反对这个聚会，这个聚会是应该反对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弟兄就是对真理不绝对。如果他对真理是绝对的，就是有人当众责备他，他还是这样。对于真理不绝对，他一受责备就改变态度了。

什么叫作对于真理的绝对？就是不顾情感，就是不讲关系，就是不为着个人。真理是绝对的，个人的情感不在里面，个人的关系不在里面，个人的经历也不在里面，个人的遭遇也不在里面。真理是绝对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从前有一个弟兄，曾带领过许多人，后来他走上了维持教会见证的道路。这一条路如果是对的，就不是因为这一个弟兄走上了所以对；这一条路如果是不对的，也不能因为这一个弟兄走上了就对；路的对不对，和这一个弟兄不发生关系。即使这一个弟兄跌倒了，这条路还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真理是绝对的。可是，许多人的眼睛只看这个弟兄，他们以为，这个弟兄如果对，这一条路也就是对的，这个弟兄如果不对，这一条路也就不对。这样，他们是看真理呢，或者是看人？这不是说，人可以马虎；人不应该马虎，人应该维持神的见证，这是事实。另一方面，这一条路是不是对的，那是根据真理，不是根据人。是不是别的基督徒犯了罪，我就不作基督徒了？是不是别的神的儿女跌倒了，我就不作基督徒了？是不是神的儿女有许多不好，我就说我不相信了？是不是这样呢？不。弟兄姊妹，真理是绝对的。即使许多基督徒都跌倒了，如果主是应该信的，我还是信。即使许多神的儿女都犯罪了，如果我应该作神的儿女，我还是作。这不是说，神的儿女可以犯罪，基督徒可以跌倒；这乃是说，真理是绝对的。应该信主，就是别人都不信，我还是信；应该作基督徒，就是别的基督徒都跌倒了，我还是作基督徒。问题不在于别人怎样，问题乃在于这是不是真理。基督里面的分门别类，工作上的难处，工作上许许多多的争执，如果把个人的关系、个人的情感、个人的一切问题都除去，这些也就都停止。

所以，对于真理的绝对不是小事，不能马虎。你把这一件事一放松，就什么事情都放松了。要拿住真理，只有把自己完全放下。你在神面前如果没有这一个心，没有这一个习惯，迟早在你身上要出问题。有的弟兄说，我很感谢神，来到这个地方聚会，我得着帮助。这样的说法并不说明他对真理的绝对没有问题。也许他对这个地方有情感。也许等到有一件事不合他的心意的时候，他要觉得这个地方不对了。

真理是绝对的。这里对就是对，这里不对就是不对。不是这里待我好就对，待我不好就不对。如果他是以别人待他好不好来断定这里对不对的话，那他就是全世界最要紧的要人了！真理不要紧，他最要紧！他对于真理不绝对。许多的难处都在这里发生。神是要求我们，盼望我们把自己对付到一个地步，在任何的事情上，能把自己摆在一边，总是不管自己。我个人的感觉，是喜欢也好，是不喜欢也好，是受伤也好，是不受伤也好，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前面的路的方向，绝不受我个人感觉的影响。神说这是对的，就是对的；神说这是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如果神说这条路是对的，那就是所有别的人都不走，我也要走。不是因为这条路很热闹，所以我走；不是因为某某弟兄在那里走，所以我也走。如果这条路是对的，就是某某弟兄不走，我还是走。真理是绝对的，没有人能影响我们。如果你把人的影响带进来，那你是把人看作比真理还要大了。

审判是根据于真理，不是根据于我们个人。任何时候，审判的根据变作是我们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路、神的道统统委屈了。审判的根据是神的道，审判的根据是真理。人待你好是这么作，人待你不好也是这么作。对于一件事情，我们要看是不是神的真理，不是看我们个人的感觉怎样。个人的事情、个人的感觉，绝不应该拖到工作里面来。如果真理告诉我们的是绝对的该分开，我们就是再好的朋友，还是该分开的。虽然天天一同吃饭，天天一同生活，但因真理的绝对，还是该分开的，在这里不讲人情。如果真理告诉我们是不应该分开的，那我们就是天天有争执，天天有摩擦，还是不应该分开。如果是因着我们个人的关系合在一起，那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真理，我们不能好好的走前面的路。

弟兄姊妹，这是基本的问题。前面的路，是要你自己在神面前学习受对付的。如果你看你自己是那么大，如果你看自己是那么要紧，那么真理就要因你而受亏。如果你要维持神的真理，你的自己就得出去，你的自己就得摆在外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脾气，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感觉；我们绝不能凭着自己的脾气，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影响神的真理。没有一个神的执事可以牺牲神的真理，没有一个神的执事可以委屈神的真理而叫自己的感觉舒服。如果你看神的真理那么低的话，你在神面前就没有属灵的路。法官在审判的时候，对于法律是绝对的。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就是没有罪。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朋友，就把有罪的算作没有罪。如果是这样，那就糟了。法律是绝对的，个人的情感不能摆进去。如果有一个人是审判员的仇人，今天他的案子摆到审判员面前，如果他没有罪而审判员判他有罪，那就糟了。审判员必须维持法律。我们相信神，我们事奉神，我们必须维持神的真理。个人的感觉不能摆进来。盼望这一件事能够被我们记得，所有个人的感觉都得除掉。我们在神面前都得受对付，对主说，「主，我算不得什么，你的真理是绝对的。」如果这样，就没有工作上的争执，就没有工作上的难处。如果同工们都维持神真理的绝对，就有一个顶大的好处，就是在同工之中，话也好说，事情也好作。如果事情该这样，就是这样，你不会顾虑某弟兄心中会不会见怪。如果我们都是看真理的绝对，就只管一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这样定规？如果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这样定规，就不必顾忌。如果我们看真理不绝对，那我们的路就不好走。一件事情来，如果我们在那里想一想，王弟兄怎么想，周弟兄怎么想，刘弟兄怎么想，这三个人是三种不同的脾气，我们要调和调和，那就糟了，真理就因着我们而受亏了。如果这样，那就许多话不敢说，因为怕得罪人，许多事情不能定规，因为怕得罪人。这样一来，难处就到我们中间来了。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只有神的真理，而没有人的手段，那个团体是蒙福的团体。如果一个团体，绝不讲手段，绝不讲手腕，绝不用人的办法弄得中庸一点，绝不用人的办法弄得调和一点，只看神的旨意，这件事该怎么作就怎么作，那个团体实在是蒙福的团体。当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行在真理绝对的路上的时候，同工中间应该说的就说，应该作的就作。不然的话，顾忌也来，手段也来，转变又多，那就不是教会了。

这些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作，因为这是大问题，相当的要紧。个人的感觉，个人的情感，绝不应该带到工作里来。就是你个人的情感能够影响人接受真理，还是不该带到工作里来的。今天你如果请一个客，借此影响人接受真理，这是不该的。真理是绝对的。你要扶助真理，这个心愿是好的，但是我们相信，真理不必人的手去扶助，因为真理有它的地位，真理有它的权柄，真理有它的能力，不必人去扶助它，我们不必去帮它的忙。我们不要怕真理被弃绝，可是我们也要学习尊重神的真理，走在真理的路上，一点不委屈神的真理。

一个作主工作的人，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恩赐相当大的弟兄，是常常用祷告医治别人的病的人，但是他还题起有三个人的病没有得着医治，一个是特罗非摩，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他自己。特罗非摩病了，保罗不是祷告叫他得着医治，不是用恩赐叫他得着医治，保罗乃是这样说，「特罗非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提后四 20。）提摩太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提前五 23 上，）保罗也不是用恩赐，用祷告求神医治他。保罗医好了许多人的病，按理，别人都医治了，难道不能医治提摩太么？提摩太是接续保罗的工作的，很有用处，可是保罗没有医治提摩太的病。这一件事是在神的手里，不是在保罗的手里。保罗怎么说？他说，「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23 下。）换句话说，提摩太应当自己照顾自己一点，当心自己一点，对于自己有益处的要吃，对于自己没有益处的不要吃，对于胃加重苦处的不要吃，对胃减少苦处的要吃。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至于保罗自己，他说，他肉体上有一根刺，他曾为这事三次求过主，但是主没有医治他，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林后十二 9。）特罗非摩的病留在那里，提摩太的病留在那里，保罗自己身体上的刺也留在那里，他对于自己的病没有医治。在保罗身上，固然礁石没有挪开，但船还是驶过去。礁石虽然没有挪开，病仍然在那里，但是神是把水涨高了，船还是从礁石上面驶过去，而没有触礁下沉，这是保罗自己。

弟兄姊妹，一个人在神面前受训练，要相当有用处的话，总需要十年、二十年左右。如果真是要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好，在神面前相当老练的话，总是需要十年、二十年。但是有的人，如果他不会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可能在时间没有到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是顶可惜的事。有的人，当他真正走上道路的时候，也许在神面前已经经过了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到这时候，他才真是摸着了路，才是他最有用处的時候。教会里不应该光有孩子，光有青年人；教会里应该有父老。为着这个缘故，所有在神面前学习事奉神的人，总得在神面前想想看，如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是经过了相当的年日，是花了许多工夫在他身上才把他带过来的，如果他还没有到老就死掉了，那是何等可惜的事！

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在半路就破掉，就裂开的，那是可惜的事，那正如耶利米所说的，在窑匠手中作坏了。窑匠转轮作器皿，不是每一个作出来都完美的，也不是每一个作出来的时候都没有一点毛病的。窑匠作出来的瓦器，有的在还没有经过火的时候就坏掉了，在作坏的时候就坏掉了，那是一个损失。碰着试炼就下去，碰着试探就倒，那在教会中就损失了许多人。我们如果蒙怜悯，就不至裂开，不至破碎，不至破裂。主也许在那里还要给我们十字架，还要在那里把我们弄到更有用处。主对我们一次的试炼，要花很多工夫，一个试炼稍微一转就是一年，有的试炼一转就是转几年。一个神的儿女，一生能够有多少试炼，实在不多。

我们没有几次可以有这样的试炼。许多人一受试炼就裂开，叫那个试炼在他身上不发生果效，那是可惜的事，那是一个损失。一年过一年、五年过五年、十年过十年，这么多神的儿女能够一直带到那一边的有多少？不多。不要想这是简单的。在半路上倒毙的太多了！六十万人中，只有两个活的进迦南，还有两个死的进迦南。那么少的人能够不倒毙，能够带过来。

可是，何等可怜，等到试炼差不多了，又死了！等到试炼到差不多了，又去世了！如果主定规我们早一点去世，那我们没有话说。如果是我们糟蹋了自己的身体，就在神的工作上

太吃亏了。教会如果要丰富，就需要在我们中间有七十岁的弟兄，八十岁的弟兄，九十岁的弟兄。如果主要定规有一个，有两个是例外的早到祂那边去，我们也没有话说。可是，我们如果要在工作上有用处，就得花一点工夫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能马虎。有一个大难处，就是在工作上，一个人训练得差不多了，却是他去世的日子到了！一个人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倒了，这太可惜。如果主的工人是这样的话，工作就没有法子作。工作没有赶上，身体已经坏了，一到开始有用处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是何等可惜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对于身体马虎是对的。是的，我们要有受苦的心志，要勒住我们的身体，要叫身体顺服。但是，在可能的时候，我们还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放松是容易的事，照顾是不容易的事。有许多有益处的食物，我们要学习吃，要学习想法子照顾自己的身体。许多时候，主有命令，工作上需要，拚也得拚上去，没有话说；可是另一面，要学习照人所知道的方法来照顾身体。我们要记得，失掉了一个人，就是失掉了主十年、二十年的工夫。一生中并没有多少个十年、二十年。有许多人，才起来事奉主的时候，虽然有一点恩赐上的用处，但是实在难得有职事上的用处。要实在达到有职事上的用处，总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也许要到十年之后才开始真的有价值，才有一点真的用处。真的有用处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事。这还是指路走得正直的人。如果路走得不正直，那就是花了十年、二十年还不行。花二十年栽培一个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一个人在这二十年中，神需要击打他多少次才可以，神需要怎样琢磨他才够。过了这么多的时候，不只是一年、两年，而是二十年的苦，二十年的背十字架，二十年的受对付，二十年的受击打，二十年在神重重的手底下，才起头有一点真的用处，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可是，如果对于身体不小心，到了可用的时候而人没有了，那太可惜，实在太可惜。

有人问一个年老的弟兄说，「你回想你一生之中最有用处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想了一下回答说，「是七十岁到了八十岁的时候。」真的，属灵的用处是越老越有用处。你在事奉神的路上是越长久越有用处。我们看见，在这条路上，有的人了了，有的人破了，裂了，有的人只有一点果效，有的人没有多大用处。少数有果效的人，经过二十年、三十年有用处了，可是到那个时候，又离开世界了！等到有用处的时候人离世了，这太可惜了！一个人在神面前所学习的年日越多，越是有用。如果这样的人去世了，那是太可惜的事。所以，关于身体方面，有许多应当预防的还是应当预防，有许多应当注意的还是应当注意。我们承认受苦的心志不能少，我们必须有受苦的心志。许多时候，我们处在顶困难的情形里，那也行，那也能作。但是，在可能的环境里的时候，要学习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能放松，不能马虎。

所以，一个作主工作的人，吃东西不要注意味道好吃不好吃，但要注意营养够不够。营养价值好的，多吃一点；营养价值差的，少吃一点，或者不吃。休息的时候，应当学习休息。我们紧张的时候够多，如果我们不知道怎样休息，那就连躺在床上都躺不好。如果躺在床上仍然紧张，这样的睡觉有用么？没有用处。有的时候，我们应当是休息的坐在那里。有许多坐不是休息的坐，因为人是那样的紧张，那不能休息。一个作主工作的人，要在紧张的时候能够紧张，有时候我们的紧张是比火烧还要紧张，但是空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来。不然的话，一辈子是紧张的，那不行。我们要学习放下。

弟兄姊妹，你空的时候，你要使你的肌肉放松。你睡觉的时候，你手脚都要放松。我们要在紧张的时候能够紧张，要比身体最强壮的人还紧张得来，我们的身体要听话。但是，不能一辈子紧张。许多时候，肌肉、神经都需要放松，需要休息。许多时候要找机会休息，你才能够平均得过来。不然的话，我们就作了过分的事，我们就走了极端。我们不是作极端的事的人。弟兄姊妹，你要学习在身体的事情上仰望神，也学习在天然方面休息。这是基本的功课。我们要学习如何放。你能够放，你就容易休息；你如果放，你就容易睡。

根据有些人的经验，数呼吸的次数能帮助睡着。在睡觉的时候，呼吸是深的，相当的深。我们不容易管睡觉，但是我们可以管呼吸。我们可以数呼吸，不是快的呼吸，而是长的呼吸，学习先有像睡觉那样的呼吸。不是去想睡觉，而是去想呼吸、数呼吸。先有睡觉的那个呼吸，等一等，就跟着睡着了。许多人用这个方法，就睡着了。本来睡着的时候呼吸慢、呼吸深，你先叫呼吸慢、呼吸深，你就睡着了。数呼吸的话，不必数到两百三百就睡着了。我们要相信，神造这个身体是会睡的。我们不只要相信神，还要相信神创造的律。神造我们的头是会睡的头，应该要睡。你躺在那里试试看，学习放松你整个身体，你就能够休息。如果你不会休息，那你就没有法子不紧张。你白天也紧张，晚上也紧张，你就没有法子作许多事情。虽然我们有病，也许病很多，但是你如果稍微学习一点照顾自己的身体，你就能够省去许多麻烦。

吃东西也是这样。我们应当注意分量不要吃得太多，可是吃的范围不要太窄，应当学习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没有多少东西能吃，这样的习惯是没有益处的。我们要学习吃得宽广。许多东西能够滋养我们，如果你只吃几种东西，那就相当难，也许暂时你还不觉得养料不够，可是你到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就要显出许多东西缺乏了，影响了身体的健康，寿命就短。寿命能够受吃的东西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学习吃得广。吃得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出去作工便当。不然的话，你出去作工的时候，这个拿进来不吃，那个拿进来不吃，太冷不吃，太热不吃，就要发生难处。有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普通的情形里，总要学习吃多种东西。主耶稣说，「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路十 8。）这是很好的原则。有一次，在一只船上，有一个信徒问另外一个信徒说，「为什么主耶稣变饼和鱼？」那个信徒回答说，「那是海里的丰富，加上陆地上的丰富。」这一句话回答得很好。神的儿女要学习吃海里的丰富，和陆地上的丰富。我们吃的东西，要范围广一点，种类多一点才好。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件事不要紧。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不约束自己，不对付自己，那你的身体要受亏。你要叫自己的身体听话；虽然起头的时候有难处，有的东西你不喜欢吃，可是你要对付，非学习吃不可。你一面绝对需要有受苦的心志，另一面也要学习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要能受苦，在受苦的时候，要能把整个人拚得上去。有的弟兄怕苦，这个苦吃不来，那个苦吃不来，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没有多少用处。但是另一面，我们对于那些一点不照顾自己身体的弟兄也不表同情。

弟兄姊妹，卫生比不卫生难，不要以为讲卫生容易。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就要学习自己管住自己。要自己约束自己，才能卫生。要学习吃有益的东西。不能说吃东西是受你口味的支配，而不是受你身体需要的支配。要学习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的用它。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身体那样容易就过去了。主花了许多年在你身上，你不能随便的对待这个身体。有许多预防疾病的卫生工作，也要注意。什么东西对于身体有益处的，主在环境中安排，作得到，总是尽力量维持合乎卫生上的需要。不好随便的那样冒险。提摩太当喝一点酒，因为有益处。有害处的不要喝，有益处的要喝一点。这是原则的问题。一面要学习不自爱，忠心一直到死；另一面，主没有命令的时候，总得保守自己的身体。你到一个地方去，尽可能的顾到卫生，但是绝不将重担摆在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身上。在卫生条件不完备的环境中，要学习相信神。在环境中安排的时候，要尽你可能的注意卫生。这样，就不至叫你的身体受无谓的亏损。

作主工作的人，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在生活习惯方面，要学习不固执己见。神的仆人绝不可自己定规一个主观的标准，非坚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习惯不行。如果我们要好好的事奉主，就得在合乎圣经教训和不绊倒人的原则之下，「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保罗在林前九章说，「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192。）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能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这也是事奉主的人应有的性格。

腓立比四章告诉我们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12。）人都是容易偏向一边的，人都是容易走极端的。有的人作基督徒，认为必须丰富，必须饱足，必须有余；有的人作基督徒，刚刚反过来，认为必须卑贱，必须饥饿，必须缺乏。但是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一处丰富我会，处卑贱我也会；有余我会，缺乏我也会；饱足我会，饥饿我也会。保罗在这些事上都得着了秘诀。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13。）保罗在关于生活习惯外面的事情上，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的，他都能接受。

可惜有的弟兄姊妹是很固执的，他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牢不可破的，是一点也不能改变的。有的人非天天用热水洗脸不可，有的人非天天刮胡子不可，如果他们到了一个环境不能照着他们的方式生活，他们就受不了。这些虽然是很小的事，却成了作主工作的拦阻。有这样情形的人，不能作神的仆人。作主工作的人应该是不偏于一边的；应该有热水洗脸也行，没有热水洗脸也行；天天刮胡子也行，几天不刮胡子也行；天天换衬衫也行，多日不可能换衬衫也行；睡软床也行，睡硬板也行…在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应该都是那样自然的才可以。

不只在生活习惯上，就是在个性上，在年龄上，也不应当成为作工的人的限制。比方：有的地方的人是相当热切的，有的地方的人是相当冷静的。神的仆人在这两种不同的人中间，应当能同样的作工。如果他自己的个性是冷静的，他到冷静的人中间去能作工，碰着热切的人就不能作工，那就不行。有的人对于热切的人能作工，碰着冷静的人就不能作工；有的人对于严肃的人能作工，碰着轻松的人不能作工；这些情形都限制了神的工作。又如有的弟兄在年老的弟兄中间能讲得好好的，到了小孩子或者少年人中间，他就没有话说了，这样偏于一边的个性也限制了神的工作。我们的主是接待老年人的，我们的主也是给小孩子祝福的。神要我们像主一样，能接待老年人，也能给小孩子祝福。正如盖恩夫人所说，一个人完全与神联合的时候，能够作老年人的谋士，也能够作小孩子的朋友。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弟兄姊妹，这还是我们的已被对付的问题。我们的己要被磨到一个地步，神把我们放在这一种情形里也可以，神把我们放在那一种情形里也可以，这样，我们就自然能不固执，能不偏向一方面。保罗所以能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就因为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受了对付的人。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受对付，使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个性不固执己见，不走极端，让主的工作不因着我们而受到限制和拦阻。

一个作主工作的人，对于童身和婚姻等问题，也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适当的解决。这些问题是许多人避讳不讲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在主的工人身上相当重要，所以还是照着圣经的教训来题起一下。

对于童身的问题，保罗在林前七章说得很清楚，他说，「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娶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没有分心的事。」（25~35。）这里给我们看见，守童身的好处是事奉主能够特别殷勤，不分心，在工作上能够专一，这是有家庭的人所比不上的。

但是，这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从三十六节起，我们要注意的看。这一段话按原文可译作：「若有人以为他待自己的童身不合宜，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如愿而行，并不是犯罪，结婚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作主，心里又决定了保守他自己的童身，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结婚是好，不结婚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36~40。）这里说得够清楚，如果有人觉得他守童身不合宜，他的年岁到了，事情又是当行的，他就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而行。守童身不守童身，要自己定规，不能由别人来代替定规。当然，如果要守童身，除了自己心里定规以外，还要「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作主，」而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心里如何决定。

我们看马太十九章十至十二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我们把十一节末了一句和十二节末了一句连在一起读：「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这相当清楚，赐给谁，谁就可以领受。

所以，如果要免去分心的事，能有充分的时间殷勤的事奉主，那么最好守童身。在主的门徒中，约翰是独身的。此后，保罗也是独身的。可是，如果需要结婚，那也可以，并不是犯罪。婚姻和童身的分别，并不是罪的问题，而是时间、殷勤、分心的问题。

婚姻是圣洁的。因为人的身体是神造的，人身体所有的要求也是神造的，所以婚姻是圣洁的。但是，人在婚姻之外有要求，那在神看来是罪。所以，为什么要结婚？就是要避免那在婚姻之外的关系。所以，婚姻不是罪，反而婚姻能防止罪；婚姻不是堕落，反而婚姻能防止堕落。

保罗在林前七章把婚姻说得很清楚，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题的事，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被焚烧（另译），倒不如嫁娶为妙。」（1~9。）这一段话指出，婚姻有一个目的是为着防止淫乱。同时也指出，有的人，神给他们特别的恩赐，就不需要结婚，可是，那些没有领受这样恩赐的人，还是结婚的好，以免淫乱的事。

我们绝不该把童身的问题拉得太长。我们要知道，保罗自己是独身的人，可是他对提摩太说，末世的时候，有邪灵的道理要出来，他们要禁止嫁娶，这乃是鬼魔的道理。（提前四 1，3。）所以，我们一面相信守童身是好的，另一面还得维持神的话的平冲，不能说婚姻是污秽的。我们必须清楚：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神在创造里的一个安排，「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作主工作的人，如果已经结了婚，总要把家庭尽力安排，作到越少分心越好，好让主的工作能作得好。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工作和家庭的界限要分得清楚。如果你家里的人是同工，那是另一件事；如果你家里的人不是同工，那就绝不能让他（她）摸工作的事。工作上的事，不应当传到家庭里去。作工的人绝不能让你家里的人左右你的工作。有一个弟兄说，他到某一个地方去作工，因为他的妻子替他答应了。这是希奇的事——妻子替丈夫答应了，所以就去作工！其实，不要说家里的人不能代替他答应，就是任何的同工都不能代替他答应。家庭的关系必须和工作分得清清楚楚。作主工作的人，不应当把弟兄姊妹属灵的难处随便告诉家里的人。家里的人要知道什么事，应当和一般的弟兄姊妹一同知道。有许多工作上的难处，就是作工的人在家里随便讲话的结果。

还有一点我们也要加以注意，就是在弟兄对姊妹的来往或者姊妹对弟兄的来往中，必须保持一个正当的关系。如果有弟兄，有一个脾气，专门喜欢在姊妹中间作工，这样的弟兄，不能让他作工。如果有姊妹，年纪相当轻，专门喜欢在弟兄中间作工，这样的姊妹，也不能让她作工。这个原则我们要严格的守住：在通常的情形里，弟兄总是多向弟兄作工，姊妹总是多向姊妹作工。我们看神的儿子在为人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榜样，约翰三章和四章的界限分得非常清楚：三章是主在夜里接待尼哥底母，四章是主在白天遇见撒玛利亚的妇人；三章是主在屋子里接待尼哥底母，四章是主在公用的井旁遇见撒玛利亚的妇人。如果把三章的情形和四章的情形对调一下，那就完全不合式了。主对尼哥底母讲话的情形和祂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的情形显然不同，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不是说，弟兄和姊妹不该有来往，不该有交通；我们乃是说，如果有弟兄或者姊妹有一种癖性，有一种喜好，专门喜欢到异性的人中间去转，那样的人是非禁止不可的。当然，信徒在基督里没有男女的分别；在神的儿女中，弟兄和姊妹之间不是隔了一道墙，彼此是应当有许多很好的交通。但是，如果有的弟兄有一种习气，专门喜欢和姊妹谈话，如果有的姊妹有一种习气，专门喜欢和弟兄谈话，对于有这一种情形的人，要及时对付。盼望弟兄姊妹在来往的时候，能够自然而然的有约束，不越分。如果有人越分了，跑到正常的交通之外去了，就要严格的对付。但愿神施恩给我们，使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能有美好的见证。

